

中學適用

3

國文
研究讀本

劉勳生題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國文研究讀本

史本直編

第三集 目次

- 木蘭詩……………551
- 孔雀東南飛……………633
- 項羽本紀……………701

國文研究讀本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

問女所何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

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裝。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要旨。

木蘭對家盡孝，對國盡忠，是一個忠孝兼全的女子。

註釋。

(唧唧)嘆息的聲音。(機杼)織具。(軍書)徵兵的文書。(可汗)讀克汗。古北水君主之稱。(鞍韉)鞍，就是馬鞍；韉，是披在馬背上藉鞍的墊子。(轡頭)兜在馬首的東西。(金柝)就是刁斗。古軍士晝用以炊飯食，夜擊以防敵的。(戎機)軍事的機要。(鐵衣)古軍人所穿的甲。(策勳)就是書其功於子簡。(明駝)駱駝的一種，能日行千里。(黑水)就是吃那河，源出蒙古，西流入無定河，轉輾與黃河合流入海。(燕山)在今河北省薊縣東南，自西山一帶迤邐東來，高千仞，陡絕不可攀。延袤數百里，歷玉田，豐潤，直到海岸。(花黃)當時婦女之妝飾，額上塗黃色，面上貼花子。(火伴)同伴也。火同伙。

形式

『願爲市鞍馬』兩句，是承上啓下的全文關鍵。『東市買駿馬』四句是排句，看去是很板的，其實買出征用的四種東西層次分明，且與上文『市鞍馬』相應。女性從軍，本來是一件不調和的事。所以它前面用『且辭爺娘去……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八排句。後用『開我東閣門……對鏡帖花黃』這些不調和的句子，顯出不調和的美來。

木蘭詩是描寫一個北方勇武的女性的；在笨拙的作手做起來，一定要描寫他如何奮勇，如何作戰，如何衝鋒陷陣，如何殺敵立功，鋪敘個不了。可是它於從軍事實，只用『萬里赴戎機……壯士十年歸』六句虛寫一番，著墨無多，何等經濟！而前後兩大段，卻把她應募出征和請願還鄉的時候，種種兒女子情態，描寫得逼真。這不但行文布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應該如此；而且不如此不足以顯出作品中的主人公，雖然勇武，畢竟是一個女性。

末用譬喻作結，尤見趣味濃厚。

段落

第一節敘木蘭停機歎息。

第二節敘爺娘的詢問和木蘭願代父出征。

第三節敘出征前的準備及行程。

第四節敘征戍的狀況。

第五節敘凱旋後的見天子。

第六節叙木蘭回家時，家人的歡迎，及木蘭的回復本來面目。火伴驚惶。
第七節叙兔子的撲朔迷離，不辨雌雄，譬喻作結。

背景

漢末司馬氏統一中國，不到二三十年，北中國便發生大亂了。北方雜居的各種新民族——匈奴，鮮卑，羯，氏，羌——一時并起，割據北中國，是爲五胡十六國的時代。北方大亂了一百多年，後來鮮卑民族中的拓跋氏起來，逐漸打平了北方諸國，北方才漸漸地有點治安。是爲北魏，又稱北朝。南朝與之對立，有二百年之久；加上以前五胡十六國時代，加上三國分立的時代，足足有四百年的分裂。北方的新民族，漸漸地也受中國的同化了。到拓跋氏的末年，一班復古的學者得勢，竟處處用周禮，模仿三代以上的文體，竟比南朝的中國文化更帶着古董色彩了。南朝人爲想恢復中原起見，或許又有女子從軍的事，便大家歌咏起來，以代表國民公共心理。屢經演化，到唐時經過文人的寫定，便成爲現存的木蘭詩了。

至於木蘭詩的時代，地名等等，諸家議論不一，現以次列於下：

木蘭詩是怎樣產出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始終以爲它是開元天寶大歷間的詩人，就舊來傳說的木蘭的本事而寫出來的故事詩；約有下列五證：（有人以爲木蘭詩是木蘭自身所作者，那是非常錯誤的。）

一證：木蘭詩有『願賜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之句。

楊升菴云：『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升菴詩話）此爲『明駝』是唐時驛制之確證。

二證：詩中說到『爺孃處凡四見。考爺孃二字連用，始於杜甫兵車行的『爺孃妻子走相送』之句。自後白居易等人，乃又從事做做，如新豐折臂翁的『兒別爺孃夫別妻』之類。

三證：木蘭詩的辭句全屬『蹈襲』與摹倣，作者却很少有創造的地方。如——

（1）蹈襲北朝的楊柳歌辭，茲摘取一節比較於次：

楊柳歌辭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木蘭詩

唧唧何力力，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注)首句據文苑英華。

(2) 詩句類似李太白描寫的對向類似岑參與高適。如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等句；造辭酷似太白五言近體，(嚴羽)謝榛都如此說，引見四溟詩話。作風則像岑參高適——換句話說，這種詩風到了岑高等人才開始發生，在他們之前，似從不會有的。

(3) 摹倣杜甫的草堂詩，如：

《草堂詩》

大概是七六一
至七六五年作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裙。
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
大官喜我來，遣使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兵客隘郵墟。

《木蘭詩》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
豬羊。

(4) 它又摹倣折楊柳歌詞的末首，如：

《折楊柳歌的末首》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
蹴跋黃塵下，然後別雌雄。

《木蘭詩的末四句》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
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附註) 此例和第一例又可作為木蘭詩不作於南北朝人之一證。

四證：詩言「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考「明堂」之制，始於唐睿宗垂拱四年（紀

元六八八）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以造明堂。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證聖元年正月，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今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天冊萬歲二年（六九六）五月造成，號爲通天宮。此兩明堂皆在東都，作於武后之時。（本徐中

舒說）

五證詩辭云：『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按『十二轉』蓋乃唐代武職勳爵之制。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卷五云：『木蘭詩，有謂必出晉人者；或曰，自是齊梁本色，惟文苑英華作唐韋元甫。余謂唐是也。益以實證：唐書百官志，司勳掌官吏勳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十有一轉爲柱國，以至一轉爲武騎尉；皆以授軍功。詩云『策勳十二轉』，非作於唐人而何？……賓于按，通鑑：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三月初，定令；以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同年四月朔，頒新律令。則此實爲『十二轉』制之始。

故，根據以上數證，則木蘭詩產生之時代決爲李唐無疑；至早不得過公歷六二四年以前，至遲亦不得在韋元甫續詩以後；或者竟在李杜岑高等人之間，也是說不定的。

〔註一〕詩中的『可汗』不能證明它是唐人的詩歌，其原因：（1）北魏太武柔然已號可汗，並不始見於唐也。（謝國楨語）（2）隋唐時往往以可汗與天子並稱，並不爲唐所獨有。

〔註二〕『明堂』雖然曾經見於孟子，在戰國時已就有過，但亦絕非天子「坐朝問道」「親事聽政」的所在；且又前此均無其制，故不能說在睿宗以前。

〔註三〕關於這個問題，我尚有『木蘭的傳說和木蘭詩的考證』一篇長文來討論它。讀到這節時，能够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二號姚大榮君的木蘭從軍時地表微和第十四號徐仲舒君的木蘭歌再考最好（鄭賓子）

木蘭從軍時地表微

姚大榮

緣起

不佞著木蘭從軍時地表微一卷。（見本誌二十二卷二號）幾經遲回審慎，不肯妄下

一語。其考有的據者，則爲堅確之決定。倘含有疑義，則多參活筆。篇中二法並用，細閱自能共見。蓋木蘭事蹟，別無傳記可考，僅依本詩立論。人以詩存，卽事實依本詩而定，不當泛求於本詩之外，理至明也。而詩人善於立言，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不佞苦心探索以出，故自署曰表微。明非一知半解之莽兒所得知也。學問之事，各抒心得，不必強人以從同，尤盼踵事之加密，不佞方自幸奇女子之生平，爲歷代地志所湮晦者，一旦摧陷廓清，眞面全見，而古人文章光燄，因之益長。不意乃有某君之木蘭歌再考，忽發現於本卷之十四號也。某君駁論繁而寡要，其搬演史事，撮舉歌詞，本無眞解。假令各自立說，何勞鄙人過問，而無奈其以駁正鄙著自表也。不佞嚴格之決定，以木蘭爲隋末唐初人，著籍梁師都部下。其里居在漢三封縣故城。今爲甯夏東北境。其渡黃河而東，以赴戍所，爲與黃河燕山兩俱接近之黑山，卽今歸化城東南之阿巴漢喀喇山。其見天子於明堂，卽梁師都所據之統萬城。皆依據本詩，參考故籍，勘別同異，以歸裁決，絕不參以私見。原著具在，可覆核也。惟稱唐律疏議而未錄律文，稱周禮調人而未錄經文，意在使閱者知其說，當自檢尋。亦著述之體宜然也。今觀某君繁稱博引，往往泛及於本事之外，而於原著引周禮調人則以爲不必論，引唐律疏議則避而不言，并所引寰

字記之文亦熟視而無觀。因得排斥元和訓纂之說，爲孤證不足據矣。茲特備錄各書原文，用以證實前言，推闡微意。凡有疑問，悉予解決。其瑣瑣細故，雖有出入，概不毛舉。命之曰木蘭從軍時地補述，猶表微意也。

木蘭爲先賢子貢後裔其先世避讎移鄉居於夏州證

(一) 周禮地官司徒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難，父辟讎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同國。(下略)

(二) 唐律疏議名例三諸犯流應配者，妻妾從之，父子祖孫欲從者聽之。移鄉人家口亦準此。又賊盜二諸殺人應死會赦免者，移千里外。又別條疏議申其說云，殺人祖父母，母應償死者，雖會赦，仍移鄉避讎。以其與子孫爲讎，故令移配。

(三) 太平寰宇記夏州風俗漢武攘鄒戎狄，開邊置郡，多徙關中貧民，或報怨犯法者，(大案報怨犯法，即周禮所謂過而殺傷人者)以充其中。(大案案即係徙避讎應移鄉者以實邊)故習俗頗殊，地廣人稀，逐水草畜牧，以兵馬爲務。

(四)元和姓纂木端木賜之後，因避讎改木氏。

大榮案唐代律疏。遠宗漢魏，近承齊（北齊）隋。所有刑名罪制，大率根據三禮，所謂出乎禮卽入乎刑也。（不佞昔年承乏京師法律學堂教授，主講唐律五年以上，研究最久，知之甚深。）漢武開邊置郡，徙報怨犯法者以實邊。與周禮調人和難，唐律避讎移鄉，及元和姓纂端木木子之後避讎改姓，均屬同條共貫。蓋改姓祇屬私人權宜，而移鄉自有官法在也。不佞集合經史，鎔鑄一氣，俱屬鐵證。雖未得見木氏家諜而已。知所自來矣，不然，西北邊外胡爲而有明大義姻，教之女子以其爲先賢之後，卓有家風，非習俗所能移也。先賢之後，何至世居塞上，由避讎實邊，公私俱盡，非無因而致也。以此尙論木蘭，非獨其地其人其事相合，而北方風氣剛勁，得天獨厚，卽地靈亦特鍾焉。以此爲明確之決論，誰曰不然。近代妄人，不信周禮，以爲僞書，然自漢至唐，皆曾因之以定律。沿及宋代，猶遵用之，事實具在。豈鄙儒私意所能消滅，木蘭之來歷旣明，則其從軍時地，更易推知矣。

木蘭詩前後俱稱可汗中間改稱天子實以明堂策勳之故觀此可悟

屬詞之法

凡讀書，名物訓詁，最關緊要。得其解，則雜誦上下文一遍，而義理即能貫通。不得其解，尋章摘句，徒勞無益。讀詩亦然，詩中故實，必須講明，否則穿鑿附會，妄引妄證，終致游騎無歸。雖經識者指引一條明路，奈彼甘就冥途，何木蘭詩之最難解者，莫如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等句。蓋詩之前後，俱稱可汗，於中忽稱天子，頭上安頭，殊難索解。蓋外夷雖或稱天子爲可汗，然非中國臣民之所宜言，亦非詩人之所敢道。古人文字，殊少有如此之結構者。我輩遇此，豈可以尋常觀書之眼光求之乎？俞理初宋子庭李越縵諸家，冥行擗填，愈說愈僵者，不瞭此也。某君逞其慧黠，不從鄙箸以天子可汗爲卽梁師都一人之說，強作解事。而謂天子爲唐朝皇帝，可汗爲當時降王。夫旣曰降王，則可汗之號，豈能存在？卽謂其部曲仍循舊稱，豈可以文字公布而謂具此大手筆之讎人，必出降王部下，尤爲不倫不類。此誠舍正路而弗由，蹈荆棘以爲安者也。且唐初降王，安有爲天子典兵於外，歷十餘年而後歸之事？旣無之，又何勞存此夢

想也。假令果有降王爲天子典兵，是將軍也。上文將軍百戰死，既死，何得又問木蘭以所欲乎？此由不知詩中可汗天子兩稱皆爲一人，強欲於頭上安頭之所致也。古人屬詞之法，亦有因避複而變文者。姑舉最淺近者言：如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是也。蟾兔爲月中黑影，故相傳以蟾兔爲明月之代名詞。倘謂蟾爲蟾蜍，兔爲狡兔，與明月爲更端之詞可乎？

以天子加於可汗之上，頭上安頭，既不可矣。而詩中以天子可汗並稱，使人不覺者，於此見詩人之善屬詞也。詩人表章木蘭，無微不至，程大昌疑爲寓言，何嘗癡人說夢？如詩中『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一節，蓋謂木蘭有功而歸，朝梁師都於統萬城。師都論功行賞，升擢有差。木蘭應得尙書郎，不受而乞歸也。此節文義不過如此，有何更端之可言？假令詩人別無深意，概以可汗成文，代擬其詞，竟作『歸來見可汗，可汗喜洋洋；論功普行賞，一一書旂常。』云云，未嘗不可。而表章木蘭之意不顯也。木蘭既籍梁師都部下，則統萬城中之所獨有者，必提出一二以爲顯證。如明堂策勳之典是也。既稱明堂，則必變其聯屬之文詞，乃與相稱詩之前後，俱作可汗，假令仍依前後之文，作歸來見可汗，可汗坐明堂，則與沐猴而冠何異於此？可悟屬詞

之法矣。夫明堂爲王者之堂，可汗爲夷酋之稱，夷酋安得坐明堂乎？文理不順，故必改之。差幸師都夙有解事天子之徽號，當時其部下必競稱之。詩人取以入詠，則與明堂策勳聯貫一氣。故讀之使人不覺也。此等屬詞之法，某君殆未之知也。

讀木蘭詩，須先識明堂所在。得其在，則天子可汗，並屬一人，不繁言而自解。案禮記明

堂位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

荀子曰『築明堂於室外而朝諸侯。』孟子趙注『秦山下明堂，爲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左氏傳作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是明堂本爲朝覲諸侯而設，王都所在有之，巡狩至於方岳亦有之也。梁師都所據之

統萬城，係赫連勃勃所築，取一統天下臨萬國爲義。其四門則以朝宋平朔招魏服涼榜之。正

與明堂位分東西南北四面而見諸侯同義。其城門標榜如是，則其內宮殿之名，其所標榜者，

更可推知。假令宋魏涼朔之君皆至，勃勃將於何所見之乎？則已預築明堂以待之矣。吾斷統

萬城必有明堂以此。統萬遠在邊城以外，昔人紀載本不備詳。又經宋人毀墮，遺蹟湮沒。然既

懸酒帘，則必置酒庫，設酒墟，以待酒人。斷無毫不設備而虛懸酒帘之理。物之有四隅者，舉一

懸酒帘，則必置酒庫，設酒墟，以待酒人。斷無毫不設備而虛懸酒帘之理。物之有四隅者，舉一

可知其三。會謂舉三隅而尚不能以一反乎某君以吾說爲虛構，則必如屠沽計帳有一算一而後可，又何勞讀書考古爲也？虛構之說，可以誣門外漢，而不可以誣實事求是之人。雖然，循宣聖不復之義，吾亦太多事矣。

木蘭戍地須依詩詞索解不當索解於詩詞之外

拙著木蘭從軍地理圖說，係依詩詞定地。蓋木蘭行至黑山，卽止不進。可知從軍祇爲防戍，非臨時決戰也。詩稱『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者，表示敵人所在，非謂木蘭至止卽有胡騎麇集也。不然，則一戰殲之，奚待至十年始歸乎？燕山在東，黑山、黃河在西，木蘭故里又在黃河之西。本詩層折如是，圖說卽準之以定。初無一字臆造。於燕山之西，黃河之東，求黑山，非歸化城、東南之殺虎山而何？由殺虎山之西求黃河，非東套而何？木蘭故里在統萬城千里以外，非西套外之三封故城而何？不佞搜考及此，本係特破天荒，自抒心得。由地理印證歷史，始決定天子可汗祇屬梁師都一人。梁師都割據河套左右十二年，而詩人歌詠木蘭從軍，卽準十二年爲限斷。詩人與木蘭同時，見聞旣確，故形之歌詠如此。不佞所考與詩符合，卽令與本事

小○有○出○入○其○責○自○在○詩○人○而○非○考○古○之○咎○也○况○十○餘○年○往○事○即○令○木○蘭○自○述○豈○能○一○無○舛○誤○此○又○當○爲○詩○人○諒○也○至○於○史○家○記○事○係○後○來○追○述○又○或○屢○經○筆○削○與○詩○人○當○時○見○聞○豈○盡○符○合○通○鑑○考○異○搜○集○異○聞○已○有○吾○誰○適○從○之○恨○此○又○不○得○據○史○文○以○翻○駁○詩○詞○也○某○君○再○考○之○作○並○不○知○詩○中○所○道○何○語○其○謂○『三言黃河實止一處』果如所言則是木蘭從軍與在家守望無異即其火伴更番上下可矣又何待十年始歸乎此則不但欲推翻鄙著並原詩亦推翻之可謂勇於著作者矣。

梁師都割據之地縱橫約二千餘里自初起以至於亡其間有得有失未可據一時論斷亦應分別疆界之南北與形勢之緩急何者爲兵家所必爭何者爲邊備所必要不能並爲一談木蘭戍守之地固非兵家所必爭而爲邊備所必要亦可誦詩詞而決定之當夫羣盜並起干戈擾攘各自稱雄惟力是視其地犬牙相錯與梁師都接壤者在東惟郭子和史稱『子和初起據榆林郡自稱永樂王南連梁師都北連突厥武德元年遣使歸款授榆林郡守後又與師都絕勦兵攻之又伺突厥間釁遣使以聞爲突厥侯騎所獲自以孤危甚懼四年拔戶口南徙』綜厥本末觀之其志不在拓地可知太平寰宇記勝州沿革云『武德四年郭子和歸國

其地陷梁師都。貞觀三年，平師都，仍於隋舊理（大業案理當爲治，唐避諱改）置勝州。然則當時與師都爭東套內外之地者，惟郭子和耳。子和兵力不足以守一郡，而况其東北徼外之地如黑山所在者乎？劉武周奪據馬邑，雖在榆林東北，然始終皆謀南向以爭天下，不屑屑措意西北。卽馬邑一隅，亦祇視爲退守之地。觀史傳自見，然則河套外東北一隅之地，郭子和不能，劉武周不欲，其據而有之者，非梁師都其誰當師都僭號之明年，高開道據漁陽稱燕王，降唐復叛，徙據燕州，其攻陷馬邑，係依附突厥以行，初無遠圖。詩稱「燕山胡騎」，其非開道部下，可以斷言。且開道固非胡也。由斯以談，木蘭赴戍，爲梁師都守邊耳。梁之東北邊，何來胡騎，惟有契丹。考之於史，契丹雖無與師都直接大戰之事，然戎狄貪而無信，見利必趨，部落散處，來去無常，擄人口，掠牲畜，奪器用，踐禾稼，焚城邑，種種侵暴，在所必有。欲發兵禦之，則狂寇已去。遣吏致詰，不難覆以空言。訴之突厥，則勇夫重閉之訓，已且無詞自解。稽之於古，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左成三年傳）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左成十年傳）鄰國相圖，攻其無備，往事類然。而况居國之與行國，氣類既異，聲教不通者乎？某君謂契丹與師都同事突厥，耦俱無猜，不慮侵邊，何相信過深乎？可汗之點兵防胡，設

險守國之義也。惟有備故無患，契丹與師都不起衝突，賴有此耳。卽起衝突，而非有重大之變化，亦不至播聞境外。尋常寇掠，邊鄙恆有，史鑑豈能備書史所不載，卽謂武備可以不修，明於事理者，當不其然。

木蘭與謝小娥之比較

曲禮曰：『儼人必於其倫。』言人各有等倫，儼之必以其類也。木蘭，孝女也。其代父從軍，上馬殺賊，吾以李秀荷、灌畢著、沈雲英之儔儼之，其人格實無可低昂也。古來孝女多矣，其身後廟祀徧天下，木蘭而外，惟莆田林氏女。此二人實無可低昂，故吾援之以與木蘭匹敵，明閨閣中人才輩出，難以尋常繩尺論也。某君不達此旨，乃謂我國女子，束縛於幾千年禮教之下，自甘卑弱，不但不能與聞閫外之事，卽男女授受，亦于厲禁，安得忽有木蘭奇女子出於其間？卽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亦不爲過等語。似此口吻，顯有厭薄禮教之意。又謂程大昌疑爲寓言，不爲無見，則是以木蘭爲子虛烏有之儔，如其有之，則木蘭必爲中原異族，或卽鮮卑之後。以此等奇女子，非中原漢族所有，由數千年禮教，汨其天性，無此卓絕之行也。其識解之謬，至

於如此，當由讀書太少，閱世太淺，察理不精之故。吾今特舉一出類拔萃之奇女子，以與木蘭比較。恐木蘭不得專美於前，而特色且多讓之也。其人爲誰，則唐書列女之段居貞妻謝小娥是也。此傳舊書未有，新書采獲，乃著之篇。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效。蘭寢倚之，雖苞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他日，蘭盡聚羣盜釀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悉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爲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右傳不著年世。篇中雖有隴西李公佐、刺史張錫二人，名皆不顯，末由據以推考。此等奇傑，

亟應表揚，而觀察使不爲請，當緣貪庸諱盜之故。以小娥之志節，及其德慧術智，若當平世，必荷褒嘉。其鼎鼎盛名，宜傳之易，必不脛而走天下。茲據傳文推勘，決定小娥當係中唐以後人。唐自中葉以還，天子多蒙塵於外，明皇無論已，代宗德宗僖宗昭宗皆曾下殿而走。斯時方鎮跋扈，四方疾苦，莫或上聞。抑或因朝政不綱，姦蠹當國，正氣不伸，故雖有至行，而名不獲顯。小娥亦其一也。後來史家采輯遺聞，始獲表章。若援之以與木蘭比較，木蘭不過爲孝女而已；小娥一身，則孝女節婦兼之。木蘭詭服爲男子，不過充軍士而已，全身遠害之外無餘事。小娥詭服爲男子，名爲傭人，而實充偵探。其志在必得讎人而甘心，全身遠害猶爲餘事。木蘭以一女雜處衆男間，其火伴不過閭左戍卒，以誠相結，應付不難。小娥以一女雜處衆男間，其初所接祇爲市井傭人，其後乃多江湖慣賊，非才智過人，難爲對待。木蘭守邊，優游暇豫之日多。小娥偵讎，飲泣吞聲，強爲懽娛之境苦。木蘭殺敵致果，爲國捍邊，免受枝葉之害。小娥手刃仇讎，爲民除暴，去其腹心之疾。木蘭同仇敵愾，猶得袍澤之助。小娥則以一身入虎穴，探虎子，扼虎吭，而制其死命，人莫能助，亦實無敢助之人。木蘭從軍歲月，不可確知，十年十二年，不過詩人之表示。小娥丐食江湖，以至於罪人斯得，鳴官究治，迭經三五寒暑，日日在困心衡慮之中，卽一

年可抵人百年。木蘭還家改服，仍與骨肉權聚。小娥還家改服，祝髮奉佛，以比邱尼終。其志節皎然，與木蘭同。其躬行禮教，以神不以迹，亦與木蘭同。此小娥之實蹟也。木蘭爲英武偉烈之女子，小娥爲英武偉烈之婦人。木蘭爲女中之賢豪，小娥則不愧爲女中之聖哲。然皆非篤守禮教不知此。可知中國禮教，並未汨沒人才，而實足以作育人才。某君以木蘭爲空前絕後之人，又將何以處謝小娥？小娥爲唐代洪州人，今江西南昌縣也。去中原甚遠，無論如何，斷不至疑爲鮮卑遺種，則又何苦以鮮卑遺種誣木蘭乎？

大榮案小娥殲讎，事在元和十二年，唐書采李公佐文入錄，刊削太甚，致時代不明。惟觀察使不爲請一節，應是別見他書，今不可考矣。

批評古詩當遺貌取神不當擗摻字面

某君於木蘭來歷，全未深考。其癥結所在，純由依據俞理初所引元人侯有造祠像辨正記中有宰相木蘭公女一語，牽合唐韻及通志之沐蘭，並爲一談。遂妄斷木蘭復姓，爲中原異族。不知木蘭代父從軍，係冒父名以行。故詩云『不知木蘭是女郎』不佞原著中曾縷析言

之是木蘭係乃父姓名，非木蘭女自身之姓名也。詩中『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不云『卷卷有耶姓』也。豈可以此又誘爲詩人失檢乎？（某君於所說不通處，輒謂詩人失檢）古籍傳寫多譌，卽有異文，祇可並存，不宜妄自主張，據彼改此。不佞所引廣韻之沐蘭，係照澤存堂本，審之又審，而後下筆。與唐韻通志不相干涉，言各有當，無暇旁及。某君謂爲觀書不審，將斥張氏母不乳李家兒爲不慈乎？非惟不善學舌，亦太盲於客主之辨矣。

某君於考證，專用皮毛工夫。故認木蘭爲複姓，遂指定爲中原異族。因詩中兩稱可汗，而樂府敍錄稱北歌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詞，遂謂歌詞中凡有可汗者，皆屬鮮卑歌，木蘭卽不屬可汗部下，而詩人猶因襲第一二期之北歌稱之，是此以私意變化古人，竟奪古人所有權而代操之。其論木蘭詩與北歌之關係，全在字面上比對。其於北歌分創作蛻化成立三期，祇屬空言想像。故雖臚列歌曲之名，而其詞多已不存，所存者寥寥短章，又不能定爲誰作。然則某君將以何者爲創作，何者爲蛻化，何者爲成立乎？此等空言想像，並皮毛亦不完全。則惟有徑行己意，不顧皮毛而已矣。試比例以明之。前清由滿洲入主中夏，與鮮卑起自北荒入主中原同。若謂以詩歌發揮北方民族精神，鮮卑有之，滿洲何獨不然？而嘉慶間滿洲鐵保手輯八

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止，世所稱熙朝雅頌集者是也。其詩具在，何嘗有逐步演化之分。若謂詩中時有滿洲名詞，卽以爲滿族精神所在，當不其然。不佞旅居京師四十餘年，與滿洲人士，時相接近。其能詩者，與漢人同一格局。其不能者，雖滿口北語，而不知其精神所在。蓋與中國同化，失其本能，而中國之所共能者，彼族有能有不能焉。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莫可如何者也。至清代朝會燕享諸樂章，不佞在光緒間，時從卿大夫之後，得聞一二。純係滿洲語音，不經學習，一字不曉。與熙朝雅頌集中諸詩歌，毫無關係。比例以觀，可知樂府詩集所載之北歌，與虜族固有之鮮卑歌，毫無關係。而况北歌亦非虜族之所作乎！

擗擗字面，不可以談詩文，尤不可以犯考證家之壁壘。此實不佞忠告之言，可爲知者道也。如第擗擗字面，以爲合於虜音，卽以爲北虜所作，此實大謬。曾記司空表聖河湟有感詩云：『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故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郤向城頭罵漢人。』可見操胡語者，不必定係胡兒。則北歌中卽有鮮卑語音，亦不可認爲鮮卑所作明矣。此等事在近代亦有顯證。曩閱聖武記，見有歌詞二首。其一爲老胡笳歌，『雪花如血灑戰袍，奪取黃河當馬槽。滅我名王兮，擗我使歌，我欲走兮無路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其一首

則余忘之矣。何願船氏謂二詩全由魏默深氏以意爲之。語見所箸朔方備乘。大略如此。原文則余不悉記，覆檢當自得之。某君侈談北歌，苦無基本，凡有可汗之詞者，概以歸之北虜。卻不認梁師都爲可汗，並不認木蘭爲漢女，作詩者爲漢人，則尤好奇之過矣。

古文苑自是唐人輯本絕非宋人依託

不佞原箸木蘭詩考異，以古文苑本爲主，而以文苑英華等書參互考訂著其同異，蓋因古文苑爲唐人編輯舊本，明見書錄解題，次於文選玉臺新詠之後，文苑英華之前。四庫提要亦然。注者雖爲宋人，而編者則爲唐人，不相蒙也。如謂其書爲宋人所發現，即係宋人之書，然則開元占經爲明人所發現，亦可以謂爲明人之書乎？近時敦煌石室發現古籍甚多，固未有疑爲清人依託者，以其真不能掩也。比例以觀，則古文苑之非宋人依託，可共信矣。某君力反之，易以文苑英華爲主，無非取其木蘭歌之名，與其所稱北歌之名相應和。此尤皮毛之皮毛，不直闕者一哂也。不佞始終以表章奇女子爲職志，有欲破此成績者，案頭有管城子在，仍須摧陷廊清，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

乙丑八 初吉錄於京師前孫公園雙槐底

木蘭再考

徐中舒

此篇雖爲駁正姚大榮君木蘭從軍時地表微而作，（原作見本誌二號）而立論全與姚說相反。篇中尤致意於木蘭歌與北歌之關係，蓋所討論者不僅木蘭從軍時地二事，若循姚君舊有名稱，殊未允洽，改題今名，使與內容相符云。

著者識

敘言

欲知考定木蘭歌之不易，可舉詩經爲例。詩經第一篇關雎，毛詩序以爲詠后妃之德也，司馬遷以爲周道缺而關雎作，三家詩（齊魯韓）以爲刺康王詩，（詩序後漢衛宏作，不可信。三家去作詩時已遠，亦無根據。）偽子貢詩傳以爲妣氏思淑女而作，朱子集傳以爲宮人詠太姒之詩，姚際恆詩經通論（見詩經原始引）以爲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詩，方玉潤詩經原始以爲周邑詠初昏者之詩，此三百篇開卷第一首詩也。諸說紛紛已如此，其他可知。蓋三百篇之國風，皆民間歌謠，作者不知誰氏，詩詞又甚簡略，千載之下，何由推知其本事？以

上諸說，聚訟紛紜，詎有一當？木蘭歌雖較關雎詩易於著手，其優點有三：（一）時代較近，可憑藉考證之資料多；（二）本篇爲紀事詩，內容充實；（三）詩有特別名稱，可藉以推知其時世。除以上三優點外，其缺憾亦復不少：（一）作者無主名；（二）木蘭事實，無同時記載可據；（三）詩句含蓄，究非記述文字可比。此三缺憾，爲考定木蘭歌最不幸之事。故吾人而欲確知木蘭身世，實爲絕不可能之事，所可知者，其崖略而已。

姚君木蘭從軍時地表微篇有『定木蘭爲隋末唐初人，箸籍梁師都部下，梁亡後不知所終，其里居則在漢朔方郡三封縣故城，今爲甯夏東北境，約在賀蘭山麓東偏，木其姓，蘭其名，蓋先賢端木子之後，避仇改稱木』之言。姚君何由而得此明確之結論？考木蘭事蹟除本詩外，方志所言多屬附會。而姚君之言亦疏於考證，而不明詩人屬詞之法。茲詳辨之。

駁木蘭箸籍梁師都部下說

木蘭箸籍梁師都部下，其說發於元人侯有造祠像辨正記（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亳州志木蘭篇書後引）而成於清人俞正燮亳州志木蘭篇書後（見上）綜其所由論

定不外三證：(一)詩有「可汗大點兵」；「可汗欲與木蘭賞」之語，而師都稱大度毘迦可汗；(二)詩有「同行十二年」之語，而師都立國十二年而滅；(三)詩有「黃河」「黑山」「燕山胡騎」之語，而師都立國河套左右，據有朔方、弘化、延安等郡，壤地相近。姚君爲說蓋本於此。更附益之以(四)立國於河套左右，以天子可汗並稱者，在古惟梁師都一人，而詩中關鍵在合天子可汗爲一人；(五)師都點兵蓋將防禦契丹，契丹爲東胡雜種，嘯聚古北口外，故云燕山胡騎；(六)師都建都統萬城，是時惟統萬乃有明堂；(七)「策勳十二轉」爲隋唐間授勳之制；(八)「掛鏡帖花黃」係北周以後遺俗。以上八證爲姚君立論根據。其餘枝葉俱不徵引。

姚君一則曰：『一洗唐以後地志暨考古家之陋，頗堪自信，十得八九。』再則曰：『後之志乘家，其留意吾言。』三則曰：『有欲確知其（指木蘭）本末者，視余此箸。』此種深厚堅強之自信心，殊不適用於考證之事，試列梁師都年表以衡定姚君之說：

梁師都年表

隋義甯元年（西六一七） 梁元年

二月梁師都殺湖方郡丞唐世宗，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同時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取樓煩定襄雁門諸郡。）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今案弘化郡師都僅有華池一隅，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改弘化郡爲慶州，領五縣，置總管府，七年改爲都督府，貞觀元年廢。是弘化郡屬唐，有沿革可考。）延安等郡遂卽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突厥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昆迦可汗。（又署爲解事天子）師都乃引突厥攻破鹽川郡。九月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唐。（今案隋書地理志雕陰郡大業初改爲上郡，尋復爲雕陰郡。是上郡卽雕陰郡也。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於延州豐林縣置綏州，「唐綏州卽雕陰郡，此時雕陰沒於師都，乃僑置延州」貞觀二年平梁師都，移州治上縣。是雕陰郡爲師都所有。）

唐武德元年（西六一八） 梁二年

三月隋陳國公竇抗帥靈武鹽川數郡降唐。（舊唐書地理志鹽川郡武德元年改爲鹽州，其年移州及縣寄治靈州，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復於舊城置鹽州。今按唐改

郡爲州，卽寶抗以州來降時。尋寄治靈州，是其地又沒於師都也。

四月郝援說薛舉（起兵於金城自稱秦帝）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唐取長安在義甯元年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七月梁師都寇靈州，唐驃騎將軍閻興粲擊破之。

唐武德二年

梁三年

正月唐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勳安集邊郡，爲梁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

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渡河至夏州，（卽朔方郡，唐平梁師都改置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會始畢卒。

三月梁師都寇靈武，唐長史楊則擊走之。

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唐行軍總管段德操遣副總管梁禮擊之，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魏州，武德三年置，領安故安泉二縣。其地在延安

郡，卽取之於師都者。）

九月梁師都復寇延州，唐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級，師都以百騎遁去。（舊唐書）
梁師都傳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

唐武德三年

梁四年

七月梁師都引稽胡兵入寇，唐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同年三月）
劉武周所得州縣盡入於唐，武周走突厥，突厥殺之。

八月梁師都石堡（在夏州東）留守張舉，帥千餘人降唐。

九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降唐。（華池隋舊縣屬弘化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林州總管府。）

十一月唐雲州總管郭子和襲師都雷朔城，克之。（舊唐郭書子和傳，時師都強暴，子和慮爲所攻，尋勒兵襲師都雷朔城，克之。雷朔屬朔方郡。）

張舉，劉旻之降也，梁師都大懼。遣其尙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揚可汗（劉武周稱定揚可汗）

（既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嚮導。」處羅從之。使莫賀咄設（處羅弟咄苾也）入自原州，泥步設（突厥官名）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利可汗（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與奚霫契丹入自幽州，會竇建德自滏口西入，會於晉絳。將出師，會處羅卒，乃止。

唐武德四年

梁五年

正月稽胡會帥劉合成亡奔梁師都。

十一月唐林州總管劉旻擊劉合成大破之。合成僅以身免，部落皆降。

唐武德五年

梁六年

二月唐延州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石堡城，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遁去。唐益德操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會突厥救之，德操乃引還。

十一月唐李道宗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

大破之。突厥與師都相結，遣其郁射設（突厥官名）入出故五原，（五原縣屬鹽川郡，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爲突厥所居。）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唐武德六年

梁七年

三月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三州降唐。（十三州不知屬何郡，當如唐都督府所管小州。）

四月唐鄜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

五月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唐匡州。

唐武德七年

梁八年

七月梁師都行臺白伏願降唐。

唐武德八年

梁九年

正月唐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循夏州地。

唐武德九年

梁十年

三月梁師都寇邊，陷唐靜難鎮。（在北地郡）

八月初稽胡會長劉成率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於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

唐貞觀元年（西六二七） 梁十一年

唐貞觀二年 梁十二年

四月契丹會長帥其部落降唐。突厥頡利可汗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不許。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師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太宗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乃遣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

遂圍湖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

右表自梁師都起兵至滅亡，十二年間興衰之迹，凡見於通鑑者，具在於此。爲便於論述，歸納爲以下兩項：(甲)梁師都唯與唐爲敵。唐以外師都既無餘力，侵入亦無他族擾其邊境。(乙)師都初起時疆域，爲湖方、雕陰、鹽川三郡，及弘化郡之華池數縣。其他在河套左右，卽今陝西榆林道、甘肅甯夏道及內蒙古鄂爾多斯等處，其後頻年喪師。至武德三年，失魏州甯朔城、石堡城等地。至武德五年，又失湖方東城。湖方爲師都根據，師都僅以數百人保西城，同年又失鹽川郡五原縣千餘里，此爲師都立國之第六年。雖云未亡，亦窮蹙極矣！

師都當割據之時，利在中原擾亂，嘗欲連兵以取長安。不幸而與英謀偉略之唐太宗相值。太宗平定羣雄，并欲撫有外族；臥榻之傍，豈容他人鼾睡！觀其謂突厥曰：『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卽此數語，可見師都與唐有不能兩立之勢。師都弱小，始終依附突厥，事之甚謹。突厥卽利用之，以圖中原。故師都勸突厥入寇，卽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師都講爲嚮導』以款動

之。此與後來遼金之事，如出一轍。『其時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通鑑語）突厥於師都既受而庇之，則此諸族，自不敢侵其邊境。故師都舍唐以外，即無所用兵。故詩中「燕山胡騎」，除唐之外，則無所指；然胡騎決不能謂指唐人之稱。是姚說之（二）不能成立。

契丹居鮮卑故地，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回紇臨水而居，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以上從通典）考其所臨之水，應爲大遼河，其所依之回紇，當突厥盛時，正居漠北。約當今熱河以北，內蒙古東四盟，及奉天西北境。適與梁師都東西相望，其間尙隔唐，劉武周，稽胡，突厥諸地。契丹不能侵師都邊境明矣。又師都勸處羅入寇，處羅使突利可汗與奚靺契丹入自幽州；是契丹與師都同事突厥，偶俱無猜，迄師都之亡，契丹始降唐。右表契丹從未與師都寇師都邊境，師都亦無點兵防禦契丹之事。是姚說（五）之乖於事實明矣。

塞外黑山有三，姚君謂詩之黑山卽殺虎山。今案通鑑唐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注「黑山一名殺虎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東八十里。」是黑山爲初盛唐時突厥出沒之處，故唐人邊塞詩多詠黑山。如「擒生黑山北」，「黑山峰外陣雲開」之類皆指此。

黑山。木蘭歌作於初盛唐時（說見後）詩之黑山爲殺胡山無疑。胡虎聲近，胡人諱之，故曰殺虎山。在今綏遠之歸化縣。燕山更在其東。其地屬唐之豐州，不在師都境內。師都與唐爭戰之地，爲靈州，延州，林州，匡州，靜難，夏州，均在今陝甘北部，故知師都及其部下皆未至黑山。姚說（三）（五）不足爲論證矣。

師都滅亡，以貞觀二年四月。從姚君之說，則木蘭還見天子正在此時，其時正唐劉旻據朔方東城，劉蘭成追擊師都，柴紹破突厥圍朔方之時，師都危亡卽在旦夕；而謂詩中「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爲當日統萬城中事，豈不可笑！姚君只見木蘭從軍十二年與師都十二年而亡，數字偶同；而於當時形勢，全不考察，遂致肇此巨謬。且統萬亦無明堂。（說見後雜說）是（二）（六）兩證，完全不能成立。

「策勳十二轉」乃唐時勳官之制。（見姚君原作引唐六典）通鑑武德七年三月初定令：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同年四月朔頒新律令。是十二轉之制，創始於武德七年，前此無有也。其時割據羣雄，芟夷略盡，宇內漸臻統一，故立此制。師都僭竊一隅，勢窮力蹙，救死不給，安得仿行唐制妄自尊大？是十二轉之制既非師都所有，則姚說之（七）反爲木蘭

不著籍師都部下之鐵證。

詩中天子可汗爲君長之通稱。隋唐時以天子可汗並稱者有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啓民可汗上書稱大隋聖人可汗，又大業三年復上表曰先帝「隋文帝」可汗憐臣，是文帝有可汗之稱。）唐太宗，（貞觀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惟唐高祖無可汗之稱。高祖起兵尙爲隋臣。其後受禪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見通鑑武德七年。知其未受突厥可汗之號。姚君爲說，多不顧事實，附辨於此。）劉武周，梁師都，楊政道……故（一）（四）之天子可汗，不能證明卽爲梁師都。（詩中天子可汗不應爲一人，說見後。）

帖花黃蕭梁以前已有此俗。姚說誤。（說見後雜說中）是（八）不足爲證。於是木蘭著籍梁師都部下之說，完全不能成立。

木蘭歌作於初唐盛唐之間

木蘭歌文苑英華以爲韋元甫作。樂府詩集所載木蘭歌有「唧唧復唧唧」（後稱前篇）「木蘭抱杼嗟」（後稱後篇）兩篇，列於梁鼓角橫吹曲中，云「按歌辭有木蘭一曲，不

知起於何代也。』又引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附入。』文苑英華與樂府詩集兩說不同，故後人關於此歌之作者，與此歌產生之時代，異說甚多，約分三派：（一）樂府詩集列此歌於蕭梁時北歌中，（鼓角橫吹曲多北歌）遂以爲蕭梁時無名人歌；（二）從文苑英華以兩篇同爲韋元甫作；（三）折中前兩說，分前篇爲蕭梁時歌，後篇爲韋元甫作。以下分別論之。

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者，卽指前篇也；『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者，卽指後篇也；『附入』者，著者以韋作附入於其古今樂錄中也。詞旨極明，本無疑義。（姚君以續附入三字連讀，遂謂「云續附入者謂韋並以所作附入梁鼓角橫吹曲也。」殊爲牽強。）文苑英華之誤，由於以後篇之作者被於不知名之前篇。沈歸愚駁之云：『木蘭詩（前篇）唐人韋元甫有擬作一篇，（後篇）後人並以此篇爲韋作，非也。韋係中唐人，杜少陵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此詩章法，斷以梁人作爲文。』此爲詩中內證，最屬可信。其說本於劉後村詩話，詩話云：『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來四韻，其體蓋用木蘭詩耶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子美草堂詩作於西川兵馬使徐知

道反後，其時爲代宗寶應元年。木蘭歌必作於此時以前，故杜子美得用其體，韋元甫得以續作也。

後篇之作者既已解決。而前篇在古今樂錄中已不知名，樂府詩集亦云：『不知起於何代，』斷爲蕭梁時歌，實無根據。今案詩中「策勳十二轉」之語，其制始於唐武德七年。（說見前）蕭梁時安得有此，卽此一語，已可決定其非蕭梁時歌。

故木蘭歌（前篇）應作於唐武德以後寶應以前，卽初唐盛唐之間。（約當西曆六三〇—七五〇）作者不知誰氏。其時實文學之黃金時代也。

木蘭歌與北歌之關係

北歌出於元魏。蓋自東晉以後，北方異族侵入中原，成爲南北對峙之局，南北文化，遂分道而馳。北史云：『南北所爲章句，好尙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立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至於文學，南人承其舊有之文化，詩歌駢偶，益工於綺靡。

婉麗。北方文人雖有模擬之作，不及遠甚。民間歌曲，南人有子夜讀曲之類，北人歌之，亦不達其意。故施肩吾古曲云：『可憐江北女，慣歌江南曲。搖落木蘭舟，雙鳧不成浴。』（晉阿子歌有「念我雙飛鳧，饑渴常不飽。」之言。鳧夫聲同。浴欲聲同，北人不知讀鳧爲夫，故不成其欲也。）江北女已不解江南曲，何況驟入中原之異族？故折楊柳歌辭云：『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北歌於是不能有不能不與南曲代興之勢。觀其逐步演化，可分三期：（一）創作時期，此爲異族初入中國之北歌；（二）蛻化時期，此爲漸次同化於漢人之北歌；（三）成立時期，此爲完全同化於漢人之北歌，作歌者或爲漢人，或爲異族，其辭已不可分別。

舊唐書音樂志『魏樂府始有北歌，卽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新唐書禮樂志，五曰白淨王，六曰太子企喻。）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此卽後魏世所謂籤羅迴者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音辭虜，竟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

是姚萇時歌，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白淨皇太子，少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此歌校，其音皆異。』是北歌爲燕魏之際鮮卑歌與梁隋曲截然不同，知此然後方知北歌。唐書所云五十三章，除可解者六章外，及真人代歌，籤羅迴今皆不存；然可知其爲北虜初入中原之歌。其音不可曉，其義亦不可解。蓋用漢字寫異族之方音，（如籤羅迴可汗等皆譯音）。此爲第一期北歌。其後中原異族，漸次同化於漢人。其所爲歌詩，在五十三章中，其辭已可解，如慕容可汗六章之類。（樂府詩集企喻歌新唐書題爲太子企喻，題已不同，其中男兒可憐蟲一曲，是苻融詩。又鉅鹿公主乃姚萇時歌。故疑此六章今皆不存矣。）蓋已嫻習漢人語言文字，但未純熟耳。此爲第二期北歌。及折楊柳歌辭折楊柳枝歌紫騮馬歌捉搦歌……之類出，激揚亢爽，以發揮北方民族之精神。此時中原異族，完全同化於漢人，其歌卽兩民族結合後所產生者。此爲第三期北歌，亦爲北歌成立時期，卽有折楊柳歌辭折楊柳枝歌紫騮馬歌捉搦歌……之類，而後北歌始可與南曲並稱。但此類歌辭，每章，或每解僅四五句不等，其長篇之作則有木蘭歌。

木蘭歌所以能爲極佳之長篇紀事詩「令人快絕」（沈歸愚語）者，正因其出於初

盛唐時，承第三期北歌之後，有先代蘊蓄美富之作，爲其取材之資。蓋如此奇詩，並非無故而忽然發生於當時，譬如崑江河，則知其非無源之水。吾人不難於北歌中探其消息。（一）折楊柳歌辭『救救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三解）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四解）』此歌第三解四句，及第四解首二句，卽木蘭歌之起六句。唯易女子二字爲木蘭耳。木蘭歌第七八句云：『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正是否認當時流傳之折楊柳枝歌『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之意。此爲木蘭歌出於北歌最明確之證。（二）折楊柳歌辭第五解『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蹀躞黃塵下，然後別雄雌』宛然北方尙武之風。木蘭歌『雄兔脚撲搗，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語意甚新，似卽反詰折楊柳歌辭之意。又爲木蘭歌出於北歌之證。（三）第三期第二期之北歌咸多可汗之辭，可汗爲北虜呼主之辭，木蘭卽屬可汗部下，又爲木蘭歌出於北歌之證。以上三證，已足證明木蘭歌與北歌之關係。不幸第一期第二期之北歌僅存一二首（或全不存）不然，吾等關於木蘭歌之知識，或不僅此也。

木蘭疑是複姓爲中原異族

木蘭歌古今傳誦，而木蘭究爲誰氏，至今尙屬疑問。姚君謂「木蘭木其姓，蘭其名。蓋木本先賢端木子之後，避仇改稱木。」又云：「漢武開邊置郡，援周禮調人之制，定避仇移鄉之法，徙以實邊，故木蘭世居塞上。」考姚君所據之書有二：曰元和姓纂，曰周禮，皆不足爲證。

元和姓纂載「木端木賜之後，因避仇改姓木氏。」同書「沐漢沐寵爲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此木沐兩氏，俱端木賜後，或避仇，或避難，皆無可考。通志氏族略亦云：「按避仇之說多非，或省文，或訛音，何必避仇也。」清張澍輯風俗通姓氏篇「沐氏」下按語云：「沐氏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沐氏。」其說非。沐水名，在青州，當以地爲氏。」沐氏自狀之言尙不足信，則元和姓纂之說，更不足據矣。

周禮眞僞問題，此不必論。姚君遠引周禮調人之制，以斷漢武定避仇移鄉之法，徙以實邊，其事別無他證，果足信乎？考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食貨志「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避仇移鄉之法，班史

既無明文，而此十餘萬人，皆得之於興募者。試思果行避仇移鄉之法，能得幾人築衛朔方？且魏晉以後，朔方淪入異族，被兵最多，姚君能斷定木蘭之先不自朔方遷於他郡乎？又晉人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廣川在今直隸冀縣。）姚君能言其支別分合之故乎？

姚君駁辭源『何承天姓苑已言木蘭任城人』之說云：『廣韻沐下云：「漢複姓有沐簡氏，何氏姓苑云，今任城人。」然則何承天所云任城人係沐簡複姓，而非木蘭。沐簡木蘭字形相似，而偏旁迥別。觀書之不審，殆難爲從事編輯者曲貸矣。』今案唐人寫本唐韻及通志氏族略均作沐蘭複姓，簡係誤字。辭源（人名大辭典同）以複姓沐蘭爲木蘭歌之木蘭，因是大謬。而姚君據誤本爲說，亦可謂『觀書之不審矣！』考沐蘭複姓不見於史籍，惟俞正燮亳州志木蘭篇書後引元人侯有造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鑪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宰相木蘭公，先舉其官，次著其姓，尊之曰公，知此木蘭公必爲木蘭複姓。疑爲中原之異族。（或卽金人）廣韻作沐蘭，木沐音同，譯音本無定字，元和姓纂言木沐皆端木賜後，又爲木蘭沐蘭姓氏字通用之。證廣韻沐姓引風俗通姓氏篇而沐蘭複姓乃引姓苑，知東漢以前，尙無此姓。疑中國有此姓始於元魏。木蘭既屬可

汗部下，歌亦出於燕魏之際，鮮卑北歌（從舊唐書音樂志說）則木蘭或即鮮卑之後。何承天晉宋間人，見聞局於江左，北方氏族，多不知所出，僅知其爲任城人耳。且我國女子，向來以姓氏著稱，有名字者極少。以木蘭爲複姓，爲說亦長。

木蘭以女子從軍，必屬萬不得已之事。使其時非府兵制，或政令不行，如北齊時『妄稱老小，以免賦役。』『戶口租調，姦僞尤多。』（見通鑑）使有可以避免此行者，則木蘭從軍或無從發生。又我國女子，束縛於幾千年禮教之下，自甘卑弱（見女誡）不但不能與聞閫外之事，即男女授受，亦干厲禁，安得忽有如此奇女子，出於其間，至與士卒同伙伍十二年之久？其事難能，決非李秀、荀灌、畢箬、沈雲英之儔，所能比擬（見姚君原作）即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亦不爲過。程大昌疑爲寓言，不爲無見。

雖然，自其反面言之，木蘭之所以能代父從軍者，正以其爲中原之異族。雖其鄉里有城郭，街市，其居處有東閣，西牀，其妝飾則『當窗理雲鬢，掛鏡帖花黃。』又自能當戶織，弟能殺豬羊，生活已完全同化於漢人，又受中國禮教相當之涵養，能孝其親，能不失其貞操，而其先世所遺留之習性，終非禮教所能全部征服。故木蘭易裝從軍，無所屈撓。此又木蘭爲中原異

族之證。

天子與可汗之存疑

木蘭歌天子與可汗，前人解詩，皆以爲二人，名稱既別，詩意顯然。至姚君乃云：「觀天子可汗爲二人，致上下文不相聯屬。此詩關鍵，在合天子可汗爲一人，歧而二之則不可通。」其誤由於自信太深，以致妄解詩意，附會已說。如以天子可汗同爲一人，則「可汗欲與木蘭賞」正宜改爲「天子欲與木蘭賞」。蓋屬詞之法，直敘與更端不同。如「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敘述已終，故更端曰：「可汗欲與木蘭賞，不用尙書郎。」若仍直敘，則中間不應忽用異文。猶「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決不可改爲「歸來見天子，可汗坐明堂」。此理易明。觀詩中所述之可汗，其軍帖僅十二卷，每卷字名俱同。（歌云：「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則十二卷名字皆同。）木蘭又得於夜中見之。（木蘭女子何由夜中見可汗軍帖，蓋詩人失檢之處，亦可證詩非木蘭自作。）地位之卑，已可概見。及木蘭旋師見天子於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氣象夔然不侔。尙得謂爲一人乎？姚君此說與

解詩中三言黃河兩言西套，一言東套者，（歌三言黃河，實指一處，其誤易見從略。）同一魯莽滅裂。或分所不當分，或合所不當合，全不解詩人屬詞之法。

天子可汗既是二人，則此可汗必爲異族之君長，而臣事天子者。求之於史，具此資格者，雖有數人，說者難通。蓋歌詞簡略，又無別證可供吾人搜討，徒摭拾一二類似之事，附會成說，實不足取信於人。如『宋翔鳳過庭錄以詩中可汗爲突厥啓民可汗，以天子爲隋煬帝，以木蘭之父爲啓民部落人，以木蘭從征係因啓民與其兄弟都藍可汗相仇殺。李氏慈銘越縵日記是其言……至據隋書突厥傳謂文帝開皇十八年發兵助啓民擊都藍，至煬帝大業三年，都藍死，嗣之者步迦可汗屢爲楊素所敗，兵爭始息。故兵士久戍者得歸，與詩中「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之語合……又謂史言上發兵助啓民守要路，征戍者兼爲啓民所轄。其後功賞，亦當由啓民請之。故有「可汗大點兵」及「可汗問所欲」等語。（見姚君原作。今按通鑑煬帝大業元年，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兵二萬受其處分。又大業三年突厥啓民可汗入朝，各賜帛甚厚。又同年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

差。凡此諸端，皆可附會歌中之「可汗大點兵」「賞賜百千強」等語。今案此時啓民初入中國居於套南，屢請變服冠帶，煬帝皆不許，當仍居穹廬帳幕。故「當戶織」「機杼聲」「決非胡中所有事」「當戶理紅妝，掛鏡帖花黃」必非胡女。（越縵堂日記語見姚君引）「策勳十二轉」明非隋制。突厥故事，未必卽有點兵軍帖。其乖違不合者，正復不少。故此說余所不取。此外以可汗居於河套左右而事中國天子者，在唐有俟利苾可汗，竭忠事主可汗，忠順可汗等。貞觀以後，以異族之降王而爲將軍都督刺史中郎將者，不可勝數，此等降王雖去可汗位號，或其部曲仍以舊號稱之；或木蘭不屬可汗部下，而詩人猶因襲第一二期之北歌以稱之，皆不可知。故歌之可汗，不能確指其爲何人，存疑可也。

木蘭歌作於初盛唐之間，則歌中天子，不出高祖太宗高宗武后，睿宗，玄宗數君。唯不可確定爲何帝耳。

字句之考訂

木蘭歌載於文苑英華，古文苑，樂府詩集皆宋人書也。唐以前本不可見矣。（明以後本

多不可據，故不徵引。三書以文苑英華成書最早，且爲奉敕撰定之書。他本字句與英華本有不同者，英華本皆有旁證可據，當據以校正他本，條列於後：

(一) 木蘭歌（先舉英華本後同）。古文苑樂府詩集皆作木蘭詩。今案木蘭歌乃北歌，樂府詩集列於鼓角橫吹曲，又加按語云：『歌辭有木蘭一曲，作木蘭歌爲是。（本篇或稱歌，或稱詩，皆爲便於行文故。）』

(二) 「唧唧何力力」。古文苑作「促織何唧唧」。樂府詩集作「唧唧復唧唧」。今案唧唧，力力爲還音字。（還音從王彖文說）與詩經關關，喈喈之類同，其字本隨音變。晉 太甯初童謠作「側側力力」。地驅歌辭作「側側力力」。折楊柳歌辭作「救救何力力」。側側，救，唧同在廣韻入聲職部，爲雙聲兼疊韻字，用以形容靜默所發細碎之聲，本無分別。從其轉變言之，本作側側，或作側側，一轉爲救救，再轉爲唧唧。古文苑易爲促織，似緣王建當窗織歌「草蟲促促機下啼」而改，非是。張祐捉搦歌「窗中女子聲唧唧」，知非形容蟲聲。力，英華本與晉童謠地驅歌折楊柳歌辭均同。麤府詩集古文苑作唧唧，乃緣上二字而誤。樂府詩集因四言唧唧，故易「何」爲「復」。

皆非是，應從英華本。

(三)「黑山」古文苑樂府詩集同。王沈選本作「黑水」，乃從明人臆改本，不足據。

(四)「可汗欲與木蘭賞，不用尙書郎。願得鳴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四句中一三兩句皆七字，二四兩句皆五字，其體出於元魏時咸陽王歌，其後隋煬帝作紀遼東歌全篇皆用七五言。後人因其不便誦讀，改前二句爲五七言，又刪第三句「鳴駝」二字。不知酉陽雜俎引木蘭歌正作「願得明駝千里足」，並云「明多誤作鳴」。今英華本正作鳴，知其仍存唐本之舊。

(五)「掛鏡帖花黃」古文苑樂府詩集同。王沈選本「掛」作「對」，從明人臆改本，不足據。江淹雜曲「珊瑚掛鏡臨網戶」可證。

雜說

一 耶孃

耶或作爺，二字說文所無，皆後起之字。說文「邪琅邪郡也」。廣韻「邪琅邪郡名，俗作

耶，瑯亦語詞。今案郡名作邪，或作瑯，不作耶瑯。語詞作邪，或作耶，不作瑯。（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隸書牙耳相似，臧三耳，或作臧三牙。）以語詞之耶，爲耶孃之耶，不知起於何時。南史『王絢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盤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父名或，論語原文作『周盤於二代，郁郁乎文哉！』郁或聲同，故戲命改之。知六朝人卽以耶稱父矣。

嬰耕錄『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煩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爲婦女之稱。』今按唐人詩文，耶娘多書爲耶孃。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廣韻「孃女良切」母稱，娘亦女良切，少女之號。唐人此二字分用，斷無有作娘者，今人乃罕知之矣。』段氏以孃爲母之稱，娘爲少女之號，甚是。娘從女良聲，良善也，有美好之意，故少女以爲名。風俗通載漢何敞爲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風俗通漢末應劭作，是此時已有娘字。其後北齊樂府有踏搖娘，隋煬帝宮婢有雅娘，唐人有公孫大娘，黃四娘，（均見北詩）杜韋娘，杜秋娘……等，可知其字通行之廣。又孟子齊人妻妾謂夫爲良人，六朝歌辭女子謂其夫或其所歡曰良，曰郎，（段玉裁曰以郎爲男子之稱，及官名，皆良之假借字也。案漢武以良家子爲郎，可證郎亦良也。）讀曲歌『白門前，烏帽白帽來，白帽郎，是儂良，不知烏帽郎是誰？』女子旣稱

其夫，或其所歡曰郎，曰良，故其所歡亦稱娘以報之。子夜歌『覓娘善容媚，願得結金蘭。』黃竹子歌『一船使兩槳，得娘還古鄉。』江陵女歌『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此皆男子謂其所歡也。若以說文孃字當之，則女子之名，與男子謂其所歡，何取於煩擾與肥大之義？知娘爲後起字，初無稱母之義。

耶孃並稱似在齊梁以後，始見於木蘭歌。歡聞變歌『歡來不徐徐，陽窗都脫戶，耶婆（一作婆，別於婆婆之婆。）尙未眠；肝心如椎櫓。』折楊柳枝歌『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又『阿婆許嫁，今年無消息。』此皆女子謂母爲婆，而後世則以婆稱姑。以耶婆並稱，而不稱耶孃，知此時尙不稱母爲孃。隋書韋世康爲絳州刺史與子弟書曰：『況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稱母爲娘，乃假借字也，亦可假孃爲之。故杜子美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白香山新豐折臂翁詩『兒別耶孃夫別妻，今敦煌發見唐人通俗唱本孝子董永傳『大眾志心須靜聽，先須存順阿爺孃，』又『家裏貧窮無錢物，所賣當身殯爺孃，』皆通稱父母爲耶孃矣。

二 胡騎

胡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趙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卽從其俗。史記趙世家「東有胡。注服虔云，『東胡，烏丸（卽烏桓）之先，後爲鮮卑也。』」又「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注索隱，『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又秦始皇本紀「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是秦以前胡有三種，居中國之北。通考「魏太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遣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門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設使丁零死，正可滅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卿殺之，無所不利。』」元魏拓跋氏本爲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今謂胡爲并州賊，非其國人，知此胡爲居於并州以北另一種人之專名。通鑑「突厥阿史那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突厥可汗名）疑其非阿史那種。」是胡與突厥形貌迥異。此析言也，通言則不別。漢書金日磾傳「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此謂匈奴爲胡也。漢魏以後，凡異族至中國者，皆名之爲胡。見於人稱者，有胡姬，酒家胡，胡虜，胡越……見於物者，有胡繩，胡瓜，胡桃，胡餅，胡椒，胡牀……見於樂舞者，有胡旋舞，胡笳，胡琴，胡角……見於宗教者，有胡祇，胡神……之類極多。蓋異族種類

甚繁，非中國人所能盡別，故通稱之曰胡。通典『突厥其先平涼雜胡也』。唐人詩中詠胡騎者，大都卽指突厥。通鑑唐太宗曰：『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此云胡騎，卽指突厥別部之薛延陀也。黑山，燕山爲唐與突厥接壤之處，通鑑高宗永隆三年，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可證木蘭歌之胡騎必爲突厥。

姚君謂『突厥在中國西北，稱羌，或稱戎，不當如詩云胡騎。』今案禮記王制『西方稱戎。』大載禮千乘『西辟之民曰戎。』周時有犬戎，西落戎，鬼戎，山戎，驪戎，瑳戎……等，種別極多。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羈西戎。考戎所居在秦隴以西，漢之義渠，先零，枹罕卽其後也。此析言也。通言之華戎對稱，則中國以外三異族皆戎也。戎狄並稱，則西北異族皆戎也。唯未有專稱突厥爲戎者。羌在中國西方，在異族中最先臣服中國。詩商頌『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尙書牧誓『及庸，蜀，羌，鬃。』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後漢書有西羌列傳。中國人對於西羌分別最晰，從未以羌之名概稱他族。

三 明堂

木蘭歌作於初盛唐之間，則歌中明堂，必於此時求之。惟唐之有明堂，僅在武后睿宗之

世，武后作之，而睿宗因之。武后垂拱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至證聖元年正月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天冊萬歲二年五月造成，號爲通天宮。此兩明堂，皆在東都，作於武后之時。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榑，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鸞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桀瑤室，無以加也。』其規模崇宏，可以相見。蓋武后以前，太宗高宗雖屢下詔令，議立明堂，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卒不能立。睿宗以後，玄宗開元五年，行幸東都，以武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及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誓素詣東都毀武后所創明堂。誓素言：『天時以木爲瓦，夾佇漆之，毀之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眞瓦，依舊改爲乾元殿。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即不立明堂，季秋大享，皆在圜丘行之。以上見通考。）是武后以前，睿宗以後皆無明堂也。又周隋之世亦無明堂。通考『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并竟不成。』『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或『羣儒分競，各執異議，五室九室，俱有憑依。』（通考語）或役繁制乖，迄用不就。是周隋唐三世所以不立明堂也。（清人惠棟有明堂大道錄六卷，備言其義。）

歌中明堂，不必卽爲武后東都之明堂。蓋詩人形諸人形諸詠嘆之辭，未必盡與事實符合。明堂在當時既爲羣儒爭論最盛之事，高宗又立明堂縣示欲必立之，其後武后所造明堂，規範崇宏，其事皆彰彰在人耳目，故詩人遂不覺流露於其詩中。木蘭之事史籍無考，亦不必附會說之。

木蘭既不屬梁師都部下，統萬之有無明堂本不足置辯。惟姚君謂『赫連勃勃號其都城曰統萬，居然以朝諸侯有天下自居，其必仰攀隆古，特建明堂，以爲朝覲之所。梁師都席據所有，自必尤而效之。』此兩必字，極爲不審。赫連勃勃起於匈奴，奄有關中，至秦歷代帝王之都（長安）而不居，其不仰攀隆古明矣。勃勃自言『魏與我風俗略同』（見通鑑）其時魏帝爲明元帝居於代都尙未同化於中國，其後五六十年至孝文帝遷都洛陽，始議立明堂，此時魏無明堂，知勃勃亦不應有明堂。師都與勃勃相去二百餘年，勃勃之遺制存否，已屬疑問，師都是否尤而效之，亦不可必。勃勃既無明堂，與師都同時之隋唐亦無明堂，師都又何從尤效？故知姚君之說，爲虛構之證。

婦女塗黃，或在眉間，或在額上，或在兩鬢，其俗今已不存。俞正燮癸巳存稿眉黃額間黃篇（見卷四第八葉）言其本末甚詳。其說以婦女塗黃出於相法：『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湜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曰，「眉間黃色見歸期。」亦言相好事吉。嘗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相。掠鬢取角犀豐盈，剃眉取疏長，施朱取唇紅，墜耳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指尖長，塗黃取額明，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見蕭梁宇文周時，南宋卽希見。其說極確。並引蕭梁及五代時人詩詞爲證。其引蕭梁人詩，如『江漢詠歌姬云，「薄鬢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昶詠照鏡云，「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皇太子（玉臺新詠皇太子卽昭明太子）倡婦怨情云，「散誕披紅幘，生情新約黃。」戲贈麗人云，「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率爾成詠云，「約黃出意巧，纏弦用新法。」簡文帝美女篇云，「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詠奉和率爾成詠詩云，「散黃分黛色，熏衣雜棗香。」可證蕭梁時已有此俗。（姚君木蘭箸籍梁師都部下之說，本於癸巳存稿，而於同書眉黃額間黃篇，熟視無覩，疏略甚矣。）今案子夜歌，『頭亂不敢理，粉拂生黃衣。』唐書樂志云，『子夜歌管曲也。』觀徐陵奉和詠舞詩云，『依鬢向綺席，舉袖拂（拂同）花黃。』則『

粉拂生黃衣，卽舉袖拂頭，而黃粉墜於衣上也。則其俗又在蕭梁之前矣。（西洲曲「雙鬢鴉雛色」卽塗黃也。西洲曲樂府詩集作古辭玉臺新詠作江淹。）

穀山筆塵云：「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故木蘭詩中有「對鏡帖花黃」之句。」不云其俗卽起於北周。姚君引其說，遂加按語云：「知木蘭時妝飾尙沿北周遺俗。天元卽周宣帝事，載通鑑陳紀太建十一年，不得以爲梁人……」姚君之意，以爲婦女塗黃，卽由天元一詔頒行。不知民間習俗，出於好尙，使黃眉黑妝，非其時習尙，雖有詔書，亦必不行。故白香山上陽白髮人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粧。」好尙旣異，雖宮壺時粧，亦見笑於人。天元之詔，蓋因當時婦女已並用粉黛塗黃，故於二者之中，一禁一不禁耳。十四年四月八日作於上海。

木蘭歌再考補篇

徐中舒

導言

吾人今日整理國學所最感困難者，卽有用之資料缺乏，而敷衍之資料太多。關於此類資料，苟不處置適宜，則吾人一切論斷推比皆無所施其功。例如吾人若不知蘇武李陵贈答之詩之爲僞作，則決不能斷定建安七子在文學史上之位置；吾人若不知木蘭歌產生之時期，則決不能推溯有唐一代文學之源流。故吾人關於國學，苟欲爲有條理，系統之整理，自非明定趨向，先將國學基礎建築於歷史考古學之上不可。歷史考古學之名稱，所以別於史前考古學——卽未有文字，歷史以前之石器時代，原人時代……之考古學。史前考古學在國學上現時尙無若何關係，故歷史考古學卽簡稱考古學，亦無不可。

一涉考古範圍，吾人便聯想而及清代漢學家之工作——考據或稱考證。——漢學家之考據固多精確不刊之著作可爲吾人今日之模範，然今之考古學與漢學家之考據其根本實有顯然不同者：自其動機言之，漢學家爲昌明經學或闡揚名教而考據，考古學則爲明瞭某時代某事物而考古，自其態度言之，漢學家專尙功力而忽略理解，考古學首重理解而亦不廢功力；自其方法言之，漢學家囿於儒家獨尊之下，缺乏參考比較之資料，故不得不偏重主觀，考古學本於歷史進化的觀念，廣搜參考比較之資料，故得作客觀的整理。凡此均自

其大端言之，其餘細節又各隨其討論之問題而異。故當考古學發軔伊始，吾人決不許其與漢學家之考據并爲一談。

吾人爲明瞭某時代某事物而考古，其結論之正確與否，全視其所持之態度，所用之方法。與其所搜集有關係之資料完備與否而定。意氣之爭，全無用處。再考對於姚君原著雖時有指摘，俱係根據正史之記載，剖析詩人之詞氣，『幾經遲回審慎，不肯妄下一語。』蓋以個人智力有限，若所考之範圍稍涉廣泛，自不免有疏略誤斷之病。此時必賴他人爲之駁正，或繼續探討；而後學術始有進步之望。姚君之於此意，容未瞭解。其木蘭從軍時地補述一文，對於再考，或虛構史事，或刪節原文，而泛加攻擊，力反鄙說。既失學者討論之義，而收村嫗鬪氣之譏，殊爲姚君不取。此篇之作，雖於姚說有所駁詰，但只據所搜集之資料爲斷，不著一句臆想之詞。他方面對於木蘭歌，仍繼續探討，或得確實充分之佐證，而再考中之疑詞成爲定案。或以新資料之發見，而再考中之論斷，今知其非。擇善而從，初無成見。

木蘭一歌上關元魏，下涉隋唐，典籍可憑，文獻足徵，姚君如有確實而有關係之新資料發見，或力伸曩說之是，或痛繩鄙說之非，均所樂與商榷者。若徒爲意氣之爭，則殊不必。

再駁木蘭著籍梁師都部下說

通鑑一書，卷帙浩繁，抉擇甚精，復著考異以廣異聞，此蓋史家體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也。吾人因通鑑之有考異，益知其體例之善，決不可謂通鑑之有考異，遂貶其信史價值。姚君以其木蘭著籍梁師都部下之說，與通鑑抵牾，遂謂「通鑑考異搜集異聞，已有吾誰適從之恨，此又不得摭史文以翻駁詩詞。」檢考異所載關於梁師都事實，僅有武德二年九月梁師都復寇延州一條云：『太宗實錄云「經數月師都又來寇」……今從高祖實錄』異同甚微，論斷極明，何有「吾誰適從之恨」？

姚君又云：『史家記事係後來追述，又或屢經筆削，與詩人當時見聞豈盡符合？』其意以謂詩人所述之木蘭，乃得之當時見聞，當較史家追述之詞得之於間接者爲可信。其實亦不盡然。

詩人叙事，一方面受種種限制，如體裁，聲韻，平仄，對偶，……故只能摹寫大意，決不能如史家記述之詳盡；一方面因詩人可以任意鋪張，故其想像形容之詞，豐富恢奇，亦決非史家

記述文字所能比擬。譬言之，史家記述則照相所留之痕跡，詩人敘事則畫師所作之妙品。木蘭歌敘事詩也，其所云『軍書十二卷』、『同行十二年』、『萬里赴戎機』、『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皆舉成數而言。『可汗欲與木蘭官』（英華本作官，別本作賞）不用尙書郎，尙書郎乃文官，其職甚卑，以酬木蘭從軍之功，實不相稱，斷是趁韻之句。又『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多屬想像形容之詞。凡此之類，未必即與本事符合。吾人爲木蘭歌作考，決不能據此以定木蘭身世。至於史家記事——除先秦以前之史——雖屬後來追述，或屢經筆削，但其所據亦多本於直接史料。如通鑑所載梁師都事實，即據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是與得自當時見聞者何異？

姚君木蘭著籍梁師都部下之說，本於俞正燮亳州志木蘭篇書後，其證有八。（見再考）其大部分既以史爲依據，又復與史不合。此正足證其立說之疏略。姚君不但不自承其誤，反謂『不佞所考，與詩符合。即令與本事小有出入，其責自在詩人，而非考古之咎也。况十餘年往事，即令木蘭自述，豈能一無舛誤，此又當爲詩人諒也。』此種論調，頗近武斷，不知姚君以何標準斷定所考與詩符合？吾人爲木蘭歌作考，所考與本事不合，自爲考古之咎，詩人安

能預爲後人負責？且詩人叙事，原不盡與本事符合，吾人自當擇其可信者以爲依據。卽令不能無誤，亦有致誤之由；安能以「莫須有」之詞，羅織詩人？

黑山不在梁師都境內，是爲木蘭不著籍梁師都部下之鐵證。姚云：『河套外東北一隅之地，郭子和不能有，劉武周不欲有，其據而有之者，非梁師都其誰？』其說全屬臆斷。案梁師都初起時，勝州屬郭子和。武德四年，子和歸唐，其地始陷師都。勝州在東套內，當子和未歸，勝州未陷之時，師都決不能逾套而取黑山。及師都既陷勝州，勢已窮蹙，喪師失地，史不絕書，觀其尙書陸季覽說突厥曰：『今定楊可汗旣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其危亡之狀，可以概見。此時師都救死不給，詎有餘力逾套而取黑山。考黑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東八十里。（見通鑑注）受降城，武后景雲三年所築，舊唐書張仁愿傳：『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將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廢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是河套以北，三受降城之間，自兩漢以來迄於唐初，均屬寇境。通鑑載高宗永隆

元年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亦可證未築受降城之前，其地卽爲突厥出沒之區。師都始終依附突厥，其不能逾套而取突厥之黑山明矣。

黑山既屬突厥，則燕山胡騎，自爲唐人指斥突厥之詞。姚君因師都臣事突厥，則燕山胡騎自須在突厥以外覓之，遂謂師都之點兵，乃在防禦契丹之寇邊。其說於史無徵，姚軍從而釋之曰：『梁之東北邊，何來胡騎？惟有契丹。考之於史，契丹雖無與師都直接大戰之事，然戎狄貪而無信，見利必趨……種種侵暴，在所必有。』此種臆必之辭，殊難令人置信。考契丹居鮮卑故地，西與奚接，奚之西與突厥爲界。契丹與奚同居鮮卑故地，利害相侵，世爲敵讎。（簡括唐書之辭）梁師都在突厥西南，與契丹中隔奚與突厥壤地懸絕，無利害之衝突，何寇虐之可言？且師都立國僅十二年，爲時至暫，其割據之四年，與契丹受突厥之命同時寇唐，並無嫌怨。卽謂終其亡與契丹同事突厥，偶俱無猜，亦屬意中之事。就令契丹欲遠侵師都，亦當懼奚與突厥之議其後。契丹不能越奚與突厥之境而至燕山；師都亦不能逾套而取黑山。姚君之言，不但於史無徵，並於當時情勢不合。

駁木蘭木姓及其里居在漢三封故城說

姚君謂木蘭木姓爲子貢後裔，其先世避讎移鄉，居於夏州，所引周禮、唐律疏議、太平寰宇記、元和姓纂四證，全與木蘭無關。考古今姓氏書辨證『廣平木氏本姓端木，因避難改焉。』晉有木華，一名廓，字元虛，著海賦，（李善文選注引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嘗爲楊駿主簿。又有木概撰戰國春秋。使元和姓纂之言果屬可信，則木之改姓，應在西晉以前；其避讎之地，應在廣平而非夏州。古今姓氏書辨證載『唐百濟大臣八姓，其一曰木氏。』又云：『宋諸公子食采木門，因氏焉。』是木姓之先，或出端木，或出百濟，或出木門（從辭源說，以地爲氏）譜牒失修，姓氏紊亂久矣。梁任公先生自謂『吾梁氏最初見於載籍者爲晉大夫梁泓，梁益耳，左傳著焉。今諸梁之郡望皆曰安定，舉國同之，自表晉產也。然元魏改姓，則拔烈蘭氏爲梁氏，諸梁悉安定耶？抑亦有拔烈蘭耶？是未易言也。』（見中國文化史姓氏篇）在今日言姓氏，梁先生至不能斷定諸梁之自出，姚君何由斷定木蘭卽子貢後裔？觀姚君之推論則大奇。姚君之言曰：『西北邊外，胡爲而有明大義嫻閨教之女子？以其爲先賢之後，卓有家風，非習俗所能移也。』吾人不能謂先賢之後遂無明大義嫻閨教之女子，亦不能附會明大義嫻閨教之女子，卽爲先賢之後。蓋人之賢不肖，全視遺傳環境，與薰習而異，其間

題至爲複雜。況子貢與木蘭相去千有餘載，餘澤不及，家風何有？木蘭若果爲端木氏後，亦不必借重先賢。木蘭若果非端木氏後，亦不必以此相誣。

三封故城在西北套外，唐初未築受降城時，尙爲套境。元和郡縣志：『三封在今豐州西一百里，後漢靈帝末，羌胡擾亂，城邑皆空。』可見其被兵之酷。卽令先賢之後，「避讎實邊，公私俱盡」，而夏勝之間，淪入異族，居其地者，幸而不死於鋒鏑，亦當流離轉徙遷於他郡，安得世居虜中，長在兵籍乎？

詩中三言黃河，實指一處。其辭曰：『旦辭爺嬈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嬈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嬈宿黑山頭，不聞爺嬈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意旨明顯，決不至誤爲東套西套。越縵堂詩話云：『一宿黃河，再宿黑山，不過甚言其行之火速。一日千里，豈可實計路程？』其說極是。姚君不從其言而曲爲之解云：『由殺虎山之西求黃河，非東套而何？木蘭故里在統萬城千里以外，非西套外之三封故城而何？』案姚君所謂木蘭故里在統萬城千里以外，似卽據詩「願借鳴駝千里足」而言。鳴當作明。酉陽雜俎云：『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駝臥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又魏書云：『高祖不

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恆州取水，以供膳焉。』可知明駝奔馳之速。千里足乃形容詞，非謂木蘭故里去明堂千里以外也。木蘭既不著籍梁師都部下，其里居亦無去明堂千里以外之明文，是姚君謂詩三言黃河兩指西套一指東套者，皆其「特破天荒，自抒心得」之言，本不須有所依據也。

吾人既不能證明木蘭卽爲先賢之後，亦不能證明木蘭之先曾避讎移居夏州，則避讎移鄉諸證，盡與本題無關，無須逐條駁復。茲再就周禮論之。

周禮晚出，學者疑焉；東漢臨孝存作十難七論，何休直指爲六國陰謀之書，宋蘇轍亦有三不可信之說，他如胡仁仲季德明指摘瑕釁，窮極辨駁，多者至數十萬言，有清以來，今文學家掎擊此書尤力，實國學中第一公案也。其結果如何，此處不欲多所論列。姚君乃謂「近代妄人，不信周禮，以爲僞書；」一言以爲不智，其亦過於忽視學術之流別歟？

木蘭爲鮮卑姓氏其入中原在魏晉之間

再考據唐寫本唐韻，及通志氏族略，訂正廣韻沐簡複姓應作沐蘭，亦卽歌之木蘭，或爲

鮮卑遺族。今續得數證，益足證明曩說之不誤。

廣韻沐下云：「漢複姓有沐簡氏，何承天姓苑云：『今任城人。』」寫本唐韻所引與此同惟，沐簡之簡作蘭。廣韻以唐韻爲藍本，吾人自可據唐韻以正其誤。蘭簡二字字形相近，古韻同，部彥寫混淆，並非無因。詩溱洧「士與女方秉蘭兮」傳「蘭，蘭也」又簡兮釋文「簡本作蘭」是蘭蘭同意，蘭簡形近，故蘭一訛爲蘭，再訛爲簡。風俗通六國篇「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據史記漢書人表，新序，楚辭章句，知上官卽上官大夫，子簡卽令尹子蘭之誤。子蘭誤作子簡，與沐蘭誤作沐簡同。

辭源謂「何承天姓苑已言木蘭任城人。」姓苑已佚，不知其所據何書，疑姓苑別本，沐蘭複姓必有作沐蘭者。王圻續文獻通考氏族門（見圖書集成氏族典引）有木簡，沐簡，沐蘭，三姓，簡爲蘭之誤字，則此三姓必爲展轉彥寫之誤，其初當係一姓。木簡卽木蘭，與辭源所引合，亦卽詩之木蘭。

魏書官氏志載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中有僕蘭氏。僕蘭卽木蘭之異譯。木、僕同在廣韻入聲屋韻，又同爲雙唇音。唐初北方方音以 β 音起首字多讀爲 β ，如切韻馬 m

日譯漢音——卽唐初北方方言——讀爲 *Jo*，日譯吳音——卽南北朝時吳音——讀爲 *me*；（見北大國學季刊珂羅儷倫答斯貝囉論切韻之音）木蘭複姓，南朝以 *E* 音讀之則爲沐，或作木，北朝以 *o* 音讀之，則爲僕，故姓苑作沐蘭，或作木蘭，而魏書作僕蘭。木蘭歌出於北歌，其讀木亦當如僕，譯音本無定字，原不似華人姓氏之不輕於更改也。神元約在中國魏晉禪讓之際，木蘭之先，入居中原，當在此時。其里居據姓苑或在任城。

我國女子束縛於幾千年禮教之下，其間雖不無一二卓異之行，爲人稱道者，若持與木蘭相較，吾覺均有遜色。故大昌演繁露云：『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在緹縈上；章樵古文苑注亦云：『若木蘭者亦壯而廉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將遜之。』二說均非溢美之辭，而姚君必以謝小娥與之度長挈短，相提並論。其實二人之行，絕然不類。蓋謝小娥易服割鬚，發於吞聲飲泣之時，怨憤當前，白刃可蹈，此人之常情，豈如木蘭從容之際，代父從軍，伙伍生活，自與將帥異等，刁斗森嚴，亦非江湖可比。況十餘年之久，而同行者不知其爲女郎，其事豈尋常女子可能再考？謂『我國女子束縛於幾千年禮教之下……安得忽有如此奇女子出於其間，至與士卒同伙伍十二年之久？』正係此意。姚君引其詞而將『至與士卒同伙伍十

二年之久』副句刪去，至今此語全失原意，姚君因得詆之曰：『其識解之謬，至於如此。』

人類之活動，受種種心力，與種種環境之支配，其心力瞬息萬變，各呈異觀，其環境亦隨時隨地而異；故歷史所載，無同一之人物，亦無全部再現之事實。木蘭代父從軍，非尋常女子所能者，正因其環境在歷史上，非其他女子所能具備，如：（一）爲鮮卑遺族，居於中原；（二）生活完全華化，又受禮教之相當涵養；（三）其時爲府兵制，而非募兵制；（四）其家庭父老，弟幼，仍在兵籍。木蘭既具此種環境，而其先代剛毅尚武之風，又非禮教所能全部征服，故能代父從軍，無所屈撓。使此種環境而稍改異，則木蘭之從軍或即無由發生。程大昌疑爲寓言，不爲無見。再考云：『即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詎爲推挹過當之言？

北歌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懷愍以後，中原淪入異族，五胡十六國，互爭雄長，此與彼仆，歷百五六十餘年之久，中原文化，在表面上雖驟形低落，然此後有唐一代文學復興之機，實已伏於此矣。

六朝文學至齊梁時，風格益卑。梁書庾肩吾傳云：『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

始用四聲，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唐承其後，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稱四傑，並秀於前，蘇味道，李嶠，崔融，杜審言，號四友，齊名於後；皆能遠挹謝鮑，近宗徐庾，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唐。稍後又有沈佺期，宋之問，實始約句準篇，研練精切，忌聲病，尙對偶，以無違乎沈約四聲之律。六朝文學餘燄至此，已有不能不變之勢。及陳子昂，張九齡出，力矯敝俗，崇尚古風。於是有唐一代詩章之盛，遂基於此。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

吾人本於歷史進化觀，知一切思想，事物之發生，必有其由來，由來之先，又有由來。陳子昂，張九齡之力矯敝俗，崇尚古風，本爲文學史上事實，吾人不僅須知其事實，尤須知其力矯敝俗崇尚古風之由來。

沈歸愚古詩源例言云：『隋煬帝豔情篇什，同符後主（陳叔寶）而邊塞諸篇，矯然獨異，風氣將轉之候也。楊處道（素）清思健筆，詞氣蒼然，後此射洪（陳）曲江（張）起衰中立，此爲之務廣矣。』沈氏比較隋唐詩體，風態以爲射洪，曲江，起衰中立，由於直接受隋代文學之影響，其說甚是。吾人若再問隋之文學，受何代影響？則吾人之答辭，惟有溯源於北歌。元魏以鮮卑人崛起代北，享國最久，繼之以北齊，北周，皆其部屬，其文化在當時固遠出

華人之下，但其文學天才，頗可令人驚異。魏書樂志云：『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開基所由，次及君臣廢興之跡，凡百五十三章，昏晨歌之。』此真人代歌，乃完全鮮卑語之樂歌，多至百五十三章，今雖不存，君人猶可想見其文學作品之富。又北齊敕勸歌云：『勸勸小，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據樂府廣題云：『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齊言卽中國語。由此寥寥短章，吾人又可想見其文學造詣之高。以此種富有文學天才之民族，入居中原，又篤意模倣華風，如元魏遷都洛陽後，卽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如是，則其在中原文學上，應有良好之影響。而今僅存北歌數篇爲其遺跡，是真我國文學史上不幸之事。

北歌之發生已詳再考。隋代文學與北歌之關係，可自地理及文學趨向兩方面說明之。關於地理者，魏齊周隋由北朝遞嬗，其典章制度，俱有直接之關係。隋時鮮卑雖已失國，而地域猶是，民俗未改，卽鮮卑人之入居中原者，不同化於中國，不復外徙，北歌在此時正發揮滋榮之候，隋代文學受其影響，自爲當然事實。關於文學趨向者，北人文學原與南人不同，北史文苑傳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意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

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雖抽象之言，然吾人由此可知南北文學實處相反地位。隋代統一南北爲日甚淺，其文學仍爲北方文學，雖間有模倣南人之作，亦無生色。惟其邊塞諸篇，與北歌處於同一趨向之下，遂覺「矯然獨異」矣。

此外尙有一事須連帶說明，亦可爲前說之佐證，卽唐代古文之復興也。

唐代古文之復興，實爲韓愈之功。在文學史上亦頗值得吾人之推崇，蘇軾爲韓作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韓氏旣爲後人推崇如此，吾人尤須知其復興古文之由來。舊唐書韓愈傳云：『大曆貞元之間，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案韓氏梁肅所取士，肅師獨孤及，故愈卽及之再傳弟子。及在大曆貞元之間已爲儒林推重，是古文在當時已有相當之地位，愈不過從及之後而發輝光大之耳。又及同時人元結亦爲古文，愈爲其後進，自當受其影響，愈稱唐之文人，亦時及結。皇甫湜韓氏弟子，其題浯溪石間爲元結詩云：『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皆其證。元爲拓跋氏後，獨孤亦鮮卑著姓，皆爲中原異族之後。

吾人由此可悟甲民族與乙民族接觸以後，甲民族之文化較高於乙民族時，則乙民族固須吸取甲民族之文化，而同時甲民族亦須乙民族之文化以爲比較借鑑之資，以改善其固有之文化。事實具在，吾人固不必以有唐一代文學復興之機發於鮮卑爲諱也。

木蘭歌爲民間歌曲不可以文人之作相擬

漢魏樂府無不可歌者，其詞之短者，才三句，四句，長者亦不得過百餘言，就百餘言之中，仍復間以歌聲，分爲數解，與唐宋以來之絕句，詞曲，形式雖殊，長短略同。今木蘭歌多至三百餘言，若採入樂府，又須增加若干音節，恐古代無此長樂譜。元稹樂府古題序云：『其餘木蘭仲卿（即孔雀東南飛）四愁七哀之輩，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案四愁七哀爲漢魏詩，經後人譜入樂府，世遠代湮，遂已失傳。孔雀東南飛多至千餘言，樂府詩集列入雜歌謠辭，自爲徒歌，未必入樂。惟木蘭歌樂府詩集列於橫吹曲辭鼓角橫吹曲類，其歌作於初唐盛唐之間，去元稹（中唐人）時代不遠，中間雖經安史之亂，而舊時樂工，梨園子弟，仍有存者，何至不能播於管弦？又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云：『按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於何代也。』是此

歌之列入樂府，本無根據，疑爲民間流行之歌曲，如後世彈詞之類。今敦煌所發見孝子董永傳，卽爲七言唱本歌曲，可證其發源之早。樂府詩集以其所詠爲北方故事，其辭又與折楊柳歌辭……相近，故以附於橫吹曲辭之後，而韋元甫所作，亦因之牽連附入也。

木蘭之本事，使人可以觀感歌泣，當時傳播既廣，民間遂有歌曲以詠其事。觀其鋪叙之處，通俗直樸，確爲民間歌曲之本色，就中惟『朔氣寒光，整麗流亮；』『當窻理雲鬢，對（挂）鏡貼花鈿，（黃）齊梁艷語宛然。』（均胡慶麟詩藪內編語）然民間詩歌，如三百篇、漢魏樂府、佳篇警句，隨在而有，持與文人之作相較，絕無愧色，或且過之，無不及也。吾人決不能因有『整麗流亮』、『齊梁艷語』之句，遂斷此詩非民間歌曲。沈歸愚古詩源例言云：『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鏗鏘，鉦鏡競奏，企喻歌，折楊柳歌辭，木蘭詩等篇，猶漢魏遺響也，北齊敕勒歌亦復相似。』此數歌皆與鮮卑有關，沈氏并爲一類，甚是。鮮卑爲游牧民族，其入中原本以武力征服，其後生活雖漸次同化於中國，而尙武之餘風未替，此云『武人之詞』知其爲民間歌曲之本色也。

民間歌曲取材於民間，受當時此地之影響多。文人之作取材於書本，受空間時間之支

配少。故民間歌曲，齊魯與楚越不同，漢魏與隋唐殊異，各有面貌，不相因襲。文人之作則不然，長於揚越之間，可以爲塞外歌吟，生於明清之世，可以做漢魏樂府。如熙朝雅頌集雖號滿人之作，實即完全華化文人之詩，決不能與民間歌曲並論。又如魏默深之老胡笳歌中『戰袍』出唐人詩，『馬槽』出魏志，『名王』出漢書，『我欲走兮無駱駝』暗用五代史晉紀事，『嗚呼……奈若何』不脫詩人格調，處處學舌，取與木蘭歌相比，可謂不類。

天子與可汗不應同指一人

天子，可汗，自來解詩者如宋翔鳳、俞正燮、李慈銘均以為二人。姚君因梁師都有大度昆伽可汗，及解事天子之號，遂謂詩中之天子，可汗，同指師都一人，其說難通。北虜呼主爲可汗，與中國稱帝爲天子者不同。通考四裔門：『突厥……有時置附隣可汗，隣狼名也，取貪殺爲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者。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爲遣可汗者，突厥呼屋爲遣，言屋可汗也。』又舊唐書突厥傳：『突厥別部有車鼻者……代爲小可汗，牙於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推爲大可汗』據此知北虜可汗之稱，尊卑共之，不似中國即以天子爲皇帝之專名。

此歌所稱之可汗，地位甚卑，與其所稱之天子坐明堂，論功行賞有十二轉勳官之制者，氣象
復乎不侔。（見再考）安得遽以爲一人？姚君云：『詩之前後，俱稱可汗，於中忽稱天子，頭上
安頭，殊難索解；』其誤卽坐不知可汗爲尊卑共有之名稱。

屬詞之法，更端與避複不同。如姚君所舉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鮑照中興
歌擬其詞云：『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蟾兔卽明月之異稱，妙華乃少女之容色，涵義相
同，故避複之詞用之。木蘭歌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敘述
已終，故更端曰：『可汗欲與木蘭官，不用尙書郎。』蓋稱人之詞須前後一致，不容忽間異名，
故知爲更端也。如從姚君之說前後俱稱可汗，於中忽稱天子，自是避複之義，則歌中之『歸
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正應改爲『歸來見天子，可汗坐明堂。』如此云云，方與『三五明
月滿，四五蟾兔缺』句例同。然吾人知『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不可易爲『歸來見天
子，可汗坐明堂。』卽可證明天子與可汗，各有所指，不可相混。吾人讀詩之時，正當懷索解之
難，而潛心涵詠，剖析詞氣，詎宜先設成見，強古人以就我？又如木蘭本鮮卑複姓，詩人卽以斥
代父從軍之木蘭，姚君乃云：『木蘭係乃父姓名，非木蘭女自身之姓名。』歌中明有『阿爺

無大兒，木蘭無長兄』之句，木蘭豈乃父之姓名？凡此皆成見之蔽，無足置辯。

古文苑宋人所輯所載木蘭歌又屬後人附入

古文苑著錄於宋人。韓元吉古文苑序云：『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此云世傳，自係傳疑之詞。既不知誰氏所錄，卽不能斷爲唐人之書。姚君駁云：『如謂其書爲宋人所發現，卽係宋人之書，然則開元占經爲明人所發現，亦可謂爲明人之書乎？敦煌發現古籍甚多，固未有疑爲清人依託者。』案姚君所舉開元占經及敦煌石室之書，俱非古文苑可比。開元占經著錄於唐書藝文志，玉海崇文總目諸書源流可考，傳本稀少，不能遽謂亡佚。然令萬曆本卷數較前增多，所載章歲，章月……諸名亦與新唐書所載全不合。（見四庫總目提要）是否原書，抑原書中間有僞作，均不可知。近年敦煌石室發見之書，乃五代末年沙州曹氏之藏書庫所藏諸書，俱有傳本或源流可考，與古文苑來歷不明者絕端不同。直齋書錄解題云：『古文苑……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同。（宋時拓本）其眞僞莫得而明也。』藝文類聚初學記均

唐人撰集之類書，古文苑若果爲唐人所輯，則所錄漢魏詩文何必從類書刪節之本？石鼓文唐本尙未剝蝕，觀韓愈石鼓歌云：『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可證其字數必較宋本爲多。古文苑校勘記（守山閣叢書本）石鼓文條下云：『所錄字數與廣川書跋鐘鼎款識、金薤琳瑯相出入，其爲宋本甚明。』又詛楚文條下云：『此文至宋始出，唐時未及見之，益信是書爲宋人所輯也。』此皆書中最有力之內證，尙得謂爲唐人所藏乎？

古文苑所載木蘭歌，非原本所有。章樵古文苑序云：『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之文也……爲體二十有一，爲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宣石鼓文，終於齊永明倡和，上下一千三百年間……』知此書體例，不錄唐人之作。此書今存韓元吉原刻本，與章樵注本二種，其所載木蘭歌均題爲「唐人木蘭詩」，列於齊梁詩之末。章本題下注一「附」字，明在附入七篇之內，古文苑既宋人所輯，此歌又屬後人附入，則研究此歌之版本，自以文苑英華爲最古矣。

晉書赫連勃勃傳：『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其刻石之辭，有『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露寢』之語。再考誤謂勃勃無明堂，附正於此。

十五、三二，脫稿於北京。

參證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感感，感激疆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尙少！胡沙沒馬足，朔風裂人膚。老父舊羸病，何以疆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執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幟，慷慨攜干將。朝屯雲山下，宿暮青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攜子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卸巾鞵理絲黃。昔爲烈士雄，今爲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者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嘆惜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義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韋元甫）

國文研究讀本

孔雀東南飛

古詩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意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
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
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
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
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
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
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

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若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細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語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一）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女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二）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入：「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容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鷓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綵。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晡晡日欲暝，愁思出門啼。(二)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四)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黠城郭。阿母爲汝求，便應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五）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命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六）

題解

孔雀東南飛是以詩之首句，名其篇也。首兩句之意義：孔雀既飛，而復徘徊，以比焦劉情好，不忍別去。

玉臺新詠集序此詩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作者失名，其辭則爲古代長篇白話樂府中之最著名者。

注釋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玉臺新詠卷一錄古樂府雙白鵲曰：「飛來雙白鵲，乃從西北來，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從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自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淚落縱

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胡適白話文學史謂「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二句，即從此雙白鵲轉變而來，謂歌辭流傳民間字句訛誤，勢所不免，故「雙白鵲」訛成「孔雀」耳，惟「東南飛」云云，則猶保持「從西北來」之原意，爲可證也；且其「母題」始終不變，編孔雀東南飛者，以其情節與仲卿夫婦遭遇相合，遂取此歌以作引子，初必不止此十字，當云「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而流傳日久，此開篇之若干句，既爲當日人人所習知之曲，因又省成首二句矣。胡氏此說甚是。詳見白話文學史頁一〇四至一〇六。

〔箏篋〕古樂器，一曰坎侯，亦作空侯。漢武帝時始造，見漢書武紀。風俗通曰：「孝武皇帝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事物紀原曰：「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奏之，謂之臂。」

〔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四部叢刊本玉臺新詠集此下有「彼意常依依」一句。

〔故〕故意也。

〔大人故嫌遲〕史記刺客列傳「將用爲大人纍纍之費」，正義引章昭云「古者名男子爲

丈夫尊大嫗爲大人，下又引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爲證。梁玉繩史記志疑據韓策並章注改大人爲丈人，則此詩大字亦誤也。四部叢刊本玉臺新詠「遲」作「責」。

〔姥〕同姆，音ㄊㄨˊ。

〔共事三二年〕此言共事之日無多耳，二三爲虛數，如曰「二三子」也，其實際年數，當從下「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騙遣，小姑如我長」推之。四部叢刊本玉臺新詠作「共事三二年」。

〔區區〕呂氏春秋務大：「區區焉相樂也。」又愛也，見廣疋音甌，與下「由」叶。（四部叢刊本）

玉臺新詠，下「舉動自專由」，「由」作「諸」，則「區」字仍虧於切。劉大白曰：「此詩是道地的平民作品，用韻最雜亂，多是那時候的方音，在雜亂之中，咱們可以看見一點，跟漢代其餘的平民作品如陌上桑隴西行之類相同的，就是尤侯韻跟魚模韻底雜叶。」

〔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羅敷，趙邯鄲秦氏女，嫁邑人王仁。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

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有夫。見古今注。又古樂府有日出東南隅，行詠其事，載玉臺新詠集。此處但託名以況東家女之色美，非實指，如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然也。

〔謝〕辭也。

〔往昔初陽歲〕舊說謂冬至一陽始生，初陽亦卽一陽初動之時，舊曆歲十一月也。

〔伶俜縈苦辛〕伶俜亦作冷，冷，廣韻作冷，行不正貌，潘岳賦：「少伶俜而偏孤兮，」又讀書

通云：「伶俜通作零丁，」則與獨行孤獨之「伶仃」義亦相通。

〔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腰襦，短襖齊腰者，釋名曰：「如襦，其要上翹下齊要也。」要，腰同。葳蕤，盛貌，狀刺繡之美。

〔紅羅複斗帳〕紅羅所製之斗帳，有裏者也。釋名：「有裏曰複。」又曰：「小帳曰斗帳，形如履斗也。」（舊本釋名「斗」下脫「帳」字，畢本據廣韻引增）

〔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絲繩，絲與繩也。絲散系，繩糾絲而成之線，詩小雅所云「之子於釣，言綸之繩」是也。（綸，糾也。）綠碧青絲繩者，絲與線染成五色，所以爲刺繡之用，卽

今之花線與絲線也。簾卽是收儲絲繩之具，析竹爲之，或以布帛，其製與施諸門戶者同而小，故亦名簾，（以布帛製者，字當作幪，今亦有之。平鋪綵絲綵線於小簾上，捲而藏之篋笥之中者凡六七十，故曰：「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也。

〔腰若流紈素〕此言其上衣之細軟，其腰際有若紈素流動也。

〔口若含珠丹〕四部叢刊本玉臺新詠「珠丹」作「朱丹」。

〔阿母怒不止〕一本作「母聽去不止」。

〔卻與小姑別〕卻，退也。

〔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初七，未詳。下九探蘭雜誌云：「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爲上九，初九爲中九，十九爲下九。每月十九，置酒爲婦人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有忘寢而達曙者。」

〔君當作盤石〕盤石作磐石。喻志堅也。

〔蒲葦〕喻貞操也。

〔便言多令才〕便言，有口辨也，論語，鄉黨「便便言」。

〔尋遣丞請還〕丞，佐貳之官。

〔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胡適說：「這十字不可解疑有脫誤。」

〔甸甸〕車聲也。

〔丞〕副佐之官。

〔請還〕再來請求也。

〔齋〕音咨，或音躋，持以與人也。

〔主簿〕管理文書簿籍之官。

〔否泰如天地〕否泰。易經二卦名，謂其命運前窮而後通，相去如天地也。

〔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要，要約也；渠，詎通。

〔還部白府君〕日知錄曰：「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

〔六合正相應〕六合，舊時術數家以月建與月將相合也。如正月建寅月將在亥，故寅與亥合。

二月建卯，月將在戌，故卯與戌合；月建左旋，月將右轉，地支十二，順逆相值，其數凡六，故謂之六合。月將，日月相會之辰，如日月相會於亥，即月將在亥是也。

〔青角白鵠舫四角龍子幡〕青雀，白鵠，龍子，繪以爲飾者也。幡，旛之俗字。廣韻曰：「旛者，旌旄總名。」

〔婀娜〕美貌。

〔躑躅青驄馬〕驄馬之青白色者。躑躅，行不進貌。所載者重，故馬行躑躅矣。

〔流蘇金縷鞍〕流蘇，緝鳥尾垂之，若疏然，又以其蕊下垂，故曰蘇。後亦有以五采毛或繪結爲流蘇者。近世多以五色線爲之。流蘇金縷鞍者，馬鞍以金縷爲文，復於其下垂流蘇以爲飾也。

〔雜綵三百匹〕綵，帛之有色者。

〔交廣市鮭珍〕交謂交互，言其繁，廣謂廣泛，言其遠。或以交廣爲地名，非是。鮭，鮭菜，古吳人以爲魚菜之總名，世說所謂「每食鮭菜常有二十七種」是也。鮭珍，當是異味之物。鮭，音鞋。

〔移我琉璃榻〕琉璃，仿石質造成之器具，施以采色，瑩然如琉璃者。

〔結髮〕隨園隨筆：「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泛稱自幼之意也，非指稱結兩人之髮。李廣傳：『自結髮與匈奴戰』云云，蓋泛言少年束髮之意，非今所謂結髮夫婦也。成昏之夕，男

女左右合共髻曰結髮，始於劉岳書儀。

〔鞅〕音快，馬項革，負所以軛者。

〔晻晻日欲暝〕晻晻，日無光也。

〔摧藏馬悲哀〕藏與臟通。馬受挫折而不前也。

〔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謂已有心爲此，無關鬼神也。

〔仕宦於臺閣〕日知錄曰：「凡官府皆有閣。然而西京未以爲官府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

〔貴賤情何薄〕四部叢刊本玉台新詠「何」作「可」，是謂貴賤既不相等，則情自可薄也。

〔便應在旦夕〕四部叢刊本玉台新詠「應」作「復」。

〔新婦入青廬〕青廬，猶今之綵棚。酉陽雜俎曰：「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

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

車乃止。

〔合葬華山傍〕華山當是假託之名，既非西嶽，亦非實指何地之華山也。

〔府吏見丁甯〕卽今叮嚀二字，再三告語也。

綱領

- 1 從蘭芝家中，敍出身世，及被遺原因；一腔悲憤，似露非露。
- 2 府吏代白冤屈，委婉可憐。
- 3 阿母答言，半勸慰，半威嚇。
- 4 府吏以不再娶相挾，終屬無望。
- 5 決絕語，淒涼婉轉，讀之慘然。
- 6 別母，別姑，一決絕，一纏綿。
- 7 臨歧叮甯一番。
- 8 婦見阿母，相爲憐惜。
- 9 第一次媒來謝絕。
- 10 第二次媒來，迫於兄意，不得不從。
- 11 極寫婚禮之盛，見蘭芝不負舊之難。

12 寫遺嫁前無可奈何之情形，見得辜負仲卿非出本意。

13 申述苦衷。

14 仲卿語含針刺，聽者何堪？雙方自殺動機由此。

15 生離卽死別。

16 阿母至此，亦稍悔艾。

17 生不如死，泉下相見。

18 餘波作結，讀之毛戴。

茲再詳細分析如下：

段落。

(1) 敍蘭芝被逼大歸：

一 以「孔雀東南飛」兩句，興起全篇。

二 蘭芝告仲卿：幼時曾受家教，而今爲婦不能滿意於阿母，故欲遣歸。

三 仲卿在母前爲蘭芝說項。

四 阿母不許，欲爲仲卿重娶。

五 仲卿誓不重娶。

六 焦母大怒，定不從許。

七 仲卿告蘭芝以不得已之苦衷，並囑暫歸，不久當設法迎取。

八 蘭芝贈物與仲卿以留紀念。

九 蘭芝行時之妝飾。

十 別阿母及小姑出門而去。

十一 仲卿送蘭芝，又囑暫時還家，誓必迎取。

十二 蘭芝感仲卿之言，乃相約而別。

十三 蘭芝還家，母大不樂。

(2) 敘蘭芝還家後，即有人爲之作伐：

一 縣令遣媒說合。

二 蘭芝母欲應之。

三 蘭芝因仲卿有約，故不之允。

四 阿母乃謝絕媒人。

(3) 敍蘭芝被兄逼迫而允重嫁：

一 媒人又來說合。

二 蘭之母謝絕之。

三 阿兄聞之大恨，責妹不應如是。

四 蘭芝不得已，勉強允之。

五 擇日納綵，排場極大。

六 母命蘭芝作嫁衣。

七 蘭芝含淚作衣，日暮出門。

(4) 敍蘭芝與仲卿相約以死：

一 蘭芝遇仲卿於途中，告以被迫之事。

二 仲卿責蘭芝負情，已則惟有一死。

三 蘭芝亦願以一死爲報。

(5) 叙仲卿對母明志，母泣勸之。

(6) 敘蘭芝與仲卿之死：

一 蘭芝於結婚之夕，投河自盡。

二 仲卿聞蘭芝已死，乃自縊樹上。

三 兩家爲之合葬。

前人對於孔雀東南飛之評論

前代自藝苑卮言評牠爲長篇之聖而外，謝榛四溟詩話對牠的造辭遣句亦有詳細的評述，其言云——

「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粧奩服飾等物，但直敘到底，殊非樂府本色。如云：「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

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云：「鷄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着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又云：「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旂；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見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

然而詩鏡總論對牠便大肆攻擊，其言曰：

焦仲卿妻詩（亦稱廬江小吏妻）有數病：大略繁絮不能舉要，病一；粗醜不能出詞，病二；頹頓不能整格，病三。尤可舉者，情詞之訛謬也。如云：「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還。」此是何人所道？觀上言「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斯言似出婦口，則非矣。當縣令遣媒來也，「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甯，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而其母之謝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則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強也。及其兄悵然，蘭芝既能死誓，何不更謝媒人，伸前說大義以拒之，而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意

當時情事。斷不如是；詩之不能宛述備陳亦明矣。至於府君訂婚，阿母戒曰：「婦之爲計，當有深裁；或密語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則慷慨激烈，指髮膚以自將；不則紆鬱悲思，遺飲食於不專。乃云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曖曖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當是時，婦何意而出門？夫何緣而偶值？詩之未能當情又明矣。其後府吏與母永訣，回身入房，此時不知幾爲徘徊，幾爲惋惜；而詩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從容摭寫又甚矣。或曰：詩，虛境也，安得與紀事同論？夫虛事異致，其要於當情則一也。……夫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

本直接上面所說的許多缺點，原是這詩本身的毛病，而結尾作者忽然招出頭來說：「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破壞全篇藝術的空氣，減少這詩的價值，委實是一件殺風景而要不得的事呀。

孔雀東南飛的特色

對話的活躍

對話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有定論的。戲劇完全是對話組成的。小說上的

對話，也佔很重要的地位。只有抒情詩不頂要對話，而敘事詩的對話，却又很有意義了。本篇用對話來描寫，得未曾有，如其我們將孔雀詩的章段分別勾畫出來，除了一部分寫景寫事外，簡直完全是對話。就是一篇戲劇。但我們決不是因為牠與戲劇吻合，來推崇牠，而是因為牠能用戲劇的對話，使劇中人直接的表演自己出來，使讀者與劇情容易接觸，生真切之感。

描寫的經濟

一千七百多字的孔雀詩，看來很長，但詩裏描寫的角色居然到十二人

之多。其中有五個角色的個性，完全在詩中表白出來。蘭芝是詩中主角，她是一位很能了解愛情的女子，她和她丈夫也很相愛，只因無故得罪了她的婆婆。她婆婆用了母親的權威來驅逐她回娘家，自然在這種宗法家庭威權的漢代，蘭芝一弱女子，那能積極起來反抗呢？但為戀愛情深，雖無反抗之力，終然發生消極的反抗，以至於死。因為家庭制度的權威，白白犧牲了一個無辜多情的女子，誰不為之心痛？此外仲卿半覺悟狀態，終也能於殉情。仲卿母的兇殘，簡直是一個潑婦。蘭芝的母親雖愛女兒，却愛莫能助。她的哥哥只知貪圖財利，毫無天性，不是一個市井無賴的惡漢嗎！這些人物的個性充分的在詩中表白出來。那末，這僅僅一

千七百餘字的詩，還算是最經濟的敘述呢。

作風的樸實。

本篇是平民作品，描寫非常樸實率直。並且不避去一切重句複字。如首

段十三能織布以後。一連重五個十幾歲，到了篇中，又將首段幾句重疊一段，這就不是貴族文學裏所能有的。此外複字複句很多，都出乎自然。

篇中的穿插。

孔雀詩對話的寫情，非常樸實，非常寂苦，令人悲感，但牠的寫景寫物却

非常精緻。「鷄鳴天欲曙……精妙世無雙」和「交語速裝來……鬱鬱登郡門」幾段很繁華的句子，插在寂苦的對話裏面，越襯托蘭芝的可憐。

篇幅的比例。

一首很長的詩對於篇幅分量的分配，自然也應當有相當的比例。據我

的檢查，孔雀詩的對話上，每人所佔的量底多少，與角色的重要與否成正比例。佔篇幅最多的蘭芝，次是焦卿仲，次是仲卿的母親，次是蘭芝的母親。這也很好玩味的，因為量的加多，則對於讀者的影響，刺激要來得大些。

本篇筆記的出處如下：

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

胡適白話文學史卷上

鄭賓子中國文學流變史卷上

劉大白白屋說詩

胡雲翼中國文學概論上編

附錄——孔雀東南飛劇本兩篇

〔人物〕 焦仲卿——府吏 仲卿妻蘭芝 仲卿母 仲卿妹季香 蘭芝母 蘭芝兄

蘭芳 李夫人 送信人

第一幕 虐媳

〔佈景〕 中產家庭的中屋

仲卿母倚桌坐，季香旁坐刺繡，仲卿母咳嗽甚烈，季香走到母背後捶背。母因嗽致怒，頻頻搖手。

仲卿母 季香你去看那賤東西，今天的布織得怎麼樣了？怎麼到這個時候，還沒織好，唉！像

這樣沒有用的東西，真氣死我啦！（季香正要出去，李太太入）

季香 啊！李嬪娘來了，媽媽！李嬪娘來了。

仲卿母 噯！嬪娘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到我們家裏來的，請坐請坐！

李太太 不要客氣，我常常想到這裏來給伯母請安，可是因為家裏忙，直到今天才能來。

仲卿母 你說的話很是，家裏一忙，就離不開了。像嬪娘這樣年紀輕的人，又能做，又能走，我呢！已經是這樣老了，家裏的事情還要靠着我。我那小……

李太太 伯母說那裏的話，嫂嫂又好，大哥又在外做官。像伯母這樣的福氣，不知道是幾世修來的！

仲卿母 別提了！噯！他三天只織了五匹布，還是和紗一樣粗。做的飯，簡直不能吃。整天到晚，光是給我氣受。看不知道是那一世造來的孽呢？季香！季香！你嫂子剛才做的點心，叫他拿來。（季香下）

李太太 伯母不要客氣，我已經吃了飯了。

（蘭芝持點心入，向李太太一鞠躬，季香隨。）

仲卿母 嬌娘吃一點罷，可是做得不好，很不好吃。

李太太 做得很好，很好吃。我看大嫂子真是又俊，又能幹。聽說還會作詩呢。不愧人家都稱
嫂子是個全人。（面向蘭芝）嫂子有空，可以到我那邊去坐坐。現在天不早了，我要和伯
母告辭了。

仲卿母 蘭芝，季香！你們送送嬌娘，嬌娘！我也不留你了，我知道你家裏很忙，有空多到我這
邊來談談。（李太太下）

仲卿母 蘭芝！你看看這種東西能吃得嗎？還敢拿出來請客。真不要臉，你不要臉，我還要臉
呢！噯！我家養一個豬，養一隻狗，比你還有用。豬殺了還可賣幾個錢，狗還會看家，你有什
麼用處呢！你看你看！這是你做的好東西！（拿盤擲在地上，乒乒作聲，蘭芝作驚狀，一面拾
盤。）

蘭芝 媽媽！東西不好，我再做就是了，請媽不要生氣。剛在因為嬌娘來，太忙了，所以做得不
好。以後媳婦小心侍奉你老人家，再不敢這樣疏忽了！（音緩而悲，慢慢下跪。）

仲卿母 賤東西，給我滾開！我怕忙，拿碗涼水來豈不更省事嗎？像你這種丟人的賤東西，留

在這裏有什麼用？專給我丟臉，趁早給我滾回家去。我從此以後，也不要見你的面了。噯！噯！不知道我那一輩子作的孽，遇見這個賤東西，來給我氣受。季香，你扶我進去！我看不得這賤東西，看見他，我心裏就要發火！

季香 媽不要生氣，嫂嫂哭了。他這次做得不好，下次定可以做好的，媽到屋裏歇歇去罷。

（季香扶母入房後，又出扶蘭芝起來。）

季香 嫂嫂不要哭了，媽一時生了氣，等兩天就好了，你不要生氣了。哥哥明天就要回家來住一天。我們三個又能同在一處玩玩，何等快樂呢？

蘭芝 妹妹！不要再做小孩子脾氣，媽媽已經逼我回去，我們還講得到什麼快樂呢？（說時忍不住哭）

季香 他罵他的，我們還是玩我們的。我還不是常常挨他的罵？罵過了，就完了。聽慣了罵，誰還記得他罵些甚麼。

蘭芝 妹妹！你不知道，我比不得你，你是他親生的女兒，和我們是兩樣的。他罵得你再凶些，他不能叫你滾出去。母女終究是一家的人。我呢？像我們這樣……（悲不成聲）

季香（拿手巾拭淚）你是我的嫂嫂，我的親嫂嫂，你不要哭了。你再給我一個燈謎猜猜我，要是猜得着，你就不許哭了。

蘭芝 妹妹！你如今歲數還小。等到長大成人，嫁了出去之後，才知道世上做兒媳的苦呵！

季香 哈哈！你不要哭了吧！（搖手作靜聽狀）不要響，這不是哥哥聲音嗎？哥哥回來了！（

指門）

蘭芝（回頭向門那邊看）在那裏？

季香（鼓掌狂笑）嫂嫂！你上了我的當了！（幕落）

第二幕 對泣

〔佈景〕 寢室式夜景（蘭芝伏案作泣狀，仲卿由外入）

仲卿 蘭芝！我回來了，你怎樣不理我，你困了嗎？（蘭芝不應）到底這樣……到底怎樣……

……你真要把我急死了。你想，我因為當府吏，每月只能回得一次家。我們倆一月只得見一次面，你還不和我談談心嗎？（蘭芝起立行禮，仲卿答一揖）噯！蘭芝！怎麼你眼睛都紅了。爲什麼爲什麼……到底爲什麼事，快快告訴我，是不是妹妹把你氣壞了。你的歲數比

他大，你應該讓他一步才是，對不對？（蘭芝仍不答）不是嗎？蘭芝你告訴我罷！（說時倚蘭芝坐下）我們倆既是這樣好，還有什麼話不能商量商量，是不是媽又生氣了？（蘭芝大哭）這回我準猜着了。你現在還是小孩脾氣，不用生氣，起來起來，咱們來談談家常話，說說笑笑罷！你想我每月只能回一次家，可是沒有一次回家的時候，不覺得我是一個很快活的人，你到底爲什麼呀？好蘭芝！你告訴我罷！（央求態）

蘭芝 噯……這件事真是一言難盡。仲卿！你想我自從十三歲學了織布，十四歲就能成衣；十五歲去學彈琴；十六歲能背誦詩書；十七歲嫁到你家來，沒有一天過着快活的日子。你在外邊做事，那裏知道我在家的苦處！（說時哭，說完大哭，而不敢出聲）

仲卿 你的苦處，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有你我將來的快樂，現在也只好可以忍耐一些。

蘭芝 仲卿！難道我不能爲你忍受嗎？我要不是爲你，我早就……走了。可憐我一個人在家裏，每天聽見雞叫就要起來織布，三天織了五疋布，媽還嫌織得太慢，織的不好。你想，什麼快才合媽的意呀！仲卿，噯！雖然有你我的情分，你說叫我要怎樣的忍受？像今天這樣事罷，你也應該知道，李嬋娘來了，我做了兩碗點心，媽說我做得不好，連盤子都打碎了，說我比

豬狗還不如，催我立刻滾回家去，永遠不要見我的面，就說我能夠忍受吧，媽也未必能相容，也未必能容我住在這裏，也未必容我和你在一塊兒了！¹（帶泣帶說說完大哭。）

仲卿（作驚狀）真的嗎？那麼媽從前爲什麼要我娶你？

蘭芝 你不信嗎？難道我還能哄騙你嗎？仲卿！從此我們就要分離了！下次回來的時候，再要想見我的面，恐怕……恐怕……（泣不成聲。）

仲卿（低頭躊躇半晌）（以巾拭淚）這事誠然難處，但是——我想母親也無非一時生氣，你也不要記在心上。你要知道做人家的媳婦，是很不容易的。「賢德」兩個字的美名裏面，不知含了多少辛酸的傷心事呢！

蘭芝 難道說——天下做女子的都不是人吧？天下做媳婦的人，都受過我這樣的痛苦嗎？唉！媽叫我立刻就走，我現在就要回家去了！（哭）天不早了，我就要收拾東西和你離別了！

仲卿（驚詫頻頻搖頭）蘭芝！我……（兩手搭在蘭芝肩上，四目對注。）我和你幾年相處，難道你就肯（嗚咽）你就能離去我嗎？（哭出聲）你就不能多等一刻功夫嗎？（徐徐搖頭作探問狀。）

蘭芝 喂！你不願意離開我，難道說我還願意離開你嗎？我若是不肯離開你，反要連累你到忤逆不孝的罪名。我甯可讓你受一點別離的苦痛，不願意人家罵你寵妻逆母，你還不能原諒我的苦衷嗎？

仲卿 蘭芝，你真傻極了！媽生了氣，我還可以去勸勸他，我現在盡我的力量去說，你暫且歇歇罷。不要哭了，我替你擦眼淚，我去和媽說去，你等着我看我說得成說不成？

蘭芝 媽媽脾氣你那裏知道呵？

仲卿 我怎麼不知道！難道我做兒子的，還不知道媽的脾氣嗎？蘭芝！你暫且不要着急，我一刻就來。

蘭芝 你那裏知道，你要去就去罷！

（仲卿下。蘭芝仍哭，隨即聽見焦母拍桌怒罵，遂作堅決態，起立檢物，一刻仲卿入，呆坐於旁拭淚。）

蘭芝 你說了沒有到底怎樣？……怎樣不說話呀？……我早就給你說這是不成功的，你偏不相信。現在你也不必着急，我們將來或者還有見面的一天。

仲卿 噫！……我是……我是……不過媽不容你，他說要我另……我這時真不如死去還痛快些。現在你只好先回去幾天，以後再設法接你回來。（兩人對泣）

蘭芝 一切事不要再提了，我是被出的妻，那有重見的一天？（說時開箱取出繡腰帶及香囊給仲卿）仲卿！我們後會的日子，還不知道在那一天。這條繡腰帶是我親手繡的，綿綿情意，都在這裏邊。這香囊是我親手做的，盼望你永遠掛在身上。沒有一天忘記了。我那繡腰帶，雖然做得不好，不值你將來那位新夫人的一笑！（大哭）但是他能夠表白我的一點情意，表示你我的情和帶那麼長，和繡那麼密，請你收着罷！

仲卿（嗚咽不能成聲半晌）你這樣意思，叫我怎麼能離你！人還不能相見，我還要這東西做什麼？（大哭）我現在就把他掛在身上。我掛……

蘭芝 仲卿！這帳子和幾個花籃，都是我親手做的。你看見這些東西，就和看見我在你面前一樣，只要你沒有忘記我的一天，我們又何必長住在一處？才算是要好？噫！就是我願意和你長住在一處，現在也做不到了！（忽聞雞鳴聲）噯！天氣不早了，雞都啼起來了！

仲卿 雞叫了嗎？可恨的雞！你催我們夫婦分……分別嗎？蘭芝！我們當真要從此分別了嗎？

我的蘭……芝呀！蘭芝！

蘭芝 仲卿！你不要只管哭，天快亮了。我現在要換衣服了，等一刻媽又要罵起來了。（換衣

服）

仲卿 你不要換吧？等一刻好不好？你知道換完了衣服，我們就要分別了呀！

蘭芝 我那裏願意和你分別的呢？嚷！我換衣服，也是出於不得已呵！

仲卿 蘭芝，我替你換，怎麼換法？（代蘭芝換衣服）嚷！我以後再想要替你換衣服，只怕就

不能夠了！我要好好的代你換這一次！

蘭芝 我現在就去見媽去，你不要傷心！（說時忍不住又哭倒在仲卿胸間）

仲卿 我們就從此分別了嗎？（兩人對哭）天呀！天！我們究竟有沒有後會的日子呀？

蘭芝 噯喲！仲卿呀，我的心……碎……了！（幕落）

第三幕 辭別

〔佈景〕 與第一幕同

（仲卿母坐，季香侍立，蘭芝自外入向母跪拜）

仲卿母 我有什麼錯待你的地方，值得你整夜挑唆我的兒子，叫我的兒子來和我擣麻煩，你還有臉面來見我嗎？不要臉的東西，我不願意看見你，你還不快快給我滾開！快滾開去！

蘭芝 媳婦——是不能侍奉的，媽，媳婦——現在要回去了！

仲卿母 你要回去嗎？好極了！快點給我滾，也少吃我兩碗飯。你自己想想，你到我家裏，給我做了些什麼事？豈但沒有做事，反倒做出丟臉的事來。我看見你就生氣，氣得我肺都炸了！

季香 扶我到房裏去，不要理這賤東西，由他滾出去就是了。（季香扶仲卿母入，季香繼出，

蘭芝起立掩泣，季香向前施禮。）

季香 嫂嫂不要傷心，媽就是這脾氣，過幾天就好了，到那時嫂嫂再……

蘭芝 姑姑！我是不賢德的人，不能奉侍媽的。盼望你好好的奉侍他老人家，我現在和你分別了，（說着以手撫姑肩對哭）姑姑！我剛來的時候，你才這樣高，（說時以手作勢）現在你差不多和我一樣高了，盼望你不要忘記初七和下九的那一天，我們遊戲的快樂，不要忘了。姑姑！我們還要相見，不知在那一天呢，（對哭）（仲卿上）

仲卿 你現在就回去嗎？

蘭芝 就回去。又怎樣呢？！（以中掩面哭）

仲卿 回去嗎？真回去嗎？事已如此，請你不要傷心，以後我總要設法接你回來，請你安心罷。你傷了心，我怎樣好受呢！

蘭芝 你雖然有這樣一番心意，但是！但是！我心總感激不忘！

仲卿 你還不信我嗎！青天在上，若是不能接你回來，我就……

蘭芝 你這一番心，實在叫我感激你得狠！但是你家裏有媽，你要知道縱然他後來會回心轉意；我家裏還有個哥哥呢，被出的媳婦，還不知他們待我怎樣的呢！嗚！這是我最大煩惱的一件事。所以自慰的，就是望你心如磐石那樣堅固；我心如蒲葦那樣纏綿。嗚！仲卿想不到你我從此就要別離了！（並肩對哭）

仲卿 我們當真從此要分別嗎？我不知道我應當送你甚麼？

蘭芝 我盼望你拿你的心來送給我！

仲卿 蘭芝，我就把你這血淋淋的一顆心送給你罷！（互握大哭跪倒在地）（仲卿母突上

見狀大怒)

仲卿母 哼!

(仲卿急爬起，伸手欲扶蘭芝，見母目眦，只得將手縮回，拍膝間塵土，並作惶悚狀，仲卿母坐下)

仲卿母 你看，你這狐狸精，又在這裏用這不要臉的手段，想迷住我的兒子。兒子是我的，我把他扶養大的，與你甚麼相干！我和你在那一世結下的冤仇，你到今天還要害我的好兒子，仲卿，走過來。(以手撫仲卿臂) 兒子你還想得到你是你母親的兒子嗎？可憐我把你的哥哥死了，單單指望你這一個孩子長大成人。(嗚咽) 那裏知道自從她(指蘭芝)進門之後，你心裏就沒有你母親了。噯呀！我的苦命呀！(大哭)

仲卿 (急忙爲母搥背) 媽不要氣壞了身子，兒子不敢了。兒子還是你老人家的兒子。(蘭芝此時已起立) 仲卿在母背後尖出嘴唇，示意欲其速行。(蘭芝欲行)

仲卿母 站住！你還不算快滾嗎？(回頭向仲卿，仲卿正向蘭芝搖頭示意時) 好好！你的心只在他的身上，嘴裏倒媽長，媽短的，欺哄我也罷，我把這孤苦的老寡婦，活在世上也沒

有什麼好處，還不如趁早跟了你父親去罷。（站起作向壁欲撞狀）

（仲卿急急抱母）媽！我不敢了！

仲卿母 死了我這討厭的老東西，也好讓你們去多少快活快活。你放手，還是讓我死了的好。

仲卿 （跪哭）媽呀！兒子不敢了呀！

仲卿母 你要我不死，除非你親自替我攆他出去，你能不能從此再不和他說話？古人說得好：『天下多美婦人。』像這樣的醜女子你要多少，你的娘死了之後，你就沒有第二個了。孩子你自己要放明白些。

仲卿 （拭淚）兒子明白了！

仲卿母 你既明白了，你就可以稱爲『孝子』。孝子就是這個樣子的。你替我攆他出去。

仲卿 （走至蘭芝前）蘭芝！你還不給我趕快滾出去！（擠眼表示不得已）你不能孝順

我的母親，我還不給我……（咽哽）快快滾！

仲卿母 （走至蘭芝前）丈夫都叫你滾了，看你還好意思不走，（季香走出來）

蘭芝 姑姑！我去了再會罷？

仲卿母 誰和你再會，他見我的女兒，我一天口眼不閉，他就一天不准與你「再會。」季香，你把這賤東西的庚帖拿出來。

（季香泣）媽！求你饒了嫂嫂這一次罷！

仲卿母 你都不聽我的話嗎？（怒目）嘿！

（季香下）（移時持紅綢包上，仲卿母取包擲蘭芝身旁）

仲卿母 這是你的庚帖，你帶了回去，就可以安心改嫁。你去迷住別人的兒子罷，趁早給我滾！

蘭芝 （拾紅綢包目對仲卿，如醉如狂淚簌簌落）仲卿我……

仲卿母 甚麼仲卿不仲卿的，你還想迷人嗎？不准你開口，給我滾！（蘭芝隱忍不言，慢步至門前，回頭看仲卿，仲卿忍不住哭出聲）

仲卿母 吓！

（仲卿戰慄，蘭芝出門。）

仲卿 我……我的……

仲卿母 唔！（鼻音）

仲卿 我……的媽呀！
（幕落）

第四幕 逼嫁

〔佈景〕 另一中產家庭——與第一幕不同

蘭芝母上坐，蘭芳旁立。

蘭芝母 你妹妹回來了這許多日子，究竟怎麼辦呢？

蘭芳 是呀，從妹妹回家以後，來說媒的也不知道有多少，都被媽謝絕了。今天又有人來說東府府尹的第五個兒子，漂亮極了，還沒有完婚。要想……望媽不要固執罷！

蘭芝母 唉！我那裏是固執，我上次所以謝絕的緣故，是因為你妹妹同仲卿有約，我那裏敢做他的主。現在既然有這門好親事，自然沒有什麼說的了，你自己去同他商量罷！

蘭芳 （向內叫）妹妹，媽有話和你說，你到這兒來呀！（蘭芝出）

蘭芝 媽叫我幹什麼？

蘭芝母 你哥哥叫你……

蘭芳 我！你不是爲別的，就是東城府尹府上第五個公子，生得相貌又漂亮，性情又和氣。他的父親又是太守，有錢，有勢……

蘭芝 哥哥！他有他的錢，有他的勢，與妹妹什麼相干？

蘭芳 咳！妹妹你還不明白嗎？

蘭芝 哥哥的話，我倒明白的。本府太守的富豪，我也知道的。但是妹妹和仲卿有約，怎麼忍心背他啊！（哭）

蘭芳 妹妹真傻！男子的心，還有一定的麼？你不要過於相信他，恐怕他現在已經把你忘在耳朵後頭去了。縱然他不忘你，他的母親脾氣那樣壞，庚帖既經退還，有甚麼話說。何況仲卿不過是個府衙中一個小小的書吏，若和這一家比較起來，真是——妹妹不要固執罷，你想將來做個少夫人，多麼闊呀！就是你哥的臉，也佔一點光呀！

蘭芝母 我的好女兒！哥哥的話，一點也不錯。現在的男子，都是不可靠的，你不要太傻了。

蘭芝 媽和哥哥的話，自然沒有錯的。仲卿的心，我雖然不能知道，但是我絕不敢做負心的

人請母親哥哥原諒我這一片苦心！

蘭芳（含怒）妹妹怎麼不近人情！你曉得你怎樣回來的，你自己還不明白嗎？哥哥一年累死累活賺幾個錢，還要養媽和你的嫂子，姪兒，姪女，一大羣。你若長住在家裏，你倒好意思，我可受不了。

蘭芝（含淚）哥哥，事已如此，還有什麼話說。妹妹真是傻得很！哥哥既然不能賞一口飯給妹妹吃，妹妹又怎麼敢連累哥哥呢？且妹妹又是被出的女子，自然一切事要受哥哥的處分了！

蘭芳（狂喜撫掌）這才是我的妹妹，（以手加蘭芝眉）這多麼痛快！將來做一品夫人，夠多麼闊呀！連哥哥臉上都有光彩！我現在就去回答那王媒人，明後天就可以下定了。媽媽，妹妹，這有多麼快活！哈哈！妹妹你現在也不用哭了！

蘭芝（哭不可仰）哥哥當真要逼着妹妹……

蘭芳 難道說——妹妹——你還不願意嗎？

蘭芝（忍氣吞聲）妹妹敢不願嗎？妹妹能夠不願嗎？

蘭芳 哦？這像句話呢？

蘭芝 哥哥，在妹妹再嫁之前，還許妹妹再見仲卿一面嗎？

蘭芳 （掉轉臉去）嘿！人家把庚帖都還了你，你還好意思去見他的面。你願見他，只怕他還未必願意見你呢。

芝蘭母 其實見見也不妨。

蘭芳 好好。你們去見去。我都不管了。

蘭芝 呵呀！哥哥你千萬不要和妹妹生氣，苦命的妹妹，幾乎害得丈夫不能成全一個「孝」字。現在還忍心再害哥哥不能全孝嗎？哥哥你請放心，妹妹一定改嫁就是見仲卿的面，或是不見，都不相干，聽憑哥哥作主罷。

蘭芝母 孩子，你當真願意嫁了嗎？

蘭芝 （跪母前伏膝旁哭）可憐媽白養女兒一場，女兒沒有盡得一天的孝道，反累得媽天天爲女兒受氣，爲女兒操心。我如果爲媽媽的兒子……嚶！不孝的女兒，不知道還有幾天能依傍在媽的膝下。做女兒的苦呀！（起立作堅決狀）哥哥！請你不必多心，妹妹一定聽憑

哥哥作主，聽憑哥哥把我這個身子送到那裏去就是了。（憤憤欲下，走到門前，回頭看母一眼。）媽，女兒去了！（飲痛猝出）

蘭芝母 你和他好好的商量，不要氣苦了他。

蘭芳 誰欺負了他，你老人家只知道偏擁他，不知道兒子的苦處。

蘭芝母 噯！我待兒待女，都是一樣，那有偏護他的意思。

蘭芳 我們這一個門戶，將來是榮，是辱，是飛皇騰達，或是——噯！——全憑着這一個緊急

關頭。媽，你想他——妹妹——如果會到焦仲卿，仲卿如果沒有忘情於妹妹，這件事還能

成功嗎？所以依兒子的意思，（與母附耳低聲語）母連連點頭）……你看好不好？

蘭芝母 好，好！去辦罷！

蘭芳 可千萬不要告訴妹妹！（出門）（幕落）

第五幕 投河

〔佈景〕 空野（背景爲河）

（蘭芝自左上，掩面而泣，忽舉目四矚，歎息有聲。）

蘭芝 唉！世界這樣的大，竟不容我蘭芝立足嗎？什麼地方不是我的葬身之處呢？（說罷大哭如醉如狂，行路時亦傾欲跌。）（仲卿自右上，忽略蘭芝，面呈驚色，欲進又退。）

（蘭芝見仲卿來，馳前以手搭仲卿肩上哭訴。）

蘭芝 仲卿！現在的事情，你知道嗎？事到如今，仲卿！我這樣的辦法呢？我們從前相約的事，恐怕今生是萬萬做不到的了！

仲卿 你現在也不必假惺惺，恭喜你做了少夫人了！我焦仲卿還敢存什麼妄想嗎？唉！

蘭芝 仲卿，你現在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唉！你看（以手指水）那瀘江河畔就是我葬身之地了！但是那瀘江旁邊弔我的又是誰呢？（泣不可仰）

仲卿 得了嗎？什麼瀘江河畔？你的話我全都聽見了；你的意志我也全明白了。你下次也不必這樣的花言巧語哄騙我了！（說時卽下）（蘭芝扑地哭失聲，半晌起立，以巾掩面哭。）

蘭芝 你竟忍心到這個樣子嗎？唉！這也難怪你不信。但是我總不負你的。仲卿！我們今生見面機會恐怕沒有了！（內衣袋取出已成之信一封，帶看帶哭。）

蘭芝 仲卿這一封信，就是最後一次的說話了！（作躊躇狀）我想一個什麼方法，可以將這

封信送到仲卿那裏呢？

(牧童上)

蘭芝 牧童，請你將我這封信，送到焦仲卿那裏可以嗎？

牧童 可以！可以！（接書下）

蘭芝 仲卿，你看見這封信的時候，你也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但是當你看信的時候，恐怕

蘭芝已經是……葬身魚腹了！（哭作投河勢）（幕落）

第六幕 長恨

〔布景〕 書房

(仲卿自外入，將桌上的書紙筆墨一齊擲地。)

仲卿 好好好！蘭芝你真負我嗎？（哭伏桌上）蘭芝吓！

(季香入，驚異)

季香 哥哥，你怎麼回來了？怎樣了？

仲卿 (持妹手) 妹妹，我心裏痛得狠你——你——那嫂子被人娶了去了！

季香 哥哥——你怎麼會知道的？

仲卿 我怎麼會不知道，我親眼見了他穿了新衣衫，預備做新人去了。

季香 你見了他，他怎樣對你說的呢？

仲卿 他的話——妹妹——他的話——如今是不可信的了，他既穿了新衣衫預備做夫人了，還有真心的話嗎！

季香 你問他爲什麼要負心嗎？

仲卿 我爲什麼要問他，他哥哥已經把他的真情，一五一十的告訴我了。我那裏有這樣傻，那裏還有這臉（指臉）去問他！

季香 你不問怎麼能知道他心裏是怎麼樣呢？

仲卿 唉！他現在要作夫人了，還肯說心裏的話妹妹——你知道這東西（指口）長着做什麼用的。

季香 自然是說話用的。

仲卿 不對——這張嘴（指口）是專爲說慌用的。有嘴之人，沒有一個不說慌的。真正不說

慌的人，就是啞吧。妹妹——我今生再也不相信嘴裏面能說出心的話來了。我做了半世的糊塗人，到今天纔明白過來。壞！可惜我明白得已經遲了，已經受了人家欺騙了！

季香 哥哥，你今天究竟見了嫂嫂沒有！

仲卿 我怎麼沒有見他，沒有見他，我怎麼會知道穿新衣衫？

季香 嫂嫂怎樣說的呢？

仲卿 好妹妹！別再稱他嫂嫂了，他如今是夫人了，你是一個小小府吏的妹妹，配稱他嫂嫂！

季香 那麼他怎樣和你說的呢？

仲卿 他嗎，還不是那一套哄人的話？還是仲卿長，仲卿短的叫得怪親熱，甚麼「瀘江河畔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囉！甚麼「瀘江旁邊弔我的是誰」囉！妹妹——你想——到今日之下，還能受他的欺騙嗎？妹妹——千萬記好了，這張嘴是專爲說慌用的，但願將來你永不受人家的欺騙。

季香 我告訴媽去（入）

仲卿 蘭芝，你真負了我嗎？你的心好很呀！……

焦母（自內入）仲卿——你怎樣……你還說那賤東西做什麼？好天好地的哭什麼！（撫其背）

仲卿（起立讓母坐）媽媽，怎樣又驚動你老人家，

焦母 孩子呀！你爲什麼傷心，這樣的傷心，告訴媽，到底爲了甚麼事？

仲卿（拭淚）兒子——兒子沒有傷心，（不禁落淚）你竟負了我嗎？

焦母 什麼話，誰負你，快說！

仲卿 沒有人負我。兒子說——說錯了。今天因爲做錯了事體，府君責備我，所以兒子心裏有點難受。

焦母 傻孩子……你騙媽媽嗎？府君是最愛你的，決不會——決不會罵你。好兒子告訴媽，真的是爲了甚麼事？

仲卿（強微笑）媽媽不信兒子嗎？真的。（淚下背面拭淚）唉！你真負了我嗎？蘭——

蘭——你真負了我嗎？媽媽，兒子不說謊，不傷心，兒子笑了。（冷笑）

焦母（驚怒）什麼「蘭」？你說什麼？蘭芝那賤東西嗎？

仲卿 不……不對，兒子說他幹什麼？（淚如雨下）

焦母 不是嗎？那種賤貨想他做什麼？那賤東西那裏還記得我的好兒子……況且他現在已配給——東城太守，已經娶他做兒婦，你還念着他嗎？傻孩子……他早不和你一心了，你現在才知道他負你嗎？

仲卿 媽呀，沒有——你真忍心——可憐我一人，

焦母 空房的苦，我也知道，（拭淚）像我們這等人家，還怕沒有媳婦嗎？東家的羅敷，生得多少麼好。不像那賤貨——現在已經託人去說，不久就可以娶去了。好孩子，不要再想賤貨了。媽媽心裏難受呀？你不要為那賤東西嘔壞了身體——你的媽媽如今就只有你一個孩子。別來扎媽的心呀！

仲卿 媽媽不要傷心——兒子錯了。（跪下）請媽媽饒了兒子吧！唉！蘭——我一世不忘的——不再——你真負我——

焦母 （拉仲卿起）

（送信人送書上卽下）

季香（接信）「焦仲卿」哥哥，嫂嫂來了信了。

仲卿（搶信）讓我，妹妹（焦母奪去）讓我——我的蘭芝——讓我——媽媽——（看信）

蘭芝，你竟死了嗎？原來是我負了蘭芝了！（暈倒）

焦母（大哭）我的兒子，你快醒吧？媽媽在這裏。你爲什麼這樣啊？快醒過來呀！快回來呀！季香，快倒茶來！

季香（端茶）哥哥喝茶……哥哥怎麼不答應呀（看看）媽媽——死了，嫂嫂死了，哥哥——快回來罷（哭）

焦母 我的兒子呀，我害了你，我害死了蘭芝！你快回來吧？好孩子你不要媽媽了嗎？

仲卿 哎喲！（微音）哎喲（大聲）蘭芝……蘭芝你等一刻兒，我就來了。我們相見的時候不遠了。我們自由的時候到了！（暈倒，焦母季香大哭）幕漸漸落。

焦母 我的好兒子呀，你竟然捨却你的母親嗎？噯呀！我親手殺了我的好兒子！我親手殺了我的好媳婦了！（幕落）

（北京女子師範所演劇本）

蘭芝與仲卿

(熊佛西)

全劇登場人物

焦母

仲卿

蘭芝

季香

獨幕劇

〔布景〕

焦宅，一個中產階級的客廳。開幕時焦母正在吸煙。

季香

媽媽，怎麼哥哥現在還沒回來？

焦母

也許快要回了。其實他回不回，與我倒沒有什麼關係，唉！你哥哥現在比不得從前了！

季香 怎麼比不得從前了！

焦母 從前他沒娶媳婦，總是和你媽媽吃，和你媽媽睡，整天的媽媽長，媽媽短，無論怎麼啦，亦不肯離開你媽媽一步。哼，殊不知自從討了這個賤東西，就把你的媽媽忘到九霄雲外了！只要你哥哥從外面回來，那個賤東西就吸他到房裏去了。我差不多見不到他的面，這真叫着『討了媳婦不要娘』唉！

季香 媽媽，我看您不必爲這點小事生氣。假如您不樂意哥哥一回來就躲到嫂嫂房裏去，那麼哥哥今天回來您就坐在這兒截住他，不准他再到嫂嫂房裏去就得了！

焦母 對！我就坐在這兒等他！孩子，還是你好，媽媽只指望你了！你千萬不可像你的哥哥！就是你出了閨，亦不要忘了你的媽媽，你應該三不三來看看你的媽媽！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請放心罷，我是永遠不願離開媽媽的！

焦母 這才是孝順的好孩子！你瞧，你的爸爸去世這麼早，只剩下咱們娘兒三個。可憐我費盡了辛苦，好不容易才把你們兄妹教養成成人。那知道你的哥哥自從討了媳婦，就變了心！把你的媽媽簡直當着路傍人，唉，這叫做媽媽的怎不寒心！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不必把些事情放在心裏。我想哥哥今天回來，決不會一進門就到嫂房裏去！媽媽不是叫嫂嫂做點心去了嗎？怎麼點心還沒做得？您餓了吧，媽媽——讓我到廚房去瞧瞧，恐怕嫂嫂又在那裏睡着了？

焦母 唉，我真不知是那一辈子造的孽，討了這樣一個賤東西做兒媳！

季香下，焦母吸烟片刻季香上。

季香 我說怎麼點心到現在還沒得呢，原來嫂嫂又坐在廚房裏睡着了！

焦母 這個賤東西大概是前生沒有睡醒，這生到我家裏來還她的瞌睡債。看起來她日夜忙，其實她無時無刻不在偷懶睡覺，你瞧，她三天紡織五疋布，那布呀，可憐，織得簡直等紗差不多！

季香 此外亦沒有什麼事，洗洗衣服作作飯罷了，我不知道嫂嫂怎麼這麼些瞌睡？

焦母 可憐，她洗的衣服那就不用說了！你瞧我這身上的衣服，那裏像洗過的，簡直比放在水裏滾的了還不如。唉，你別提了罷，越提我越生氣！

季香 好，咱們別說了罷。我叫嫂嫂拿點心來。嫂嫂！嫂嫂！趕快拿點心來罷！媽媽餓了呢！

蘭芝上。

蘭芝 媽媽！您餓了啦吧？點心還沒得呢？

焦母 點心還沒得！你……你……你存心要餓死我麼？餓死了我，你就稱心麼？餓死了我，你就好一心一意的迷死我的兒子麼？我把你這賤婆娘！原來你想餓死我呀！

季香 嫂嫂，你還站着幹嗎？還不趕快去拿點心來給媽媽吃！

蘭芝下。

季香 真是難怪媽媽要生氣：明明瞧着媽媽餓了，她還站在這兒，不拿點心！

焦母 哼！你媽媽真是不知前生作了什麼惡，所以這生來受這種冤枉氣！

蘭芝端上一盤點心，戰戰兢兢的放在焦母面前。焦母一雙老眼仍是不住的釘着蘭芝。

焦母 見了你這個鬼樣兒，我就有氣！

季香 媽媽請別生氣。點心涼了！

此時蘭芝倒茶，季香搥背。焦母拿起筷子來剛剛嚐了一口點心，即將全盤砸地。

焦母 原來你這個賤東西想毒死我呀，所以存心把夾生熟的點心給我吃！哦！原來你早就

存心要謀死我！原來你嫁到我家裏來，是要存心間離我們母子呀！原來你存心要拿夾生熟的點心來毒死我呀！

蘭芝跪下哭，

蘭芝 媽媽！媳婦因為剛才媽媽催急了，所以慌慌張張的將點心端出來了；那知沒有蒸透，這實在是媳婦的罪過。請媽媽饒恕媳婦這次，下次決不敢這樣的慌張！

焦母 你慌張了！你慌張了！你索性拿生的來給我吃，豈不更省事嗎？你這賤東西！你馬上替我滾滾！你替我馬上滾！我要有什麼用呀！你以為你可以迷住我的兒子，你少做點夢罷！我的兒子還是我的，你以為你迷住了我的兒子嗎？還沒呢！我有了兒子，還愁沒有媳婦嗎？你替我滾！馬上替我滾！

焦母 季香，你攙我進去！我不能看見這個賤東西！真是氣死我了！

蘭芝 媽媽！媽媽！請你老人家饒了媳婦這一次，下次下次媳婦……媳婦再也不敢了！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

季香攙着焦母下。蘭芝哭，仲卿上。

仲卿 蘭芝，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哭呀？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蘭芝 ……………

仲卿 你說話呀，怎麼不開口呢！我知道了，大概你是嫌我今天回來遲了，對嗎？其實，蘭芝，這你應該原諒我，我的心何曾不是等你樣，時時刻刻惦着你？我何曾不想早點回來看你，無奈，蘭芝！爲生活所逼迫，不得已離開你到外面去謀生，你應該原諒我這種苦衷才是？

蘭芝 ……………

仲卿 怎麼？你怎麼越哭越傷心了！你究竟爲什麼這樣的傷心？哦，我知道了！莫非你今天又和季香鬧脾氣了？其實季香完全是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就是她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做嫂嫂的應該原諒她才是。別哭了罷！她一個小孩子，你何必和她計較呢？

蘭芝 ……………

仲卿 我的蘭芝？你別急壞我了罷！你究竟爲了什麼？你別老是哭着不開口呀！你知道我一個月只能回來一次，你見了我，不但不喜笑顏開，你反倒哭哭啼啼？

蘭芝 我……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來，我過的日子簡直比牛馬還不如……牛馬有時還得

歇息——我簡直不是人，我是牛馬，我是豬，我是狗！我簡直不是人，喔——喔——喔……

仲卿 我知道了。大概媽媽今天又對你使脾氣了！其實媽媽是年紀來了的人，就是她老人家有時氣來了罵了你幾句，你應該着長輩的面上看，容忍下去，就是打了你幾下，你亦應該挨到總之，媽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應該原諒她！

蘭芝 她老人家打我罵我，我總是容忍着，從來沒有半句怨聲，我總以為做兒媳的應該孝順公婆。那知今天……今天……

仲卿 今天——今天怎樣呀？

蘭芝 她：她：今天：今天要：要：趕：趕我回家去：喔：喔：喔——

仲卿 她老人家今天要趕你回家去？

蘭芝 仲卿，你想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是那點錯了呀？牛馬不能做的，我得做；豬狗不能吃的，我得吃，還要我怎樣呀？仲卿！譬如今天的事，她老人家說一聲餓了，我馬上就去做點心；那知我剛一到廚房，她老人家就逼着我要點心。請問仲卿！我又不是神仙，我怎麼一會兒就能變出點心來？她老人家爲了這點小事要趕我走，請你拿定主意罷，仲卿！假如你說一

句要我走，我馬上就走！只要你說一句，仲卿！我只要你說一句，仲卿！

仲卿 我是絕對不能讓你走的！我想媽媽不過是一時的氣忿！她老人家亦決不會趕你走的！

蘭芝 不！她老人家已經決定要趕我走！難道媽媽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仲卿 因為我們知道媽媽的脾氣，所以我們做晚輩的應該原諒她。你亦不必傷心，這不過是媽媽一時的氣。待她老人家氣消了，亦就沒事了。媽媽現在在裏面麼？讓我進去替你講個情面，包管沒事了！

蘭芝 仲卿，你別癡了罷。我知道今天的面情是講不過來的！

仲卿 那裏話！像這芝麻大的一點事兒，難道媽媽還會存在心裏嗎？我去，我現在就去！

蘭芝 仲卿，你最好不要去！

仲卿 這沒有什麼。你不要傷心，包管媽媽不會趕你走！

仲卿下。蘭芝收拾剛才的點心。

焦母 在內哦！原來你的心還向着你的媳婦！我今天非要她滾不可！我非要她馬上滾不可！

原來還是媳婦好呀！我非要她馬上滾不可，看看你把老娘怎樣！

仲卿垂頭喪氣的上。

蘭芝 仲卿，怎樣呀？

焦母上。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我是那一點待虧了你，你刁唆我的兒子來給我搗麻煩？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哦！你居然在我的兒子面前刁唆是非！好不要臉的東西！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好不要臉的東西！

季香上。

季香 媽媽不要生這些冤枉氣罷！還是進去歇一會兒！

焦母（向仲卿）畜牲！你拿點天良出來罷？你要是心目中還有我這個老娘，你就馬上替我把這個賤東西趕出去！你拿點天良來罷，牲畜！

季香攙着焦母下。

蘭芝 仲卿，你究竟打算怎樣！媽媽已經決心要趕我走！你說話呀！怎麼老不開口！

仲卿 唉！：

焦母 (在內)她不走，老娘就走！看看是老婆要緊，還是娘要緊！看看這個畜牲有無天良！

仲卿 唉！事到如今，真叫我左右爲難！她老人家是我的慈母？你是我的愛妻！

蘭芝 仲卿，我看你還是把我趕走罷？我走了，你們母子就可和好如初了！都是我的不好，所以才鬧得你們母子衝突！

仲卿 你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我怎捨得讓你走，蘭芝？

蘭芝 當然我亦捨不得你，不過媽媽現在一定要趕我走，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仲卿 唉！真是叫我左右爲難！

蘭芝 我勸你不要吞聲吐氣，還是趕我走罷？我走了，什麼事情都沒了。況且爲人子者最要緊的是孝！

仲卿 蘭芝，你果真，要成全我的一片孝道麼？

蘭芝 仲卿！只要爲了你，我赴湯蹈水都願意！只求你不要忘了我的這顆心！

仲卿 既如此，蘭芝！

蘭芝 怎麼樣，焦郎？

仲卿 那麼我只好請你暫時離開這裏幾天，等到媽媽的氣平息了，我再來接你！來！

焦母 (在內) 季香！你去看看，看看那個賤東西滾了沒，叫她替我馬上滾！

仲卿 唉！

蘭芝 焦郎，那麼我去取一點隨身應用的東西罷？

仲卿 蘭芝，你真打算離開我走麼？

蘭芝 不走，又怎麼辦呢？

仲卿 唉！

蘭芝下。季香上。

季香 哥哥！嫂嫂走了麼？

仲卿 她走不走，干你什麼事？

季香 哥哥爲什麼拿我來生氣，又不是我要嫂嫂走，這完全是媽媽的意思。哼！一個男子大

丈夫連自己的媳婦都管不了，還要拿別人來出氣！

仲卿 你說什麼？

季香 我說我怕老婆！

仲卿 你再說：

季香 我說我怕老婆！我說我怕老婆！我說了，你把我怎樣？你把我怎樣？

仲卿 你再說，我要打你的嘴巴！

季香 『怕老婆！』『怕老婆！』我說了！我說了！你打你打！

仲卿氣極，打了季香一個耳光。季香哭往裏面去。蘭芝上。

蘭芝 仲卿，那麼我現在要走了。我這條腰帶是我自己親手繡的，綿綿情意都深深的藏在

這裏面。假如你一日沒有忘記我，希望你一日別離棄這條腰帶。

仲卿 蘭芝！你真要走了麼？你真捨得拋棄我麼？蘭芝？

蘭芝 仲卿！這是那裏話！我怎捨得拋棄你？不過是沒有法，媽媽要趕我走，我不能不走！其實

我這一次暫時離開你，亦是爲了你；不然，就是媽媽打死我，我亦不願離開這裏。

仲卿 你既是不願離開我，你現在就不應該離開我！

蘭芝 焦郎！你現在少癡一點罷！你想媽媽既是打定主意要我走，我怎能不走呀？就是你現在不願意我走，你亦不能止住媽媽不趕我走！

仲卿 我不讓你走，媽媽決不敢趕你走！因為你是我的，不是媽媽的！

蘭芝 焦郎！你這會兒爲什麼這樣的發狂！

仲卿 我決不讓你走！我至死不讓你走！

季香仍是哭着與焦母同上。

焦母 你這畜牲！你居然爲了媳婦打起妹妹來了！你好狠的心！老娘就是這一個季香，你還容不得嗎？你現在乖乖的馬上叫你媳婦滾，你不叫她滾，老娘就死在你面前！

焦母撞入仲卿懷中，仲卿忙跪下。

仲卿 媽媽！孩兒決計叫蘭芝走；但求你老人家不要生氣！

焦母 馬上叫她滾！

仲卿 媽媽！

焦母 什麼媽媽，你馬上叫她滾就得了！

仲卿 媽媽！

焦母 乾脆叫她滾就得了！

蘭芝此時亦跪下。

蘭芝 媽媽！請您饒了媳婦這次，倘若媳婦下次出了什麼差錯，再請媽媽趕媳婦走！

仲卿 就請媽媽饒了她這次罷！

焦母 哦！原來你的心還在媳婦身上呀！把媽媽的話簡直當着耳邊風好罷，既是如此，我活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指望呢！

說話之間，焦母又往仲卿懷裏撞去。

仲卿 請媽媽不要生氣，孩兒馬上叫蘭芝走就得了！蘭芝你……你……你還不……還不馬上替我走！媽媽叫你走，你怎能不走？

仲卿口裏一方面叫蘭芝走，但臉上又向蘭芝示意，叫她不要走！

焦母 好了！現在你的丈夫亦要你滾了，看看你滾不滾！季香，上裏面把這個賤東西的庚帖拿來！

季香下。

焦母 孩子，你起來罷！只要你乖乖得聽媽媽的話，媽媽怎忍心對你生氣呢？

仲卿起立。季香上。

焦母 這是你的庚帖。你再拿去改嫁，你再去害別人的兒子罷！

焦母將庚帖投地，蘭芝拾起。

蘭芝 焦郎！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

仲卿 蘭芝！

焦母 你還不替我滾！你還不替我滾？

蘭芝 焦郎！焦郎！

焦母 還有臉在這兒，「焦郎」「焦郎」？你還不替我趕快滾！

蘭芝 焦郎！我走了！焦郎！我走了，你放心，焦郎，我這輩子決不會負你！你放心，焦郎！媽媽，我走

了！

焦母 誰是你的媽媽？

蘭芝 希望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妹妹我要走了！

焦母 你還不趕快替我滾，你還在這裡麻煩些什麼？

蘭芝 焦郎！我走了，我走了！只要你不負我？我走了！焦郎！我走了，焦郎！

焦母 少肉麻點罷！

蘭芝 唉！

蘭芝下。仲卿放聲大哭。焦母撫摩着仲卿的頭髮，幕落。

國文研究讀本 孔雀東南飛

六八

002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國文研究讀本

項羽本紀

司馬遷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

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一）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都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

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一一)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其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

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二)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鄼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

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五）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閑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

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

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六）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

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

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七）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

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

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

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八）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九）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

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歇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

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徙楚救趙，因徙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後共救趙，因徙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徙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十）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遊。』乃使使徙義帝長沙；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

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十二)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

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遣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十二）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大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十二）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

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

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樞公。（十四）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

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十六）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蕲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信任之。（十七）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十八）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滎夏

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
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
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唯
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
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唯陽以
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
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
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十九）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
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

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

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一一〇)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一一一)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

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一一）

作者小史

司馬遷，字子長，漢夏陽人，卽今陝西韓城縣。其生平行蹟，自生長耕牧，讀書，遊歷，奉使，爲太史令，造歷，作史記，諸事，皆見其自叙中。自謂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適使返，見父於河洛之間。卒三歲，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元前一〇四）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於是論次其文。七年，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身毀不用矣。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史記太史公自序）蓋遷生平事績，約可分爲三期，幼而學，壯而游，晚而著述自娛。班固謂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在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元前七三——四七）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元後九——二三）求封遷後爲史通子。（漢書司馬遷傳）然生卒年月絕不可考。王鳴盛始以其行事推之，謂生在漢景帝中，卒於昭帝初。（十七史商榷）卽西元前一四九至八七年間，約六十餘歲云。王國維謂：生景帝中五年（元前一四五）其卒年絕無可考。惟據漢書宣帝紀載武帝後元二年，遣使盡殺長安獄囚，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云云。案續漢書百官志知內謁者令卽中書謁者令，亦卽中書令。然則其時遷已不在中書，計當前卒矣。大約遷之年代與武帝相終始也。

環境與著述

遷之年代，後左丘約四百年，此四百年間之中國社會，譬之於水，其猶經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後，乃匯爲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於統一。政治則革閱閱而歸獨裁。學術則倦貢新而思竺舊。而遷之史記，則作於其間。遷之先，既世爲史官，遷襲父談業，爲漢太史，其學蓋有所受。遷之自言曰：余所謂述故事，整理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其實遷之作史，雖有借助於社會政治方面，而襲父爲史官，乃爲根本要點。當漢之初，非史官不得著史，卽能私著，取材尤艱，決不能爲此偉大著作。知幾論史，嘗羨遷得時之隆，一則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再則曰：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三則曰：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俱史通忤時）蓋能出自一家，則著述有主，而無闕筆相現，含毫不斷之蔽。載筆爲博，則無煩探詢，而免視聽不該，簿籍難見之蔽。指歸咸別，則體統自殊，而無其令難行，通

從何在之蔽。加之世爲史官，淵源深遠，幾何不成其爲傑出之書乎。

雖然，得時隆矣，苟作者無高超之才，卓越之識，則又烏能執筆而爲之乎。遷之才，良史之才也。然其所以得成此良史者，蓋有三因，一曰游歷，二曰全孝，三曰孤憤是也。

遷好游歷，足跡徧天下，其所經行之地，見於本書者，如至空同，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史記五帝本紀）登廬山，觀九江，至會稽大滄，上姑蘇望五湖，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潔洛渠，瞻岷山及離碓，自龍門至湖方。（河渠書）適齊，自泰山屬琅邪，北被於海。（齊太公世家）適故大梁之墟。（魏世家）適魯，觀仲尼廟堂。（孔子世家）登箕山，觀許由家。（伯夷列傳）過薛，觀其閭里。（孟嘗君列傳）過大梁之墟，求問夷門。（信陵君列傳）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春申君列傳）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屈原賈生列傳）適北邊，觀蒙恬爲秦築長城亭障。（蒙恬列傳）如淮陰，視漂母家。（淮陰侯列傳）適豐沛，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樊鄴滕灌列傳）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鄆薛彭城，過梁楚，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筇笮昆明（太史公自序）等。吾儕試取一地圖，按今地施朱線，以考遷游踪，則知當時全漢版圖，除朝鮮，

河西，嶺南諸新開郡外，所歷殆徧矣。遷之史學，皆取諸親自聞見者爲多，故其記錄翔實，無嚮壁虛造之弊。顧炎武謂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日知錄）蓋深得力於游歷之助。蘇轍謂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殆其小焉者耳！

遷承父志，殫心著撰，以至孝也。其自序言之甚詳。其述父之願命曰：太史公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涕流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太史公自序）此等遺囑，最足動人子之心情，沒齒不能忘者也。故遷撰史記一書，常以其父之言爲懷。如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至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又曰：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求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所言，罪莫大焉。又曰：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散舊聞，此皆足表其撰述之意，爲全孝志，故壺遂以爲紹春秋而作，而遷則曰唯唯否否，不然而君比之春秋謬矣。（俱見太史公自序）

夫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若能專司其事，則人思自勉，書可立成，固矣。然有意外之變，則雖能專其事，亦不免遷延者矣。而遷則自遭李陵之禍，益說其著述之心，其報任少卿書云：僕雖怯栗，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淇溺縲綬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聖賢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散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廢之理，凡百三十篇。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依漢書司馬遷傳引）懷孤憤之情思，嘆世變之無常，而益促成其爲絕學焉。

史記組織

晃公武曰：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掬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郡齋讀書志）案遷自述其編次云：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

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敵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太史公自序）



本紀十二，自五帝本紀至孝武帝本紀，所謂上起軒轅，下暨天漢是也。其三皇本紀，附於卷末，則唐司馬貞所補。

- 本紀第一……………五帝……………卷一
- 本紀第二……………夏……………卷二

本紀第三……………殷……………卷三

本紀第四……………周……………卷四

本紀第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卷五

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卷六

本紀第七……………項羽……………卷七

本紀第八……………漢高祖……………卷八

本紀第九……………呂太后……………卷九

本紀第十……………孝文帝……………卷十

本紀第十一……………孝景帝……………卷十一

本紀第十二……………孝武帝……………卷十二

年表十，自三代世系至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然其間亦有「世表」「月表」之別。

年表目次

年表第一	三代世表	卷十三
年表第二	十二諸侯	卷十四
年表第三	六國	卷十五
年表第四	秦楚之際月表	卷十六
年表第五	漢興以來諸侯	卷十七
年表第六	高祖功臣侯	卷十八
年表第七	惠景間侯者	卷十九
年表第八	建元以來侯者	卷二十
年表第九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	卷二十一
年表第十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卷二十二

八書自禮書至平準書，論者謂世本作篇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畫，器用，藝術之原，即太史公八書所本，後世諸志之祖。（史目表）

八書第一	禮	卷二十三
八書第二	樂	卷二十四
八書第三	律	卷二十五
八書第四	歷	卷二十六
八書第五	天官	卷二十七
八書第六	封禪	卷二十八
八書第七	河渠	卷二十九
八書第八	平準	卷三十

八書目次

世家三十，自吳太伯世家至三王世家，約舉如次。世家第一（吳太伯）二（齊太公）三（魯周公）四（燕召公）五（管蔡）六（陳杞）七（衛康叔）八（宋微子）九（晉）十（楚）十一（越王句踐）十二（鄭）十三（趙）十四（魏）十五（韓）十六（田敬仲完）十七（孔子）十八（陳涉）十九（外戚）二十（楚元王）二十一（荆燕）二十二（齊悼惠王）二十三（蕭相國）二

十四(曹相國)二十五(留侯)二十六(陳丞相)二十七(絳侯)二十八(梁孝王)二十九(五宗)二十(三王)

世家目次

- 世家第一至十六……吳太伯至田敬仲完……卷卅一至四十六
世家第十七至十八……孔子與陳涉……卷四十七至四十八
世家第十九……外戚……卷四十九
世家第二十至三十二……楚元王至齊悼惠王……卷五十五至五十二
世家第二十三至二十七……蕭相國至絳侯……卷五十三至五十七
世家第二十八……梁孝王……卷五十八
世家第二十九……五宗……卷五十九
世家第三十……三王……卷六十

列傳七十，自伯夷列傳至太史公自序，約舉如下。列傳第一(伯夷)二(管晏)三(一)老子(二)莊子(三)申不害(四)韓非)四(司馬穰苴)五(一)孫武(二)吳起)六(伍子胥)七(仲尼弟子)八(商君鞅)九(蘇秦)十(一)張儀(二)陳軫(三)犀首)十一(一)樽

里子(2) 甘茂(3) 甘羅(12) 穰侯(13) (1) 白起(2) 王翦(14) (1) 孟軻(2) 淳于髡(3) 慎到(4) 騶奭(5) 荀卿(15) 孟嘗君(16) (1) 平原君(2) 虞卿(17) (信陵君) 十八(春申君) 十九(1) 范雎(2) 蔡澤(20) 樂毅(21) (1) 廉頗(2) 藺相如(3) 趙奢(4) 李牧(22) 田單(23) (1) 魯仲連(2) 鄒陽(24) (1) 屈原(2) 賈誼(25) 呂不韋(26) 刺客(1) 曹沫(2) 專諸(3) 豫讓(4) 聶政(5) 荆軻(27) 李斯(28) 蒙恬(29) (1) 張耳(2) 陳餘(30) (1) 魏豹(2) 彭越(31) 鯨布(32) 淮陰侯(33) (1) 韓王信(2) 盧縮(34) (1) 田儋(2) 田橫(35) (1) 樊噲(2) 酈商(3) 夏侯嬰(4) 灌嬰(36) (1) 張蒼(2) 周昌(3) 任敖(4) 申屠嘉附(1) 韋賢(2) 魏相(3) 邴吉(4) 黃霸(5) 韋玄成(6) 匡衡(37) (1) 酈食其(2) 陸賈(3) 朱建(38) (1) 傅寬(2) 靳歙(3) 周繇(39) (1) 劉敬(2) 叔孫通(40) (1) 季布(2) 爰布(41) (1) 袁盎(2) 鼂錯(42) (1) 張釋之(2) 馮唐(43) (1) 石奮(2) 衛綰(3) 直不疑(4) 周文(5) 張敖(44) (1) 田叔(子仁) 附任安(45) (1) 扁鵲(2) 倉公(46) 吳王

- 漢(四十七)(1)竇嬰(2)田蚡(3)灌夫)四十八(韓安國)四十九(李廣)五十(匈奴)
五十一(1)衛青(2)霍去病附公孫賀等十六人)五十二(1)公孫弘(2)主父偃)
五十三(南越尉陀)五十四(東越)五十五(韓鮮)五十六(西南夷)五十七(司馬相如)五
十八(1)淮南厲王(2)淮南王安(3)衡山王)五十九循吏(1)孫叔敖(2)子產
(3)公儀休(4)石奢(5)李離)六十(1)汲黯(2)鄭當時)六十一儒林(1)申公
(2)轅固生(3)韓生(4)伏勝(5)董仲舒(6)胡毋生)六十二酷吏(1)郅都(2)寧
成(3)周陽山(4)趙齊(5)張湯(6)義縱(7)王溫舒(8)楊樸(9)減宣(10)杜周)
六十三(大宛附烏孫等五國)六十四游俠(1)朱家(2)劇孟(3)郭解)六十五佞倖
(1)鄧通(2)韓嫣(3)李延年)六十六滑稽(1)淳于髡(2)優孟(3)優旃附(1)
東方朔(2)東郭先生(3)王先生(4)西門豹)六十七日者(司馬季主)六十八龜策六
十九貨殖(1)范蠡(2)子貢(3)白圭(4)猗頓(5)卓氏(6)程鄭(7)宛孔氏(8)
師史(9)任氏)七十太史公自序

列傳一至二五……………伯夷至呂不韋……………卷六一至八五

列傳第二六……………刺客……………卷八十六

列傳二七至四九……………李斯至李廣……………卷八七至一〇九

列傳第五十……………匈奴……………卷一百一十

列傳五一至五二……………衛青至主父偃……………卷一百十二

列傳五三……………南越……………卷一百十三

列傳五四……………東越……………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五五……………朝鮮……………卷一百十五

列傳五六……………西南夷……………卷一百十六

列傳五七至五八……………司馬相如至衡山王……………卷一一七至一一八

列傳五九……………循吏……………卷一一九

列傳六十……………汲黯鄭當時……………卷一二〇

列傳六一……………儒林……………卷一二一

列傳目次

列傳六二	酷吏	卷一二二
列傳六三	大宛	卷一二三
列傳六四	游俠	卷一二四
列傳六五	佞幸	卷一二五
列傳六六	滑稽	卷一二六
列傳六七	日者	卷一二七
列傳六八	龜策	卷一二八
列傳六九	貨殖	卷一二九
列傳七十	太史公自序	卷一三〇

以上諸目敘意，俱見太史公自序中。四庫全書考證云，監本作本紀卷一十二年表卷一十八，八書卷八，世家卷二十，列傳卷七十，按十表中有世表，有月表，今日年表卷一十，其謬可知也。卷一十二卷一十，則是第十二卷第十卷也。八書卷八，更不可通。蓋坊賈所以傳謬至今者。

且司馬遷報任安書云，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更爲確據。（鄭鶴聲史漢研究）

項羽的時代背景

秦代農業及工業採掘業的發達，使商業交易增加，也就使商業資本蓄積。商業資本發達，促進農民的破產。農民的耕地便爲大地主豪商所收買。農民或賣身爲奴隸，或變化爲佃農，或轉死於溝壑。長期徭役更使他們荒廢田疇，陷入窮困。一朝犯罪，謫戍遠方。到了二世時代，政策混亂，農民的謫戍已沒有限制。長工陳勝遂於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揭竿起事。九百人蜂起之後，不久便收兵數十萬。小吏劉邦以沒有身家被都市無產自由民及豪民推爲首領，頃刻得衆數千。

楚的殘餘貴族項梁項羽以豪家子弟七千起兵。齊的商人貴族田氏，韓趙魏貴族的餘孽，也都乘勢反秦。秦遂滅亡。農民無產者軍事首領集團於秦亡之時，與貴族血戰七年，貴族遂崩壞，劉邦稱帝。這是公元前二〇二年的事。

在西漢初年，承農民與貴族鬥爭之後，都市破壞，農村凋敝。項羽這貴族集團既敗，土地分配於農民，豪富遷徙於關內。農業生產力逐漸恢復，並且進步。獨立小農的發達，使農村有貧富分化的情形。農產物交換的發達，促進商業的發達。商業資本的發達，又使小農的多數趨於破產，而少數變為地主。同時耕地又向商人集中。西漢封君的輕稅政策，只是給地主發達最好的條件。對商業的放任政策終於使商人兼併農民。封君因稅入漸多而生活豪奢，收入不敷支出，則封君便只有負債。當時的富商大賈，就是他們的債權者了。

封君衰落則中央的大權逐漸集中於君主。地方的權力也逐漸轉移到中央政府派遣的守令之手。中經吳楚七國之役，諸侯王始喪失支配地方的政治權力。（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二冊）

註釋

下相 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宿遷縣西。

羽 索隱曰：按序傳，籍字子羽也。

季父 索隱曰：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

項燕 王翦，秦平陽人。於秦始皇二十四年攻荆，破荆軍。荆王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索隱曰：

此云爲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不同者，蓋燕爲王翦所圍，逼而自殺，故不同也。

項 古項氏國，漢置項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見括地志。

櫟陽逮捕 櫟，音藥。櫟陽，古地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逮，及也。此句謂梁有罪，爲櫟陽

縣所逮錄也。

大澤中 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

斬 音機，今安徽宿縣。

獄掾 掌獄之官也。

已 止也，息也。

曹咎 秦人。後項羽以爲海春侯，大司馬，守成皋，漢軍擊破之，咎自剄汜水上。

會稽守 秦時未言太守。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楚漢春秋：會稽假守毋通。

假，兼攝之也。

司馬欣 秦人爲塞王。欣降復叛。漢初破楚軍成臯，欣自剄死。

眴 音舜。動目而使之也。

可行矣 陽謂可行尋桓楚，而陰謂可行殺守之時也。

擊殺數十百人 此不定數也。自百以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數十百。

懼 說文云：懼，失氣也。音摺。

吳中 江蘇吳縣，古稱吳中，春秋時爲吳國都，故云。

繇役 與徭役同。古力役之征，曰徭役。

部勒 統率也。

會稽 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

浙江 水名。卽今之錢塘江。或謂以其多曲折，故曰浙江，又曰之江。上游有二源：北曰新安江，

南曰蘭江。

旃矣 言滅族也。

陳涉 秦陽城人，名勝。與吳廣起兵，自立爲王。後爲其御莊賈所殺。

江西 謂長江以西。

誠 命也。告也。

部署 分部而署置也，卽位置之意。

校尉侯司馬 校尉，將兵者；侯，軍侯，主偵敵；司馬，主軍政賞罰。

裨將 裨音卑，小也。裨將，猶言偏將。

徇 略也，凡言徇地，猶言略地。

廣陵 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陳王 卽陳涉。

下 以兵威服之曰下。

且 將也。

上柱國 上卿官，猶相國也。

東陽 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

異軍蒼頭特起 蒼頭謂士卒以青布裹其頭，特起猶言新起。異軍蒼頭特起者，言與衆異也。

黥布蒲將軍 黥布姓英，後以罪被黥，故名黥布。項羽封爲九江王。蒲將軍姓蒲，失其名。

下邳 秦縣名，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

秦嘉 廣陵人。

景駒 楚族，姓景名駒。

彭城 秦縣名，今江蘇銅山縣。

倍 同背，反也。

胡陵 在今山東魚台縣東南。

梁 古地名，卽大梁，今河南開封縣，戰國魏所都。

章邯 秦將，楚封爲雍王。

栗 秦縣名，在沛，今屬江蘇徐海道。

薛 地名，戰國時孟嘗君封邑，故城在山東滕縣西南。

襄城 秦縣名，今河南襄城縣。

沛公 卽漢高祖，高祖起兵於沛，衆共立爲沛公。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

居鄆 今安徽鄆縣。地理志：居鄆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

陵人。

說 音稅，游說也。

懷王入秦不反 謂楚懷王受秦襲之欺，入秦而不能歸也。詳見史記屈原列傳。

楚南公 楚國南方老人也。虞喜志：沐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

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也。

三戶 王荆石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

又杜預謂爲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

蠶起 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

立以爲楚懷王 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

盱台 今安徽盱台縣。盱，音吁。

亢父 音剛甫。戰國時齊邑，秦置縣，故城在今山東齊甯縣南。

司馬龍且 司馬複姓，且，足於切。

東阿 今山東陽穀縣之阿城鎮。阿，厄歌切。

趣 音促，催促也。

與國 相與交善之國，爲與國。

市 相貿易以利也。

城陽 今山東莒縣。

定陶 今山東定陶縣，

雖邱 今河南杞縣。

李由 李斯之子。

外黃 今河南杞縣東。

宋義 漢人。楚令尹，從項梁伐秦。

卿子冠軍 卿，一作慶。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

鉅鹿 戰國趙邑，秦縣名。今直隸平鄉縣。

高陵君顯 高陵，地名，顯，人名。

陳留 秦縣名，今河南陳留縣。

呂臣 楚懷王將。

傷 音唐。秦縣名，今江蘇陽山縣。

趙歇 趙王歇也，楚封爲代王。

陳餘爲將 陳餘大梁人，時稱爲成安君；但此時陳餘未入鉅鹿，故此四字爲衍文。

張耳 大梁人，初爲趙相，後奔漢，與韓信共破趙，漢封爲趙王。

王離涉間 皆秦將，王離爲王翦之孫。

徵 兆也。

搏牛之蝱二句 蝱，牛蝱也。蟻蝱，小虫也。言蝱大在外，虱小在內。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之

蝱，而不能破其內之蝱虱。喻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

罷 音義皆同疲。

無鹽 戰國時齊邑名，在今山東東平縣東。

高會 皆召尊爵，故云高。又大會也。

芣 一作半，五升器也。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見糧 見，同現。見糧，謂現在之糧。

徇 營也。

舉趙 謂勝趙也。

枝梧 猶枝捍，抵拒之意。

假上將軍 假，攝也。未得懷王命而立之。故曰假上將軍。

當陽君 卽黥布。

陳餘 漢大梁人。初與張耳同仕趙王武臣，後張耳降漢，與韓信破趙井陘，斬餘於泚水上。

渡河 河謂黃河，或曰漳水，源出今山西，經河南，入直隸與渭河合。

蘇角 秦將。

壁 軍壘也。

轅門 古者，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先入關使人守之。楚漢春秋云沛公西入武勝關居於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羽。

羽大將亞父等至關不得入大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軍發薪一束欲燒關關門乃開。

棘原 在直隸平鄉縣南。

漳南 漳水之南也。

二世 秦始皇死於沙丘子胡亥立是爲二世。

讓 責也。

長史欣 長史官名欣司馬欣也。

請事 言事也。

咸陽 今陝西咸陽縣治。

司馬門 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曰司馬門。

趙高 秦宦官。

白起 周郿人郿在今陝西郿縣東北。

鄢郢 鄢音媽楚地名今湖北宜城縣。郢音穎楚都今湖北江陵縣境。

馬服 戰國時趙地，趙封趙奢爲馬服君，因馬服山以爲號也。

蒙恬 秦將，其先齊人也。

戎人 按戎人爲西方各族之總稱，今指在中國西北之匈奴也。

榆中 又曰榆林塞，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北岸之地。蒙恬爲秦侵胡，關地數千里，累石爲城，樹榆爲塞，故曰榆林塞。

陽周 秦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胡亥斬蒙恬於此。

從 同縱。按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爲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之從，使與秦合，號爲連橫。

王 讀去聲。

鈇質 鈇，音膚，斧也；質，同鑕，古行刑之具。

僂 音六。辱也，罪也，又通作戮，殺也。

狐疑 狐性善疑，故稱人之懷疑不決者曰狐疑。

候始成 候，軍侯也，官名。始成，人名。

三戶 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鄴，音業，今河南臨漳縣。

汧水 在鄴西。

洹水 源出河南林縣隆慮山，經安陽至內黃入於衛。

殷墟 殷故都也。卽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

新安 在今河南滎池縣東，今日搭泥鎮。

函谷關 秦關名，在今河南靈寶縣南。

翳 葦翳也。

戲西 戲水之西也。戲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下流入渭。

霸上 地名，卽白虎原，在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

關中 戰國楚地，今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諸地。

子嬰 秦始皇太子扶蘇之子。

新豐 地名，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鴻門 在新豐東十七里，今日項王營。

項伯 索隱曰：名纒，字伯，後封射陽侯。

張良 字子房，家五世相韓。高祖起兵，良從之。後封留侯。

鯀生 鯀，音陔，又讀淺。鯀生，小人也。楚漢春秋謂「鯀」姓也。

卮酒 卮，音支，酒器也。卮酒，謂一杯酒也。顏師古云：「凡言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

壽。」

非常 謂猝然之變也。

旦日 猶明日也。

蚤 同早。

郤 與隙同，怨也。

項莊 項羽從弟。

嚮 同向。

亞父 亞，次也。父，音甫。亞父者，尊敬之爲次父，猶管仲之爲仲父也。

數目 數，音朔，頻數也；目，以目視之也。

玦 音決。半環之佩玉也。范增再三示項王以玦，表示決然速殺沛公也。

君王 指項王也。

若 汝也。

壽 以酒爲祝也。

不者 不然也。

翼蔽 遮護也。

樊噲 漢初沛人。始業屠狗。沛公起兵，噲從之，後封舞陽侯。

衛士 卽今營中守門之衛兵也。

瞋 音田。張目也，怒也。

眦 音劑。目眶也。

按劍而踞 言操劍按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跪也。

彘 音滯，猪之別名。

陷 與啖同，音淡。食也。索隱曰：『凡以食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

先破秦入咸陽句。此是懷王初約，故樊噲於是時直提起言之，以責羽之負約也。

如廁 如，往也；廁，便所也。

操 持也。言持個什麼作謝禮也。

陳平 漢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事高祖，封曲逆侯。惠帝時爲丞相。嘗與周勃共誅呂氏，劉氏賴以復存。

度 音鐸。料也。

夏侯嬰 漢沛人。從沛公擊羽有功，封汝陰侯，卒諡文。

靳疆 漢曲沃人。封汾陽侯，卒諡嚴。

紀信 事漢王爲將軍。項羽圍滎陽，信自請乘漢王軍，黃屋左纛，以誑楚。漢王間出，項羽怒，燒死信。後立廟於順慶，號曰忠祐。紀信，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

不勝楛杓 勝，平聲；楛，同杯；杓，音勺；器名，爲羹匙之類。不勝楛杓，言不能多飲食也。

軍 軍中也。

豎子 童子也。罵人語。豎，音樹。

關中 地名，卽今陝西省，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故曰關中。

沐猴而冠 沐猴，獼猴也；言獼猴不耐久着冠帶，喻楚人性燥急也。

業已講解 言事已和解也。

西楚 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爲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爲南楚也。

彭城 徐州縣，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巴蜀 巴，今四川巴縣西；蜀，今四川成都縣治。

南鄭 今陝西南鄭縣東。

廢邱 今陝西興平縣東南。

上郡 秦郡名，今陝西榆林道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之地。

高奴 今陝西膚施縣東。

魏王豹 故魏公子也，魏咎之弟。

河東 今山西境內，黃河以東者。

平陽 今山西臨汾縣西南。

瑕邱申陽 瑕邱地名申陽名。一說瑕邱姓申陽名。

雒陽 今河南洛陽縣東北。

朝歌 今河南淇縣東北。

襄國 今直隸邢台縣西南。

六 今安徽六安縣北。

吳芮 初爲鄱令，故稱鄱君。

邾 今湖北黃岡縣北。

江陵 今湖北江陵縣治。

廩 今直隸大興縣西南。

臨菑 今山東臨菑縣治。

博陽 今河南商水縣東北。

南皮 今直隸南皮縣東北。

柳 音琛，地名，在今湖南柳縣治。

遼東 今山東遼陽縣治。

無終 今直隸薊縣治。

膠東 今山東平度縣東南。

卽墨 今山東卽墨縣治，膠東國都也。

扞蔽 猶言藩屏。

平原 今山東平原縣治。

係 同繫。

北海 今山東昌樂縣南。

五諸侯兵 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史記志疑謂爲韓，魏，趙，齊，衡山。

蕭 今江蘇蕭縣西北。

穀泗 二水名，皆在彭城。

靈壁 今安徽靈壁縣。

睢水 睢，音雖。睢水於彭城入泗水。

孝惠魯元 孝惠，漢惠帝也。高帝長子，名盈。魯元，高帝女，封於魯，長女，故曰元。

太公呂后 太公，高帝父也，或曰名執嘉，或曰名端。呂后，高帝后，單父人。呂公女也。

審食其 審，姓也；食，音異；其，音基。沛人。

周呂侯 名澤，周呂其封名，言如周之呂尚也。

下邑 秦縣名，今江蘇蕩山縣東。

滎陽 今河南滎澤縣西南。

蕭何 沛人，詳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傅 音附，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未二十三年爲弱，過五

十六爲老。

詣 音倪，去聲。往也，到也，造也。

京索 京，在滎陽西南；索，卽滎陽縣，古爲大索城。

敖 山名，在滎陽西北，秦置倉積穀於其上，故曰敖倉。

太牢 謂牛羊豕也，三牲具謂之太牢。

歷陽 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爲湖。漢帝時，歷陽淪

爲歷湖。

疽發背而死。皇覽：亞父家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

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

成皋 今河南汜水縣。

宛葉 宛，今河南南陽縣；葉，今河南葉縣。

修武 今河南獲嘉縣。

韓信 漢高帝將，封淮陰侯，詳見史記淮陰侯列傳。

鞏 秦縣名，今河南鞏縣。

彭越 初事項羽，後歸漢。

廣武 山名，在今河南河陰縣北。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

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闊中東南流，今涸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放倉西。郭緣生曰：述

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各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

東海 今江蘇沿海地。

高俎 俎，所以烹肉者，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

櫓也。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卽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呼爲太公亭。

顏師古云：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

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

間問之 間，微問之也。

數之 指其罪過也。

破齊趙 韓信破趙，非在其時，漢書無趙字。

睢陽 今河南商邱縣。

汜水 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境，北流入黃河。

鍾離昧 鍾離，姓也；昧，音末，名也。初爲項羽將，羽亡歸韓信。

鴻溝 秦始皇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卽今賈魯河。

平國君 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

太公呂后，能和平郡國也。

大半 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一爲少半。

陽夏 夏，音賈。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

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爲太康。卽今河南太康縣。

固陵 今河南睢陽縣西北。

陳 古陳國都也，今河南淮甯縣治。

穀城 今山東東阿縣治。羽死年三十一歲。

城父 今安徽亳縣東南。

核下 今安徽靈璧縣東南。

舒 今安徽舒城縣。

六 今安徽壽縣西南。

虞

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

騅

音佳。蒼白雜毛曰騅。

閔

音缺。歌曲一首曰一閔。

平明

曉也。天明也。

灌嬰

漢睢陽人。從高祖定天下，封穎陰侯。後平諸呂有功，文帝拜爲丞相。

淮

水名，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之桐柏山，入安徽境，潞於江蘇。安徽間之洪澤湖。

陰陵

今安徽定遠縣西北。

紿

音殆，欺也。

東城

故城在定遠縣東南。

期

約也。

敗北

敗走也。

披靡

潰散也。

辟易

猶言避開也，辟同避。

赤泉侯 卽楊喜，漢華陰人。

烏江 在安徽和貳縣東北，今名烏江浦。

亭長 秦制每十里一亭，亭有長，掌捕勦盜賊。

機 音蟻，附船着岸也。

面之 見項王之面也。

呂馬童 漢人，擊龍且，斬項羽，封爲中水侯。卒諡嚴。

王翳 漢將。

吾爲若德 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又云功德之德也。

呂勝楊武 漢二將名。

桃侯 桃，地名也；桃侯名襄。

平臯侯 平臯，地名；平臯侯名佗。玄武侯未詳。

周生 或曰周時賢者；或曰漢初人，周姓也，其名不可考。

重瞳子 目中有兩眸子也。

苗裔 後嗣也。

秦失其政 謂始皇橫征暴斂，侈宮室游觀之樂，及其子二世寵用趙高也。

首難 謂發難之第一人。

隴畝 田中高處，猶俗言田岸也。

五諸侯 其時山東諸侯並起，從楚伐秦。山東六國，除楚不計外，爲齊趙韓魏燕，故云五諸侯。

背關 謂背先入關而不王高祖之約。

懷楚 謂思東歸而都彭城也。

師古 以古爲法也。

段。落。

(1) 敘籍微時事：

一 籍之姓氏籍貫。

二 籍少時學書學劍俱不成，學兵法亦不求甚解。

三 與梁避仇吳中。

四 觀始皇渡浙，口出大言，故梁奇之；而其氣力亦足以服吳中子弟。

(2) 敍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

一 設計使籍殺會稽守。

二 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3) 敍項梁并有陳嬰黥布蒲將軍秦嘉等軍：

一 項梁欲與陳嬰連和俱西。

二 補敍陳嬰之所以得爲東陽縣長。

三 補敍東陽少年欲立嬰爲王，其母不以爲然，故以兵屬項梁。

四 項梁并黥布蒲將軍軍。

五 項梁擊秦嘉，而并其軍。

(4) 敍項氏立楚懷王：

一 項梁誅朱鷄石拔襄陽之後，在薛計事。

二 范增說項梁立楚後爲王。

(5) 敍齊不助楚，項梁敗死：

一 項梁破秦軍於東阿。

二 田榮立田市爲齊王。

三 田榮以要求不遂，不肯以齊軍助楚。

四 項梁使沛公項羽破秦軍，殺李由。

五 項梁輕秦，有驕色。

六 項梁不聽宋義之諫，以致兵敗身死。

七 項梁死後，沛公項羽等引兵而東，章邯乃渡河破趙。

(6) 敍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爲諸侯上將軍：

一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

二 懷王以楚兵破於定陶，故自將之。

三 懷王因高陵君顯之言，而信宋義，令爲上將軍以救趙。

四 宋義停軍不進，而自飲酒高會，故項羽殺之。

五 項羽已殺宋義，乃渡河沉船破釜，以救趙敗秦，而爲諸侯上將軍。

(7) 絳 項羽受章邯之降，坑秦降卒。

一 章邯不能見信於秦，長史欣之危言，頗足動聽；陳餘亦勸之，與諸侯爲從約。

二 項羽再破章邯軍，後乃受其降。

三 項羽恐秦卒人衆不服，故皆坑之。

(8) 絳 項王宴沛公於鴻門；

一 項羽聞曹無傷之言，大怒，欲擊破沛公軍。

二 寫明兩方之兵數及軍營所在地。

三 范增亦勸項羽急擊勿失。

四 項伯欲顧及張良，故至沛公軍中，因與沛公約爲婚姻，允爲說項。

五 項羽聽項伯言，善遇沛公。

六 沛公至項羽軍中謝罪，因知曹無傷之作計。

七 宴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八 樊噲衝入軍門，項羽賜之酒肉，因論聽細說欲害沛公之不當。

九 沛公托故走出，以白璧玉斗命張良獻與項羽，范增。

十 沛公間行而去，命張良度其至軍，乃入見項羽。

十一 張良獻白璧玉斗，項羽置之座上，范增則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十二 沛公誅殺曹無傷。

(9) 敘項王燒秦宮室東歸：

一 項王燒秦宮室。

二 項王烹說沐猴而冠者。

(10) 敘項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

一 尊懷王爲義帝。

二 分王諸侯，自都彭城。

(11) 敘項王殺義帝，韓王，齊，趙，叛項王：

一 項王殺義帝。

二 韓王齊趙叛項王。

(12) 殺項王伐齊：

一 徵黥布兵擊齊而布不往。

二 項王留於城陽，連戰未下。

(13) 殺項王大破漢軍於彭城睢水：

一 漢王部五諸侯兵東伐楚。

二 項王大破漢軍，圍漢王三匝，颶風忽起，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

三 楚軍得太公呂后，置之軍中。

(14) 叙楚破漢於滎陽：

一 漢王敗後，從周呂侯，繼入滎陽。

二 楚漢爭於京索間，故楚軍不得過滎陽而西。

三 漢王在滎陽受迫，乃用陳平計，間疏項王范增，范增請歸，中途發疽而死。

四 紀信飾漢王，誑楚投降，漢王則出走成皐。
五 楚下滎陽，烹周苛，殺縱公。

(15) 敘漢王逃至河北，楚拔成皐，旋復渡河取成皐：

一 漢王得黥布兵入保成皐。

二 項王圍成皐，漢王逃，遂拔成皐。

三 漢王因彭越擊楚，乃乘機取成皐。

(16) 敘楚漢相拒廣武：

一 楚漢軍臨廣武，相守數月。

二 項王欲烹太公，項伯勸之，乃止。

三 項王以人民苦兵，欲與漢王挑戰，以決雌雄。

四 樓煩數射殺楚軍挑戰壯士，項王乃親出斥之。

五 項王漢王相與臨廣武而語，漢王中射受傷。

(17) 敘項王東擊彭越，漢破楚軍於汜水：

一 淮陰侯破楚軍，殺龍且。

二 彭越復反，項王令曹咎等謹守成皐，已則東擊陳留外黃。

三 已下外黃，項王欲坑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外黃令舍人兒勸之乃止。

四 漢數挑楚軍戰，楚軍不能耐，因渡汜而大敗，咎欣皆自剄。

(18) 敘楚漢約中分鴻溝東西：

一 項王聞兵敗而還。

二 項王兵罷食絕，漢因遣人說之，乃中分天下，歸還太公呂后。

(19) 敘諸軍會垓下圍項王：

一 張良陳平說漢王，因機迫擊項王。

二 漢軍追項王，約韓信彭越而兵不至，故大敗。

三 漢與韓信彭越相約共分天下，諸侯乃進兵圍項王。

(20) 敘項王亡於烏江：

一 項王聞四面楚歌，乃夜起與虞姬共飲帳中，慷慨悲歌。

二 項王潰圍南走。

三 項王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故漢兵追及之。

四 項王至東城，自度不得脫，乃欲決一死戰。

五 項王以二十八騎斬漢一將。

六 項王又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以證明『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

七 項王因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故不渡烏江而自刎。

八 漢將爭取項王屍身，得以封侯。

(21) 敘漢王葬項王封項氏枝屬：

一 魯最後亦下。

二 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

三 漢王封項氏枝屬。

(22) 作者論項羽所爲事業，爲近古以來所未有。惜乎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故不能

得天下也。

論文

『項籍者……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籍項梁並提，以下互序。『項氏世世爲楚將，立義帝之案。』……故姓項氏。』雙項籍項梁，此下單承項籍。『又不肯竟學。』頓住。以下單序項梁。『……乃請靳獄掾曹咎書。』伏。『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伏。『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吳中賢士大夫，吳中子弟，此舉事之資也。以下又單序項籍。『……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忽於此序出籍之才力，亦從奇籍二字帶下，以上極寫梁籍處，語雖不多，而神采煥發。『陳涉等起大澤中。』以下入事，梁與籍合序。『使公及桓楚將。』又折出一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召籍入。』序事曲折詳盡。『一府中皆習伏莫敢起。』皆習伏足矣，又加莫敢起三字，一時習伏神情乃見。『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所知豪吏，及吳中豪傑，吳中兵，應吳中賢士大夫，吳中子弟。『……以此不任用公。』應部勒知其能。『衆乃皆服。』皆習服，皆已憚籍，衆乃皆服，照應成文。『於是梁爲會稽守。』接法，『廣陵人召平。』忽分出一頭，是召平狗廣陵。『……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召平與項梁合。『項梁乃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自此一路往西擊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聞陳嬰已下東陽』又分出一頭，是陳嬰下東陽。『少年欲立嬰便爲王，』便字妙，爲王如此之易，極寫一時草草。『異軍蒼頭特起，』六字疑有脫誤。『將非其人不可，』陳嬰與項梁合。『黥布將軍亦以兵屬焉。』黥布將軍事省。『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又分出一頭，是秦嘉立景駒。『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與項梁事合。『項梁已并秦嘉軍，』直接。『……還報項梁。』上二節項梁項羽分序。『項梁聞陳王定死，』應上聞陳王戰不利，未聞所在，遙接。『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沛公乘便一句卽插入沛公項羽合。『居剽人范增。』又分出一頭，是范增好奇計。『……於是項梁然其言，』范增與項梁合。『立爲楚懷王，』孫冒祖號，生襲死謚，寫一時草草，可笑。『從民所望也。』以見非項氏本意。『與齊田榮，』又分出一頭，是田榮起齊，其前事不序。『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帶叙齊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間接。『……欲與俱西。』田榮與項梁事合。『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沛公項羽合。『還攻外黃，外黃未下。』又別叙項羽，時項羽尙在外黃未去。『項梁起東阿，』間接東阿事。『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此下單叙項梁。『項羽等又斬李由，』又點一句，是項梁心上事。『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稍

惰矣。』本言將驕，諱而言卒，辭令之妙。『臣爲君畏之。』又忽插一宋義，筆墨便捷。『道遇齊使者高彊君顯，』又插一高陵君，遙遙伏脈。『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應秦兵日益。『項梁死。』完項梁事。前以項梁作主，項羽附敍分敍，此後乃主項羽。『沛公、項羽去外黃。』間接，向攻外黃，不在定陶也。『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一路向西，引而東，暫也；以兵敗而退。『沛公軍場。』頓住。『章邯已破項梁軍。』提句下雙接：一接章邯軍擊趙，一接懷王并軍。『當此時，』百忙中又分出一頭序趙事。『楚兵已被於定陶。』又提一句，接懷王并軍。『將碭郡兵。』頓住。『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遙接宋義。『范增爲末將，救趙。』突出救趙二字，間接圍鉅鹿，後乃敍救趙事，奇文。『……不可以破蟻。』言欲破秦者，不可以救趙挫其鋒也。『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只此住，寫得驕恣不堪。『……疆不可使者皆斬之。』接手又下一令，使人不堪之極，然令語自奇，爲項羽留下一像贊。『……士卒凍飢。』寫宋義不戢。『……乃曰承其敵。』一轉。『何敵之承？』二轉。『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三轉。『非社稷之臣，』詞氣侃侃，可使宋義無詞。『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又寫一句，正名定分。『出令軍中。』應前令軍中。『楚王陰令羽誅之。』此時猶推戴楚王。『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只

句，妙絕！想當時誅亂之下，所以立羽者，必更有詞，因匆匆中只聽得一句，下雖有言，不及盡，不及聽矣。然只說立楚誅亂，並不言楚王，明知其不然也。『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假字，猶有楚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桓楚至此乃見。『……當陽軍蒲將軍皆屬項羽。』楚王遣沛公，并羽軍，置宋義，亦能有爲，自此則項羽日彊，懷王失勢，乃至於亡。『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先提一句。『威震楚國，名聞諸侯。』又贊兩句。『將二萬卒，渡河，救鉅鹿。』下有一篇大文，先出兩句作引。『項羽乃悉引兵殺河。』自此一路向西。『絕其甬道。』應築甬道輸粟。『……自燒殺。』正忙時忽截住於空處，總寫四面俱動。『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又提一句。『……莫敢縱兵。』一層。『……皆從壁上觀。』二層。『……楚兵呼聲動天。』三層。『諸侯兵無不人人惴恐。』四層。一面寫楚兵，一面寫諸侯軍，分作四層，逐層寫來，方爲盡致。『於是已破秦軍。』又總一句。『……莫敢仰視。』又寫諸侯將一句，以上兩莫敢，三無不，淋漓頓挫，妙甚。『諸侯皆屬焉。』又總收一句，應上三提。『……相持未戰。』一語頓住，接入章邯事。『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有功尙然，况無功乎？『有功亦誅，無功亦誅。』又說趙高，句句是章邯心上語，句句是司馬欣口中語，寫得章邯心動。『章邯狐疑。』一頓。『約未成。』又一頓。『

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流涕二字，寫羞慚在此，驚鈍亦在此。爲言趙高，卽司馬欣、陳餘所云也。』到新安，『前破秦一段奇妙，今伐秦一段，必更有奇妙文字，乃插入阮卒事，而略定秦地函谷關，只一句，點以成奇觀。』輕折辱秦吏卒，『疊一句。』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只一句，省整頓精神寫鴻門一段也。』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沛公、項羽，至此分。『……未得與項羽相見。』先提一句。』且日享士卒，爲擊破沛公軍。』又提一句。危急之甚。『……沛公兵十萬在霸上。』又提兩句，校兵力是萬萬不及者，正寫危急。『急擊勿失。』又添范增一促，若必不可解者，下乃徐徐颺入項伯，用多少層疊。』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一邊驚惶，一邊埋怨，寫傳十分危急，其妙乃爾。『……且爲之奈何？』兩爲之奈何，寫惶急之甚。』君爲吾呼入，吾得兄事之。』正急時說閒話，非閒話也，正寫其惶急之態。』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情事已盡。』豈敢反乎？』接一句，足見其急。』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又叮嚀一句，足見其急。』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且日享士卒，夜馳，旦日自謝，夜去，旦日見項王，一夜一日，序得歷歷。』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一件驚天動地事，數語說得雪淡，若無意於此者。故項羽死心塌地曰，籍何以至此也。辭令之妙。』莊則入爲壽，

「則字寫得快捷。」樊噲曰，今日之事如何？噲先問妙，寫得頓望急切。……目眦盡張。」此段寫樊噲神色如生。「項王曰，壯士！」只二字，妙，寫項王心折。……卮酒安足辭？」一路設色，至此緊接入。「……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此數語，對項伯言之，對項王未言也，反從樊噲口中補出，文情之妙。「項王未有以應。」一片至理，真令項王無辭。「曰：坐。」前兩壯士字，此一坐字，別無他言，寫項王心折之極。「……我為魚肉，何辭為？」妙語。「公為我獻之。」寫一時匆匆，情景神似。「沛公軍霸上，相去四十里。」又提一句，點出四十里，關鎖甚緊。「沛公則置車騎，」應從百餘騎。此則字作且字解，忙也。「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前點四十里為此故耳。安頓之妙。「……吾屬今為之虜矣！」應若屬且為所虜。「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應婦女無幸，財貨無取，并封府庫待將軍。自此東歸。「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點一句項羽心事。「恐諸侯叛之，」寫項羽心事，四句四層，添出范增，其主謀也。「長史欣者……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欣翳獨雙序。「田榮者……以故不封。」伏齊叛案。「成安君陳餘……環封三縣，伏趙叛案。」項王……都彭城。」義帝先立而後序，諸侯先序而後立，法極整齊，亦極為變化。因立，因封，因其舊也。餘自王自立，故立，乃立，故不封。只平序去，而不平處自見。徒

趙而封張耳，徙燕而封臧荼，徙齊而封田都，尤極不堪，故兩兩相比以形容之。此作者眼目。『漢之元年四月』此後皆用漢之年月爲提綱。『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分封事畢，總結一句，天下自此定矣，而孰知其不然也哉？『乃使之徙義帝長沙郴縣，』義帝封地，至此序出。『荼擊殺廣無終，并封其地。』分王後補出一事，是臧荼并燕。『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又補出一事，是田榮反齊。『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又補出一事，是陳餘反趙。『是時漢還定三秦。』分封以後，諸事紛紛，幾與本文隔絕，故提一句，卽接入。而定三秦一事，反藏在高祖紀中，章法之妙。『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收歸項羽。『齊趙叛之，』又疊一句，并收上齊趙事。『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分封餘波。『……項王由此怨布也。』百忙中又插一事，頓住，伏脈。『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又頓住，疾接漢王事。『春，』漢因秦十月爲正朔，故春在冬後。『漢王部五諸侯兵，』常山，河南，韓，魏，殷。『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應收秦貨寶婦女而東。『漢卒皆南走山，』晨擊，日中入水走山，序得如畫。『雒水爲之不流。』極寫項王氣勢。『……逢迎楚軍，』逢迎二字，寫得風雨有意。『太公呂后……項王常置軍中。』又頓住，伏。『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又補出一事，是周呂侯居下邑。』

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又截住自此一路往西，下雙接：一接田橫，分脈也；一接漢王。正脈也。『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別將擊齊，幾爲忘却，乘便插入一筆。『歷陽侯范增曰：』坐中補出亞父，此處補出歷陽侯，附傳必詳，然穿插使人不覺。『疽發背而死。』便中序完范增事，是附傳體。『事已急矣，』間接急圍滎陽。『……走成臯。』中有九江王，事後補序。『項王燒殺紀信。』又截住。『……守滎陽。』又補出一事，是周苛死節。『漢王之出滎陽，』間接。『……復入保成臯。』此補序出西門之後，走成臯之前。『是時彭越……殺楚將軍薛公。』又補出一事，是彭越擊楚，遙接上蕭公角事。時事糾紛，一手獨運，而逐節寫來，一絲不亂。『項王乃自東，擊彭越。』自西忽東，暫也，爲彭越也。『……燒彭積聚。』漢王彭越合序，『軍廣武，就敖倉食。』又頓住。『項王已定東海來西，』復自東而西，總提一句。『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補筆。『楚漢久相持未決。』數葉以來，事多文繁，恐人未辨，故又總提一句，以見前後皆相持未決之事也。『樓煩輒射殺之。』先寫樓煩所以反襯項羽。『……不敢復出。』運用三不敢，寫得生動。『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又補出一事，是淮陰侯舉河北。『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又遙接彭越，千縷萬絲，一毫

不亂。凡三提彭越，以見楚項之病根。『乃東行。』自西復東，爲彭越也。『皆爭下項王』截住。『……楚軍不出。』間接。『……是以項王信任之。』獄掾凡兩應，分封一點，見其私也。此處一點，見不用賢而任其私，項王之所以敗也。『……則引兵還。』復自東歸西。『漢軍方圍鍾離於滎陽東，』補序一句，簡。『中分天下……項王許之。』此范增之所不聽者也。『故號爲平國君。』忙中又入此閒事作波。『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自此解兵東歸，不復西矣。『漢有天下大半，』巴蜀，三秦，燕趙，韓魏，齊梁。『此天亡楚之時也。』天亡二字，引起。『漢王聽之。』良平一說，對照范增。『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信，越，方爲齊王，梁王，侯乃史公追敘。『楚擊漢軍，大破之。』漸近垓下，又縱一筆，爲項羽生色。『……皆會垓下。』垓下再點，見四路軍馬畢集，氣勢洶湧。『兵少食絕。』兵食凡三點，是項羽致敗處，回護項羽非戰之罪，或其然乎？『漢軍及諸侯兵，』一句總收上漢王信越劉賈周殷等。『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正戰陣中，忽寫漢軍歌，楚王歌，點綴幽細，另換一種筆墨。『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寫得幽秀清倩，非戰陣語妙。『……虞兮虞兮，奈若何？』可奈何，奈若何，若無意義，乃一腔怨憤，萬種低徊，地厚天高，托身無所，寫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極矣。『泣數行

下。寫項王如許風流，絕不是暗曬叱咤氣質，『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又就傍人寫一筆。前寫壯勇，令人神飛；此寫悲涼，令人淚下。昔所云莫敢仰視，莫敢枝梧者，果何在哉？『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應八千人渡江。『駒能屬者百餘人耳。』忽而百餘。『以故漢追及之。』完直夜潰圍，平明乃覺。『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至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遂霸有天下，』一篇大文字，必有總結，此即就項羽口中結出。『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呼。『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又呼。歷落頓挫，豪憤語以三曲折寫之。『遂斬漢一將。』斬將事，亦分兩段寫，中插赤泉侯。『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前借樓煩，此借赤泉侯。反襯項羽，是一樣文法。『乃謂其騎曰：何如？』只兩字，反寫得意之語，極寫項羽豪邁。『項王笑曰：天之亡我，』天亡餘波。『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直掉至篇首呼應，是通篇章法。『……籍獨不愧於心乎？』作一頓。躊躇四顧，曲盡情景。『常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又就馬上描寫一番，不知其人視其物，正襯寫項羽也。『馬童面之，』解胄露面也。字新，『……此項王也。』又傍寫一筆，想當時指目項王，神色俱動。『各得其一體，』五人先寫王翳，後序四人，小小中亦具章法。『……封呂勝爲涅陽侯。』詳序作分王一段，餘波可爲三嘆。』

漢乃引天下兵，寫得氣勢，然正以襯魯之不下也。『魯最後下』以魯事作餘波，乃借魯直掉至懷王初封，收盡通篇，神妙乃爾。『泣之而去』約爲兄弟故邪？然盛衰之感，何得無之？『伯爲射陽侯』完項伯事。『……賜姓劉氏』又引三侯，以陪項伯，『何興之暴也』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寫，最爲生色，極有丰神。『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極贊項羽。『豈不謬哉』一贊中五層轉折，唱嘆不窮，而一紀之神情已盡。

批評

(1) 項羽本紀綜九千餘言，爲史公絕作，後人得其一二節，已足誇異於人，從無規摹其全體者。是文於汪洋恣肆之中，而段落分明，布局井然，其前後相應處，脈絡亦自可尋，故難能而可貴也。

(2) 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軍處，斬宋義處，謝鴻門處，分封諸侯處，會垓下處，精神筆力，直透紙背。靜而聽之，殷殷闐闐，如有百萬之軍，藏於險穰汗青之中，令人神動。

(3) 當時四海鼎沸，時事紛紜，乃操三寸之管，以一手獨運，豈非難事？他於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陳嬰，如秦嘉，如范增，如田榮，如章邯諸事，逐段另起一頭，合到項氏，百川之歸海也。分封以後，如田榮反齊，如陳餘反趙，如周呂侯居下邑，如周苛殺魏豹，如彭越下梁，如淮陰侯舉河北，逐段追敘，前事合到本文，千山之起伏也。而中間總處，提處，間接處，遙接處，多用於是，當是時等字，神理一片。

(4) 項羽起兵伐秦，是自東而西，伐齊則自西而東，與漢王戰，又自東而西，解而歸至烏江，則又自西而東，東西字，是一篇眼目。

(5) 八千人渡江而西，忽化而爲二萬，六七萬，數十萬，忽化而爲八百餘人，百餘人，二十八騎，至無一人還。其興也，如江湧，其亡也，如雪消，令人三嘆。

(6) 項梁，項伯，范增是附傳，蓋紀其始，并序其終者，附傳法也；忽然而來者，插叙法也。餘倣此。

(7) 史公置此紀於漢諸帝之前。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遷一生立言本意，若文懿公，魯承章戀所云『項羽以起事，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位，而身首別

雖，斯亦不足稱本紀，宜降爲世家。」（見索隱）未免陋而迂矣。

（8）曾文正公云：『如此長篇，祇記一事，古今所罕。』

（9）歸震川云：『春秋戰國時事，不過一二國爭鬥，其事小；項羽沛公動輒以半天下相爭鬥，故太史公有大文字。』（見歸震川評點史記例意）

（10）項羽本紀之『破釜沉舟』『壁上觀』數段，即使吾人親身觀戰，亦未能如史遷筆下之如歷歷在目，描寫細密，無復餘恨者。及項羽之烏江自刎，史遷的藝術手腕，更足以安慰人生，不復知死爲恨事，令人咄咄稱道，嘆其有藝術上創造之天才不置也！

（11）項羽本紀贊，通篇以暴字作骨，以興亡二字爲線索，故用褒貶法以證實之。然羽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褒項羽。及羽至難矣，是貶，自矜至過矣，是二貶，乃引至謬哉，是三貶。中用三年，五年，回應暴字，一唱三歎，將全紀神情，完全結束，煞是神筆。

參證

勝敗兵家事有之，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杜牧題項王）

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與鄭君。（蘇軾題虞姬）

墓

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吳永和詠虞姬）

戰血淋漓灑美人，君王意氣委黃塵；多情不渡烏江水，爲有紅顏在草茵。（屈翁山）

暗鳴獨滅虎狼秦，絕世英雄自有真；俎上肯貽天下笑，座中惟覺沛公親。等閒割地分強

敵，慷慨將頭贈故人。如此殺身猶洒落，憐他功狗與功臣。（蔣士銓題烏江項王廟）

一杯熱血奠幽宮，空際靈旗飄楚風；死有人爭分五體，生無天命枉重瞳。范增不解留韓

信，項伯徒知翼沛公；百戰河山成底事，誰將成敗論英雄。

玉玦三看赤帝愁，鴻門一誤又鴻溝；無心殺季真仁度，并力除秦是本謀。獨棄關中酬故

將，平分天下與諸侯；雌雄劍項分明在，本紀原應楚出頭。

杜默清狂有替身，檀槽鐵撥爲迎神；敢將文字翻遷史，欲弔英雄用美人。鬼馬怒嘶陰雨

夜，山花紅作戰場春；霸陵弓劍長陵土，一代匆匆萬劫塵。

憤王墓上草先秋，如此興亡一哭休；七十戰纔餘寸土，八千人恨不同邱。時來雉亦烹功狗，事去人爭笑沐猴；顛顛孫郎重下拜，江東歸去有扁舟。（孫原湘題仲瞿祭西楚霸王墓後）

懷王入關自襲警，楚人太拙秦人虎。殺人八萬取漢中，江邊鬼哭酸風雨。項羽提戈來救趙，暴雷驚電連天掃；臣報君讎子報父，殺盡秦兵如殺草。戰酣氣盛聲喧呼，諸侯壁上驚魂遁。項王何爲必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千姦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溫盡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鄭燮鉅鹿之戰）

已破章邯勢莫當，八千子弟赴咸陽；新安何苦坑秦卒，霸上焉能殺漢王！玉帳深宵悲駿馬，楚歌四面促紅妝。烏江水冷秋風急，寂寞野花開戰場。（鄭燮）

項羽分封諸王表

項羽本紀曰：『分天下立諸侯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

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則紛紛封賞，是當時裂政綱者爲羽也，故將其分封者，列表如左：

封 人 王 號 封 地 都 城

劉邦 漢王 巴蜀漢中 南鄭 今陝西南鄭縣

章邯(秦降將) 雍王 咸陽以西 廢丘 今陝西興平縣

司馬欣(秦降將) 塞王 咸陽以東至河 櫟陽 今陝西臨潼縣

董翳(秦降將) 翟王 上郡 高奴 今陝西膚施縣

魏王豹(魏王咎弟) 西魏王 河東 平陽 今山西臨汾縣

韓王成 韓王 陽翟 今河南禹縣

申陽(張耳嬖人) 河南王 洛陽 今河南洛陽縣

司馬卬(趙國將) 殷王 殷故墟 朝歌 今河南淇縣

趙王歇 代王 代 朝歌 今河南淇縣

張耳 常山王 趙 襄國 今直隸蔚縣

英布(楚國將)

九江王

六

今直隸邢台縣

吳芮

衡山王

邾

今安徽六安縣

共敖

臨江王

江陵

今湖北黃岡縣

燕王廣

遼東王

無終

今直隸薊縣

臧荼

燕王

薊

今北京

齊王市

膠東王

卽墨

今山東卽墨縣

田都(齊國將)

齊王

臨淄

今山東臨淄縣

田安(齊王建後)

濟北王

博陽

今山東泰安縣

劉項興亡之原因

第一 漢王出身微賤，久經患難，備嘗艱苦，通達世事人情，有籠絡人才手段，駕馭羣雄能力。

項籍起家貴族，年少性暴，不知世故，無將將之能力，僅一范增猶不能用，故卒無成功。

第二 漢之根據地在陝西，據山河形勝，東向以臨天下，其勢易；項籍之根據地在江北，據長

淮下流，西向以爭天下，其勢難。

第三 漢王困守滎陽，成皋間數年，而三偏師已略定河北，山東，收各處兵馬，由西，南，北，三方面合擊楚。項籍圍攻滎陽，成皋數年，而其根據地數爲彭越所襲擊，猛將勁卒多戰歿，諸將多叛，籍數數回救，疲於奔命。

第四 漢據滎陽，取敖倉粟以給軍，故糧足而軍氣壯。楚之積聚，數被彭越焚掠，故糧乏而士苦飢。

第五 項籍弑義帝，天下所共憤，漢王爲義帝討項籍，羣情之所歸。

第六 漢王寬厚，民心趨向；項王驕暴，民心厭惡。

漢王三困於楚表

一 漢王二年四月，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入彭城，日置酒高會，項羽還破漢軍，睢水爲之不流。

二 漢王三年五月，項羽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僞爲漢王降楚，王微服出西門，走入關。

三 漢王三年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

楚漢比較表

西楚霸王項羽

一 少年時，學書劍皆不成。

二 觀始皇帝東遊，曰：『彼可取而代也』

三 性強悍，善戰。

四 性殘忍，好殺，坑秦降卒二十萬，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塚，收寶貨婦女而東。

五 遣部將殺義帝，負弑君之惡名。

六 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

七 彭越張敖梁地，積聚盡被燒。

八 英布在九江，叛楚歸漢。

九 都彭越不能制西北，故一敗而失天下。

漢高祖

一 爲亭長時，好酒及色。

二 見始皇威嚴，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

三 性豁達，善將將。

四 性寬厚，尙權術，優禮秦降王子嬰，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還軍霸上，財帛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

五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羽，動天下之公憤。

六 以張良、陳平爲謀主。

七 蕭何守關中，兵餉得無乏。

八 韓信下河北，滅齊制楚。

九 都關中，可以制東南，故一勝而得天下。

參考書

司馬貞

史記索隱

裴駟

史記集解

張守節

史記正義

梁玉繩

史記志疑

崔適之

史記探源

牛運震

史記糾謬

歸方

評點史記

吳肇甫

點勘史孟

空山堂

史記詳註

吳齊賢

史記論文

朱子蕃

百大家評註史記

王國維

太史公繫年考略

梁啓超

史記作者之略歷及其年代

李 等

史記訂補

凌稚隆

史記評林

儲同人

史記評選

牛運震

史記評註

楊啓高

史記通論

郭步陶

史記入門

中央大學出版：史記新論及其他。顧一樵『岳飛及其他』戲劇集（新月書店出版）
中有『項羽』一篇，可供賞鑑，特附錄於後。

附錄

史記作者之略歷及其年代

梁啓超

史記百三十篇，漢太史令司馬遷作。遷字子長（見楊雄法言及王充論衡）左馮翊夏陽人，據自序「司馬氏入少梁」語，案推漢地，今陝西之同州韓城縣也。司馬氏世典周史，遷父談，以漢武帝建元元封間仕爲太史令，談卒，遷襲官。遷生卒年，不見於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遷傳，惟據自序云：「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張守節正義云：『案遷年四十三歲。』」以此推算，知遷生於景帝中五年（西紀前一四五〇中）。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遷皆傳其學，遷又受業孔安國，治尚書，聞春秋於董仲舒。喜游歷，足跡徧天下。其經行之地見於本書者如下：

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河，遂至於會稽，大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北自龍門至於朔方。」

齊太公世家：「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餘里。」

魏世家：「吾適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適魯，觀仲尼廟堂。」

伯夷列傳：「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孟嘗君列傳：「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春申君列傳：「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屈原賈生列傳：「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

蒙恬列傳：「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

淮陰侯列傳：「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

樊鄴滕灌列傳：「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

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因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儕試取一地圖，按今地，施朱綫，以考遷游蹤，則知當全漢版圖，除朝鮮河西嶺南諸新

開郡外，所歷殆徧矣。

遷初仕爲郎中，及繼父仕太史令，則奉詔修太初歷。自發議迄頒定，皆遷主之。始末具詳

漢書律歷志。修歷事畢，從事作史，史未成，因上書救李陵，獲罪下獄室，已而爲中書令，尊寵任事。其卒年無考，大率在武帝末年。今據王靜安（國維）所著太史公繫年考略，略表其行歷年代如下：

西紀前一四五（景帝中五年）遷生。

前一四〇（武帝建元元年）六歲。

前一三六（建元五年）十歲，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

前一二八（元朔元年）十八歲。

前一二六（元朔三年）二十歲。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過梁楚以歸。」（全文見

前）所記或不止一年事。要之自二十歲起游學四方也。

前一二二（元狩元年）二十四歲，史記所記事，訖於是年。

據自序曰：「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集解，「張宴曰：「武帝獲麟，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止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漢書楊雄傳云：「太史公紀六國歷楚漢，訖麟止。後漢書班彪傳云：「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記，世家，列傳，書

表，凡百三十篇。」右據遷所自言及楊雄班固言，（楊雄傳雄所自作，班書全采之。班彪傳，班固作，范書全采之。）則「麟止」一語，殆爲鐵案。案武帝獲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紀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訖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史記竊比春秋，時亦適有獲麟之事，故所記以此爲終限，然則武帝本紀當敍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傳稱是，凡此年以後之記事，皆非原文。此標準宜爲最可信據者。

前一一六（元鼎元年）三十歲，自序云：「於是遷仕爲郎中」，其年無可考，大約在元狩元鼎間。

前一一〇（元封元年）三十六歲，自序云：「奉使西征巴蜀，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遷自南歸，見父談於河洛之間。未幾，談卒，遺命遷作史。

前一〇八（元封三年）三十八歲，始爲太史令。自序云：「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

前一〇四（太初元年）四十二歲。據漢書律曆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法廢壞，宜改正朔。」乃詔以明年爲太初元年，命遷等造漢歷，選鄧平及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

參其事。事竣，詔遷頌所造八十一分歷，卽所謂太初歷也。遷生平事業，造歷之功，蓋亟於作史云。

史記蓋以是年屬稿。自序云：「五年（爲太史令後之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多讓焉，於是論次其文。」

前一〇〇（天漢元年）四十六歲。下獄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徐廣注曰：「天漢三年。」（據李將軍列傳及匈奴列傳，李陵匈奴在天漢二年）是時史記尙未成書。故報任安書云：「草創未就，道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歲。漢書本傳云：「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事。」當在此數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歲。是年有報益州刺史任安書。書見漢書本傳，不著年月。惟書中有「會東從上來」語，又有「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語。考漢書武帝紀：「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月，還幸建章宮。」是所謂「東從上來」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卽所謂「季冬從上雍」也。故知報書在是年。遷時爲宦侍，故每出必扈

也。

前九二（征和元年）五十四歲。

前八八（後元元年）若遷尙在，則其年五十八歲。明年武帝崩。

遷卒年，絕無可考。惟據漢書宣帝記，載武帝後元二年遣使盡殺長安獄囚，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云。案續漢書百官志，知內謁者令卽中書謁者令，亦卽中書令，然則其時遷不在中書，計當前卒矣。大約遷之年代，與武帝相始終也。

項羽劇本

顧一樵

劇中人

項羽

樊噲

范增

虞母

宋義

虞美人

項莊

周奇

項伯

劉邦

張良

烏江亭長

趙國官員四五人

衛士侍者多人

第一幕 鉅鹿城中虞美人家

〔虞母在場〕

母(向內呼喚) 兒啊，你到門口打聽打聽到底大事怎樣了？

〔女應聲出，走前〕

女 媽媽，叫喚我麼？

母 可恨秦兵把我們鉅鹿圍得水洩不通，早晚是不保。兒啊，我已經老了，有什麼也不要緊，你這小小年紀，又是女孩兒家，我怎樣能不耽心？(飲泣)

女 媽媽，不要耽憂。秦兵雖然強暴，但是一時也破不了城。並且聽說楚兵早已到了安陽，有一位項家將英武不凡，力能舉鼎，有萬夫不當之勇。媽媽，不要悲傷，救兵一到，就好

了。

〔周奇戎裝匆忙上〕

周 姑媽，大事不好了。秦兵攻城，險些爬上城來。現在攻勢稍退，但是誰也不敢保城不破！

剛纔有好些文官聚在一起商量保城方法。

母 好些文官？什麼文官？

周 就是那些彎腰曲背空口說白話守不得城的人。

母 那麼他們到底能商量出些什麼？

周 哼！那班無恥的文人！他們說得好聽：說什麼「螳臂當車」是不中用的。

母 什麼叫做「螳臂當車」？

周 我也弄不清楚。反正說是守城不中用的！

女 敵兵圍困。我們除了守城也別無法想。難道我們自己不應該保護自己麼？

周 哼！可恨那班自作聰明的人，竟打算開城投降！

母 投降爲什麼？

女 那真是寡廉鮮恥了！好好的趙國，秦兵偏來殺打，現在竟打到我們鉅鹿城來，他們還有理麼？從古說理直氣壯，我們拚命守城，又怕什麼？我們可以死，我們豈可屈膝投降，貽祖宗之羞！

母 投降？真不成話！這些是什麼文官的話，他們怕，纔這樣說，那麼那些帶兵的武將呢？說來也奇怪：本來大家抵死守城，也顧不得什麼別的。現在一聽這班賤人的話，倒也心動起來，有的說死了終不值得，有的說秦國富強，降了還可以做大官，有的說父母妻小，倘有差池如何是好，不如降了。所以幾乎人人肯投降了。

母 啊！一向人說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難道現在竟沒有拔劍起舞的人了麼？兒啊，想你爹爹衝鋒陷陣，爲國戰死。可恨你是個女孩兒家，不然總也還可以爲我燕趙男兒揚眉吐氣呢！

女 媽媽，誰說燕趙無慷慨悲歌之士？我剛纔不會告訴你說有燕將軍項羽麼？

周 項羽是楚將。

女 對了，媽媽，項羽是楚將。聽說他起兵討秦，爲天下除強暴，何等勇敢，何等激昂！現在救

兵快到——（轉向周奇）——對了，救兵快到，那麼他們忙着投降做甚？

哼！救兵早已到了。

女 媽媽，好極了，救兵早已到了。

周 到安陽四十多天了！

女 四十多天（疑慮）那麼到底爲什麼不來救我們？

哼！誰知道？

女 那麼英武蓋世的項羽呢？難道他不曾來麼？

周 誰說沒有來；他大約也打仗打怕了！

女 怎麼？項羽要爲天下滅秦，趙國這樣光景，難道反而不來救麼？

〔忽門外聲嘈雜〕

母（向周奇） 快到門口去打聽到底怎樣了？

〔周奇下，卽引數官員上〕

〔母女吃驚，掩避。女下〕

周 姑媽，這些官員口稱要見姑媽，有緊要公事相商。

母 我一個女人懂得什麼，怎樣敢勞諸位官員來到？

文官甲 不瞞老夫人說，現在秦兵圍城，危在旦夕，我們深恐破城以後，「玉石俱焚」……

母 什麼叫做「玉石俱焚」？

文官甲 「玉石俱焚」就是說不分好壞，大家遭殃。

母 嗚，玉就是好人，石就是壞人。但不知你們怕的是玉碎，還是怕燒焦了石頭？

文官甲 自然怕的是玉碎，像老太太同令千金等等。

女（挺身出） 哼！你們號稱讀書知禮，難道不曉得「寧爲玉碎，毋爲瓦全」麼！

〔文官乙走近前一揖，滿臉堆笑。〕

文官乙 這位大哥不會說話，還請包涵。我們來此只是爲着兩國交兵，終非上策，所以特來

商量重修舊好的辦法。

女 我們趙國到這種地步，鉅鹿城都快破了，我們不曉得自己保護自己，還能厚着臉皮

重修舊好麼？

母 你們是不是要投降；要投降你們投去，又何必找我一個老婦人來商量什麼軍國大事？

乙 老夫人有所不知，古來兩國重修舊好，不外乎人情。這位秦國的將軍，少年英武，情願做趙國的女婿，令千金品貌出衆，欽慕已久，但願老夫人親口應允，不獨全城生靈不致塗炭，令千金富貴無量，終身享受不盡了。

〔衆官員環請〕

母 哈哈，我只有這個弱小女兒也還少知大義，假使要叫她爲國家盡力，倒也罷了……

〔女吃驚，衆忙叩謝〕

衆 那麼多謝老夫人，全城生命可以保全了。

母 但是……

衆 嫁妝費用，都歸我們擔任，請放心。

母 且慢。但是我要問你們這是不是求降的條件？

丙 自然。秦將指名要這位虞美人。此外還要多少金銀財帛，纔答應讓我們投降呢？

母 哈哈，投降？我不是說爲國盡力總好商量麼？我雖然老得糊塗，我怎樣能讓我的女兒被你們活活賣掉，成全你們的無恥的勾當！

甲 她這一去救了我們全城，她非去不可的！

女 哼！你們這班人真以弱女子是可欺麼！在這種國破家亡的時候，你們竟肯把你們的女兒獻給敵人，你們怕死，你們甘心作俘虜，你們可知道還有廉恥？

丙 我們閒話少說，簡直把她抬走送到秦兵軍營，讓她再說那些。

〔衆擁上，女驚叫，周奇上，止衆。〕

周 秦兵都還沒有來搶，難道你們就反了麼？

乙 諸位不要心急。這位虞美人是明白人，總好商量的。

女 哈哈，我一身不足惜，你們何必那樣着慌？

丙 好了，她答應了。

女 哼！你們要投降，你們要認賊作父，那我也難怪你們忍心把一個弱女子賣了，省得你們送命，但是，暴秦貪多無厭，國破城亡，誰又能知道你們的妻子可以安然無害？今朝

秦將指名要這個，明朝難道不能再要別人（向乙）這時候你還可以說重修舊好，投降以後都成俘虜，你自己的親女兒也不由得你不送上去（向甲）哼！那時候纔叫「玉石俱焚」呢！（正色厲聲）

你們這班吃趙國俸祿的人聽着：只要我們自己能保護自己能爲自己打算。我們自己送到虎狼口裏，那會有好處？我們甯可死，我們不應該求降，我們誓願抵抗強秦，我們不能苟且活着；我們甯爲玉碎，毋爲瓦全！

趙國，趙國——我們父母之邦啊！我們要死守着！我們要同天地的正氣常在！

周（拔劍）我們要死守着！我們要同天地的正氣常在！

〔衆大感動〕

女（從周手中奪劍）我們上城去，我們要死守着（舞劍率衆下）（幕落）

第二幕 安陽漳水畔軍營

〔宋義及衛士數人在場，一衛士上〕

衛士 啓稟卿子冠軍宋上將軍酒席都已鋪排端整，請——

〔宋義含笑起立，侍從作引導狀〕

宋義 項次將怎樣還沒有到中軍帳來，快去催請，

〔衛士下，項羽卽上〕

宋義 次將請了。天忽然下大雨，冷得利害。將軍不覺得冷麼？

項羽 多謝上將軍。下邊兵士們凍得很可憐，候上將軍吩咐。

宋義（佯若不聞） 哈哈，請次將來，並沒有什麼公事相商。今天爲小兒餞行，打算有屈將軍一同喝幾杯酒消寒氣。

項羽 原來如此……

宋義 小兒馬上就要到齊國去當宰相，將軍大約還不知道。

項羽 真不知道！

〔宋義讓項羽作欲行狀〕

項羽 上將軍，且讓我問一聲：我們出兵來到安陽，已經足足停了四十六天。我們不是爲着

滅秦國麼？我們不是爲救趙國麼？請問上將軍爲什麼老是按兵不動？

宋義 這是國家大事，一刻也說不完，以後細談。我們先喝酒再說吧。

項羽 (正色) 上將軍，這是軍國大事，一刻都不能耽擱。

宋義 將軍，我們喝着酒談好不好？

項羽 哼！軍國大事，喝醉了酒怎樣商量？

宋義 (作正經狀) 那麼將軍有何高見？請快快說來。

項羽 據探兵報說秦兵正圍鉅鹿，趙兵抵死守城，我想我們趁這時候趕快過河，同趙軍裏外夾攻，一定可以打敗秦兵，行軍要快，請將軍趕快下令，我項羽願作先鋒。

宋義 (搖首) 將軍且慢，現在秦兵攻趙，打勝了也就累了，我們再出兵，豈不容易得多；打不勝趙國呢，那更好了，我們索興帶兵西去，準備直打函谷關，豈不更妙？項將軍，衝鋒打仗，我自認不如將軍，但是講到運用計策，將軍未必知道了。

項羽 然而上將軍亦未必知道……

宋義 什麼！

項羽 哼！這樣冷的冬天，軍士凍着餓着，只吃一些山芋菽子，上將軍只知道喝酒作樂，倒說等秦兵打累了再說！祇想秦兵那樣利害，打破了趙國也累不了多少。並且要是破了城，那時候氣燄正盛，我們倒反而難以對敵了。

宋義 反正我們不能輕易出兵……

〔一衛士上〕

衛士 啓稟上將軍：酒席早預備好，齊相國等候好久了。

宋義 本上將馬上就去。

項羽 哼！楚國新近打了敗仗，懷王坐不安席，把所有兵權交給將軍，國家安危，全仗這一次出兵。現今軍中沒有存糧，不曉得出兵過河，用趙國的糧食，同趙兵一起攻秦，倒反而喝酒作樂（聲色俱厲）是何……

宋義（大聲） 聽本上將軍令：

衆（應） 聽上將軍令：

宋義 聽本上將軍令：凡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倔強不服從命令的，殺——無赦！

衆 (和) 殺——無赦!

〔項羽怒目拔劍，范增上急止之。〕

〔宋義率侍從揚長而去。〕

〔項羽氣未息。〕

范增 將軍學萬人敵，怎又拔劍作私鬪起來？

項羽 范將軍，你難道不曉得？——我軍久停在此，大家凍餓，眼看着糧草快完，兵心離散。現在還不出兵，我項家百戰之功，也是徒然，強秦終不能滅了。況且我叔父項梁新近陣亡，我項羽豈能長偷生麼？

范增 那麼將軍爲什麼不告訴卿子冠軍呢？

項羽 哼，我項氏世爲楚將，我只知道滅彼強秦，非發兵渡河不可！他那裏真有作戰的誠意！你剛纔不聽見那種擅作威福的命令麼……

范增 將軍錯了。卿子冠軍統率全軍，將軍不服命令，又怎樣能讓大家服將軍？但是，將軍知道麼？到底卿子冠軍爲什麼老是按兵不動？

項羽 他只說什麼運用計策，我不如他，無論怎樣不該輕易出兵。

范增 那麼將軍以為他的見解對麼？

項羽 我只知道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什麼運用計策，說得好聽，只是為着好喝酒作樂罷了。將軍也未免太小看用兵的計謀了。我范增雖然無用，也還讀過兵法，粗知此中奧妙。卿子冠軍所說，也許不無道理。不記得宋義從前說過武信君必敗，果然項梁不幸陣亡麼？

項羽 也許你們的智謀有些道理……

范增 將軍，謀臣的智也只是普通人的見解，只是當局的人每每見不到罷了。譬如上次戰敗，誰也能未卜先知。凡是戰勝而主將驕傲兵卒懶惰的必敗，可恨我當時不在，沒能防患未然。

項羽 那麼這樣說來，你的見解，真還勝過宋義萬倍，你以為這是最簡單的常識，宋義却全仗着這一句話位居上將軍，還自負不凡呢。

范增 我們謀臣大多能曉得什麼時候敗，但是要打勝仗却全在將軍。謀臣容易知敗，却難

以下勝；戰將善於打勝仗，但是每每不知其將敗。不過事在人爲，轉敗爲勝，亦是意中的事。明知必敗而還不願，雖然是勇而無智；但有可勝的時機而還按兵不動，是不智且不勇了。

項羽 足下這樣足智多謀，佩服之至。現在這種情形，足下以爲可以一戰麼？

范增 老夫不才，却敢卜勝。方今天寒大雨，士卒凍餓，豈非坐着等死？過河得吃趙國的糧食，士氣便可以大振。又况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將軍英武蓋世，親自率領三軍，又何往而不勝呢？

項羽 我項氏世爲楚將，自從發難以來，日夜想着滅秦，這時不動，更待何時？

范增 但是將軍是次將，權在上將軍，又怎樣是好？

項羽 (愕然)……

范增 將軍還不曉得麼？——宋義派他兒子到齊國去做宰相，意思要勾通反叛楚王，所以按兵不動。

項羽 (驚呼，怒目切齒，猛拔劍馳入)

〔范增四顧微笑不語。項莊慌張上。〕

項莊 末將怎樣獨自在這裏？看見我堂哥沒有？

范增 你找他有事麼？

項莊 有……有……有要緊的事。

范增 什麼？

項莊 沒有什麼？天天吃白薯吃膩了，天又怪冷的，我要找我堂哥要一個豬頭吃呢。

范增 哼，人頭倒有，豬頭那裏來呢？

項莊 今天給什麼上將軍的兒子送行，辦了什麼酒席，我堂哥好口福，大約又去大吃去了。哼，我們儘吃白淹豆子，吃還吃不飽，他們那樣享福，誰不罵，誰不恨？我非同我堂哥要一個豬頭不可，好幾個伙計還等着我呢。

〔項羽拖劍疾馳出，氣喘不已。〕

項莊 堂哥，我要一個豬頭。

〔項羽以劍指內，項莊似會意，欣入。〕

范增 將軍劍上怎樣滿是鮮血？

項羽 我已經結果了徇私誤公的宋義！

范增（故作慌狀） 真的麼？那怎麼好？

項羽 從此率領三軍渡河救趙攻秦便是了。

范增 將軍且慢。將軍自作主張殺了上將軍，怎樣能讓三軍服你？

項羽 我只曉得攻城奪地，殺人不計其數，何在乎殺一個宋義？

〔項莊懊喪入〕

項莊 堂哥，你殺錯了。我們要的是豬頭，不是人頭。

項羽 哼，上將軍的頭抵不得一個豬頭麼？

項莊 不成，吃不得。簡直抵不了！（有所悟狀）什麼？說什麼？上將軍怎麼樣？

項羽 你不用管究竟，趕緊召三軍齊集轅門前。

〔鳴金鼓聲，門外人聲嘈雜〕

〔范增附耳語，項羽搖首，范增頓足作叮嚀咐狀。〕

項羽 衆將士聽着宋義私通齊國，謀圖反叛，這次要派宋襄到齊國去，逆跡顯著，本將軍……
……
〔范增急前直視〕……本將軍……本將軍已經——

〔范增（搶說） 奉楚王密令——

〕項羽 本將軍已經殺了這個奸臣！

〔門外「奸臣」『該殺』聲雜聞。〕

衆 起先立楚王的便是將軍家，將軍爲我們殺了這個萬人唾罵的奸臣，我們從此奉將軍爲上將軍——上將軍！

〔衆擁前抬項羽起，歡聲四起。〕

〔項羽 衆將士聽着（衆漸靜默）我們救趙滅秦，刻不容緩，准馬上帶三日糧全軍渡河。我們世世是楚國人，我們誓不能同暴秦共天日！我們此去，可以戰死在沙場，決無面目偷生，再見父老！衆將士聽着：不滅強秦誓不歸！

（幕落）

第三幕 鉅鹿城外山中茅舍（雪後初霽）

〔虞氏母女在場，母收拾飯具，女拭桌。〕

女 媽媽，我好像聽見馬蹄聲，莫非兵來了吧。

母 這樣的深山裏誰也不會來。這是很偏僻的地方，走過人都沒有，那裏來兵呢。

女 媽媽，我總怕，我總怕兵來。

母 說也奇怪，從前秦兵把我們圍在城裏時候，我們一點也不怕。你膽子更大了，一個女孩子家，還想守城，還要同秦兵拚命，現在却這樣膽小起來。

女 我自己也不明白，自從救兵來到把秦兵打退，大家歡天喜地開了城門把楚國兵接進城來，——自從那時候起我就怕，我聽見人說楚國兵就怕，比秦國兵還怕得利害。對了，我想我也是那樣覺得。兒呀，你想多麼奇怪，——人家迎接楚國的什麼項羽不項羽，我們却逃到這個山與裏來了。

女 從前我不是總稱讚項羽麼？自從聽說他親自橫掃千軍把秦兵殺得一敗塗地，我就怕——怕得利害，我想秦國的國王也沒有項羽那樣大本領。

母 真是，項羽這樣的人真是可怕得很。就說現在趙國，我們雖然免得被秦國殺乾淨，現

在却成了項羽的了，楚國的兵滿城都是；他們要什麼我們只好給什麼。你想這個救命之恩還報得完麼？萬一他們要放肆起來，那連城都無從守了。

女 媽媽，正是自己不中用請人幫忙，也許會比亡國還慘呢。我們不是抵死不降麼？現在大家開城迎接楚兵，一大羣人跪着接項羽，我看也就同投降一樣。

母 現在正是連鉅鹿城都住不得了。所以還是這個深山裏好。我們用不着管秦或是楚，我們安安穩穩躲着吧。

〔馬蹄聲得得〕

女（至窗口望）媽媽，不好了，你看那分明是一個人騎着馬往這裏來。

母（至窗口望）兒啊！我看不清楚，你看得他穿的是軍裝麼？

女 不像是。

母 那麼還好。（仔細望）對了，我也看出來了，好像是一個壯士打扮。真奇怪，怎樣大雪天後會有人跑到這山裏來？

女 也許他踏雪迷了路，到也說不定的。

母 正是。恐怕是迷了路的。

〔叩門聲〕

女 一定是問路來了，我開門去好不好？

母 好，荒山裏那裏去問路？我們就指點指點，也不要緊。

〔女下，母收拾碗筷下〕

〔女引項羽上（項羽壯士打扮）〕

女 媽媽。

項羽（溫柔地問） 你同媽媽一起住在這裏麼？

女 （點頭）

項羽 還有別人一起住麼？

女 爸爸早死了。就是我同媽媽在一起。

〔母上，項羽行禮甚恭。〕

女（走近母） 媽媽，你看他是楚國人罷？

項羽 這位姑娘怎麼聰明知道我是楚國來的？

〔母女皺眉露不愉快〕

女 媽媽，我怕。

母 沒什麼要緊。這是一位壯士，並不是野蠻兵。

項羽 年青的姑娘：我又不是山裏的老虎要吃人的，我只是迷路的過客來求你們的指點。你們可以讓我坐一會歇歇麼？我想我的馬太累了，我想他也餓了，我不知道你們可有贖下的老乾草喂他一些。

女 客人——媽媽，我叫他客人好不好？

母 小女孩子看是還不懂規矩。

項羽 我本來是無意中的過客，就請叫一聲客吧。

女 客人——

項羽 謝謝主人。

女 媽媽，我剛纔看見客人的馬，那匹馬真好。

項羽 那實在是一匹好馬，他真聽主人的話。

女 媽媽，馬餓了。

〔母下〕

女 客人，你也餓了吧。

項羽 不要緊。

女 好，等媽媽來我再問他還有沒有菜。

項羽 姑娘，謝謝你。我生三十年，走了許多地方，還從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可愛的姑娘。

女 他們都說我可愛，其實我也不知道。媽媽總說我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我想媽媽是對的。

項羽 不，你簡直是天仙一樣的可愛。

女 客人，請不要把我比天仙。他們都那樣比我，我頂討厭了。天仙還不定多麼難看多麼討人厭呢。

項羽 那麼我應該怎樣讚美你呢？

女 客人，不要稱讚我，人家稱讚，我怪難爲情的。

〔母上〕

項羽（起立致謝） 謝謝你的乾草，多多勞駕了。

女 媽媽，我們還贖着白薯豆子沒有？拿些敬客好不好？

項羽 請千萬不必費事。

〔母點頭露答應狀，女下。〕

母 請問壯士怎樣來到這個偏僻的所在？

項羽 在城裏住着悶得慌，踏雪出城，一路貪着山景，竟迷了路，不意在這個幽靜的所在竟找到這樣的神仙洞府。

母 這裏倒是幽靜……

〔女捧白薯豆子等上〕

母 這裏過於偏僻，只有這些山野的粗食，怠慢得很。

〔項羽勉強吃些。〕

女 媽媽，我們爲什麼不種些別的吃？

母 因爲聽說軍營裏整天吃白薯豆子。

項羽 這是什麼講究？（停着不吃）

女 我們怕兵——怕楚國兵！

母 對了，我們怕。我們想他們在軍營裏吃厭了這些，放到他們面前他們都不要吃，所以只有白薯豆子決不怕他們搶。

〔項羽吃驚，趕緊咬了一大口白薯〕

女 客人，你也喜歡吃白薯麼？

〔項羽含着一大口，噎着說不出話來。〕

母 對不起，我去燒些茶來。

〔母下〕

女 客人，吃飽了麼？

項羽 飽了，多謝。

女 你從城裏來麼？有什麼消息沒有？

項羽 也沒有什麼消息——無非是爲項羽接風，這個來拜訪，那個來問候，最可笑的是各諸候的將官都跪着走前去見這位他們所公認的上將軍。我看上將軍也當得膩了，倒不如到山裏來賞雪景，享些清福好得多。

女 本來在城裏就沒有意思。我們也是新近搬來的呢？

項羽 姑娘本來住在城裏麼？那麼秦國兵圍城的時候可吃驚了？

女 我倒一點不怕。可是自從項羽領了兵進城，我們母女二人就急急逃這裏來了。

項羽 爲什麼？

女 我們怕，我們怕這個力能舉鼎的項羽比秦王還要變得強暴！

項羽 不會！項羽起義便是爲着殺除強暴，他那裏會自己強暴起來呢！

女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這樣推戴，他便覺得他已經是諸候的王！從此西去滅了秦國，那更是不可一世。我從他打破秦兵的時候起，我就爲他擔憂。我不怕他不打勝仗，我怕他是以暴易暴。

項羽 對了，我也相信作惡的引誘非常的大。他可以自己毫不覺得地做出強暴的事來，這實在是人的弱點，我相信他假使能聽你的話，一定很願意時刻留心着。

女 我實在心裏羨慕項羽這樣一個不怕死的勇士，我從前一向總稱讚他佩服他，但是現在我怕，我怕他就要變壞，怕他就要變成萬人唾罵的秦王第二！

項羽 假使他能答應不變壞，你就能喜歡他麼？

女 那他就是天下的英雄——除強暴鋤奸賊的英雄，我自然喜歡他。

項羽 姑娘，項羽必不變壞，我希望你不再怕他？

女 不曉得項羽這個人是不是像平常人一樣。

項羽 我想完全是一樣，就像我一樣。

女 客人，你不是會騎馬會舞劍麼？你可能有項羽那樣的本領？

項羽 那不難。我至少可以同他一樣。

女 真的麼？你能像項羽一樣麼？

項羽 在我最不中用的時候我纔像項羽一樣；假使項羽能常像我現在一樣，那是他的真

正的幸福了。

女 這怎麼講？——要項羽像你一樣？

項羽 對了，要像我，就當他同平常人一樣，也許你就格外喜歡他了。

〔母捧茶上〕

女 媽媽，你猜項羽會不會像平常人一樣？

母 不會，他是殺星下凡，看見了恐怕都要嚇人一跳。

女 媽媽，客人說像他一樣，我不信。

〔母送茶〕

〔周奇闖入〕

周 姑媽！姑媽！

母 什麼事？那樣慌慌張張的？

周 姑媽，他們不是給項羽接風麼？他們說什麼活命之恩，不可不報。他們滿心討好，不知

又是誰出主義要把表妹送給這位上將軍？

母 好好安穩過日子，怎樣憑空又要把別人的女兒去討好！那一定不能答應！

周 不知誰洩漏了風聲說表妹是我們趙國第一個美人，據說那位項上將軍很難侍候的，怎樣討好都不中用，獨獨有一次同他說趙國有一個美人像雪裏的梅花，他倒中意了，姑娘，不知誰編派表妹像雪裏的梅花？

母 要是這位項上將軍也是這樣的沒有道理，那麼我的女兒雖死也不能跟他！

項羽 我想項羽不會那樣沒有道理。這無非是手下的人討好，狐假虎威，做出這些不法的行爲。

周 就是狐假虎威，我們却也抵擋不住了啊！姑娘，你們隔壁的王三已經洩漏了風聲說你們躲在這裏，不久找來怎麼辦？

母 豈有此理，我們躲在這山裏還要找上門來麼？

〔叩門聲甚急〕

周 是誰？

人聲 快開門。我們奉項上將軍旨迎接虞美人。快快開門。

女 客人，你說項羽不會變壞？你看這已經無法無天到這種地步了。

項羽 不要怕。不要怕。

女 對了，客人，你不是有像項羽一樣的本領麼？你能救我麼？

項羽 你們不要驚怕。有我在這裏，開門也不要緊。

女 媽媽，客人說有像項羽一樣的本領，我想今天只好全仗他救我們了。

〔母女啜泣〕

〔周抵門不支，衆踴入。〕

〔項羽大叫一聲，衆齊跪聽命。〕

項羽 (脫外衣，露軍裝) 我項羽誓滅強秦，豈能爲私？這次楚軍到來，鉅鹿，受大家款待，已經慚愧無地。倘有在外招搖欺詐，軍法從事！

〔衆惶懼退〕

項羽(向母) 今天踏雪，無意中到此，萬分欣幸。謝謝招待的好意。

項羽(向女) 我十分感激你的勸告。這柄寶劍，留贈與你。倘若我項羽不能聽你的忠告，死

在劍下（以寶劍授女）

〔女含羞不言〕

母（向女） 快謝謝將軍，將軍是我們救命的恩人。

項羽 老夫人，我項羽生來不肯苟取，有美女如雪裏的梅花也不敢妄求。

〔母望女，女走前。〕

女 媽媽，你能允許我麼？

〔母點頭〕

項羽 可愛的姑娘，你也能愛我麼？

女（微點首） 祇要英武的將軍答應永遠做一個正直無私的英雄！

項羽 可愛的姑娘，我將永遠勉勵着，但是我時刻須要雪裏梅花的清香來消這與生俱來的濁念！

（幕落）

第四幕 鴻門軍營

〔項羽范增在場〕

項羽 可恨我軍來到，函谷關上竟還有兵把守，那劉邦却已先破了咸陽。

范增 反正強秦已滅，我們何必再怕劉邦呢。

項羽 現在我軍雖然到了鴻門，劉邦的兵還駐在壩上。剛纔曹無傷私下派人來告訴我，說沛公想做關中王。哼，豈有此理！非率領我四十萬衆把他那十萬人殺個煙消雲散不可。

范增 願大王趕緊行事，不殺沛公，大王總不能安享天下。

項羽（忽有所憶） 我項羽轉戰滅秦，從沒有夢想到享有天下。沛公是有功的人，我怎樣反而打他？我錯了，我不應該妄想霸有天下！

范增 將軍大公無私，實在佩服。但是沛公却想自己做皇帝啊！

項羽 他要像秦王一樣，我自然滅他。

范增 將軍，反正天下人想做皇帝的多，做了皇帝便像暴秦一樣，將軍那能老同他打着？我們不是要天下太平麼？那麼我們總要想法不讓劉邦這樣的人做皇帝纔好。

項羽 亞父，我們難道不能廢除皇帝麼？

范增 哈哈，將軍，你可知道廢掉皇帝的人自己便是皇帝了。

項羽 你不是說做了皇帝便不免同暴秦一樣麼？那怎麼會天下太平呢？

范增 這也看怎麼人當皇帝。譬如像大王這樣大公無私，自然就好。要像沛公那樣，……

項羽 你又怎樣知道沛公不好？

范增 沛公在山東時候，貪財貨，好美女，誰不知道！

項羽 沛公想當皇帝，自然非打不可。但是，我項羽又怎樣保得定自己做了皇帝不也像別

人一樣！

范增 將軍，別人都靠不住，只有將軍自己總有把握。

項羽 對了，別人當皇帝總不放心。

范增 所以只有將軍可以王天下，劉邦非趕緊打不可的！

〔項羽上，目注視范增，范增下。〕

項羽 叔父從那裏來？

項伯 從沛公軍營裏來。

項羽 怎麼叔父那樣想得周到，竟已經去探聽了霸上的軍情來？

項伯 霸上祇有十萬兵，沒有什麼大用。剛纔有人來說沛公想做關中王，據我知道決不會確，我們正不必過慮。

項羽 你怎樣知道？

項伯 張良引我見沛公，沛公親口說不敢反呢。

項羽 你怎樣認識張良？

項伯 張良對我有活命之恩，因此認識。

項羽 嗚，張良是你的恩人。

項伯 又況沛公如不先破關中。我們亦不得就進關來。聽說大王聽了閒人的話就要打他，我想攻打有功的人是不合理的，不如好好待他。

項羽 我剛纔也那麼想。我不應該任憑一己的私見殺害有功的人。但是老實說。我怕劉邦不服從我，我怕他要變成我的敵手。

項伯 聽說隔一會沛王還要親自來拜見大王呢。

項羽 那樣纔對。哈哈。(作得意狀)

〔一衛士上〕

衛士 啓稟大王：沛公求見。

項羽 請進。

〔項伯出迎，衛士隨下。范增匆忙上。〕

范增 將軍，沛公親來，時機不可失，願大王拔劍斬他，一勞永逸。

〔項羽作深思狀，范增附耳密語，以所佩玉玦示項羽，卽下。〕

〔沛公張良隨項伯入，相見，侍從隨上。〕

劉邦 臣同將軍合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在河南，微幸先入關來，臣不敢自作主張，一切恭候將軍來吩咐。

項羽 那麼爲何派兵守關？

劉邦 那無非爲防盜賊保衛人民。倘有小人播弄是非，還請將軍不要疑心……

項羽 唉！這全是貴處左司馬曹無傷說的，要不然我又何至於疑心呢。好好，不要提了，我們一起喝酒。（向侍者）快快擺酒。

〔侍者擺酒。范增上相見。〕

〔衆就座。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

項羽 我們終於滅了強秦，正該大大慶賞。

劉邦 這全是將軍之功。

項羽（得意，不語）

項伯 劉將軍破了關，功亦不小。

劉邦 說那裏話？要不是項將軍英勇蓋世，氣振山河，秦朝終不會滅的。

項羽 哈哈，我軍士卒跟我轉戰關山，一人抵得百人，讓我趁今天大大犒賞三軍。

衛士（傳言） 奉大王令犒賞三軍。

〔門外謝聲。沛公張良時作局促不安狀。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聽，范增離席下。〕

項羽 霸上有多少軍隊？

劉邦 不到十萬，都是不懂得打仗無用的人。

項羽 兵在精不在多。十萬人讓我訓練一下，亦就可以，兵不怕不會打仗，只怕不肯拚命罷了。

劉邦 將軍善於帶兵，自然不同。像臣這樣庸愚，那裏學得到萬一！

項羽 那麼這樣說來，破關真是徼幸啊。

張良 大王想來還不知道：破關實在全仗着大王的威風。大王攻城奪地，百戰百勝，早已使得秦兵聞風震恐，所以我軍來到，秦軍以為大王兵來，不攻自破了。

項羽 哈哈，有這等事？哈哈哈哈哈。（樂不可支）

〔范增上，項莊即入爲壽。〕

〔衆起立，舉杯一飲而盡，復就劍。〕

項莊 君王請沛公喝酒，沒有什麼助興，敢請舞劍。

項羽 好，好。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張良急下……〕

〔張良上。樊噲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止之，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帷西嚮立，噴目視項王，怒髮衝冠，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項莊、項伯亦按劍。〕

項羽 客是誰？爲甚麼來到這裏？

張良 這是沛公的參乘樊噲。

項羽 衛士（向侍者）賜酒。

〔侍者以斗卮酒賜樊噲，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羽 賜彘肩。

〔侍者賜以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

項羽 壯士還能喝酒麼？

樊噲 臣死都不避，何在乎酒？秦王有虎狼之心，暴虐無道，殺人惟恐不多，天下都反叛。楚王

同衆將官約好：『誰先破秦進咸陽城的便是秦王。』現在沛公先破秦，絲毫不敢妄動，日夜等候大王來。勞苦功高，沒有封侯的賞賜；大王聽小人的話，反要殺有功的人，

蹈亡秦覆轍。竊爲大王所不取。

項羽（半嚮不語）坐。

〔樊噲從良坐。〕

劉邦 飽嘗酒肉，想要到廁所去一遭，請將軍饒恕我離席一會。

〔劉邦下。張良牽樊噲衣，樊噲隨下。〕

項羽（向張良）剛纔那位壯士善於打仗麼？

張良 匹夫之勇，那能說善於打仗？

項羽 我愛勇士，勇士奮臂一呼，天地震動，軍心勃發，戰無不勝了。

張良 大王百戰百勝，自然是神勇了。常人的勇豈可以比？

范增 怎樣沛公還沒有回來？

張良 沛公方有腹疾，所以遲慢。

項羽 哼，我看他身體那樣瘦小，就知道有病。

范增 已經這樣久了，莫非一去不回？

項羽（向衛士）快召沛公入席。

〔衛士下。范增露着急狀，走近項羽私語。〕

〔衛士上〕

衛士 啓稟大王，沛公不知去向。

〔范增怒不可遏〕

張良 想必腹疾大發，所以早歸，沒有來得面辭，實在抱歉得很。（起立呈白璧）這是白璧一雙，謹再拜獻大王足下。

〔項王受璧置之坐上〕

項良 （呈玉斗）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

〔范增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項羽 沛公到底在那裏？

張良 恐怕大王有意責備，脫身獨去，想已到軍中去了。

〔張良下。〕

范增 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們都要爲他所虜了！唉！豎子不足與謀！

(幕落)

第五幕 烏江之濱

〔項羽牽虞姬狼狽上〕

虞姬 霸王，霸王，後面有漢兵追來麼？

項王 沒有，沒有。

虞姬 我們迷了路徑，好容易從大澤裏逃了出來，這裏我們可以平平安安歇一會了吧？

項王 虞姬，只要我楚霸王在，什麼都不怕。

虞姬 但是，大王，你百戰百勝，現在却幾乎到了一敗塗地的光景。

項王 一敗塗地！不要說一敗塗地！我項羽仗劍起義，何嘗便有十萬多人？暴秦那樣強盛，我還隻手把他打成粉。哼，何況劉邦一個漫不知兵的人！

虞姬 大王，你一向太看輕劉邦了，以致於五十萬健兒，只殺得星飛雲散。

項王（哼）我使隻手空拳從新起首，也足以平定天下！

〔呼聲四起〕

虞姬（吃驚）這裏是什麼聲音？莫非漢軍來了，快……快……

項王 漢軍——不怕。當年我率領着江東子弟所向無敵，終滅強秦。現在但得三楚健兒重振旗鼓，何足怕哉！

〔四面楚歌聲〕

虞姬 怎麼？怎麼四面都是楚歌聲！

項王 四面楚歌（忽驚失色）……什麼聲音？什麼聲音？不是楚歌麼？

虞姬 哎呀！大王，這分明是四面楚歌聲！

項王 唉！難道漢已經完全得了楚地了麼？怎樣有這許多楚人幫着漢軍吶喊？

虞姬 大王，不好了，楚人都反了！

項王 真反了不成？不會，決不會！

虞不 哎呀，楚人也殺來了。

項王 唉反了，真反了！（驚惶）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和）

『漢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項王（拔劍） 唉！寶劍還在，良馬依然，待我殺來，何足怕哉！

〔項羽欲行，虞姬牽裳止之。數騎士上〕

騎士 啓稟霸王，自從迷道以後，我們只聚得二十八騎，現在漢軍追到四面包圍，請令定奪。

項王 我從起兵以來，於今八年，身歷七十餘戰，百戰百勝，霸有天下。現在竟遭困迫，……

〔漢軍吶喊聲不絕〕

項王 今天願同大家決一死戰，非連勝三次斬將刈旗不可，所以表明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項羽率騎士馳下，虞姬極聲呼號。〕

〔亭長潛上〕

虞姬 霸王！霸王！

亭長 難道楚霸王在此麼？漢軍大隊追到，衆寡不敵，惟有暫避之一法。此地已是烏江江邊，我恰好預備了渡船……

虞姬 渡船？那麼快……快……快找大王來渡快……快……快好去。

亭長 大王到底那裏去了？

虞姬 唉！又衝鋒陷陣去了。大王，大王，快……快快回來吧！

亭長（登高處遠望） 哎呀，怎麼已經在廝殺起來！你看，霸王單身匹馬，如入無人之境。

虞姬 願天保佑他。

亭長 哈，大王斬了一將。好神勇的霸王！又衝到那邊去了。

虞姬 漢軍有多少？

亭長 至少五千騎。

虞姬 哎呀，二十八騎怎樣能抵得過？

亭長 不好，不好！莫非受傷了？

虞姬 天……天啊！

亭長 又殺了一將。好英武的大王！

亭長 好好，他們三戰三勝，奪圍而出了。

虞姬 果然三戰三勝，願天永遠保佑百戰百勝的大王！

亭長 他們飛也似的奪圍回來了。

〔項羽上。周身鮮血淋漓。〕

〔虞姬就項羽牽裳飲泣，作抵死不放狀。〕

項羽（微笑） 哼！我楚霸王雖逢絕路，威風還在！

亭長 現今衆寡不敵，凶多吉少，願大王急渡烏江，勿再困鬪。臣烏江亭長，備有船隻在此，願大王上船，漢軍無從渡江，不怕趕來了。

項王 天將亡我，我又何必渡江呢！

項王 唉！方秦強暴，我項羽非有尺寸，激於義憤，起兵隴畝，原爲天下除強暴。我相信我的正氣足以滅千百強秦，所以奮臂一呼，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自從霸有天下，勇士比從前多，兵卒比從前強，而竟連戰連敗，非天亡我而何？

亭長 對了，大王起義滅秦，原是天下爲公。但是大王憑着百戰百勝的威風，便以天下爲己有，却不知天下人不願任何人以武力來統一，天下人不願大王以拔山舉鼎得天下，亦正同不願強秦以焚書坑儒治天下一般無異。先王之道，在乎應天理，順民情，英武大王，不免困於烏江，正見得天足以亡人，百戰不足以勝天下。

項王（歎息） 唉！對了，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漢軍追呼聲益近〕

亭長 來日方長，大王去霸業行王道，還大有可爲。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以王。事情急了，貴大王快快渡江。

〔虞姬牽項羽欲行〕

項王 我項羽同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西來，至今並沒有有一個活着回去，縱然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有何面目見人？

（向虞姬）虞啊！我這時候纔明白你勸我的話。我自己慚愧我沒有能時刻聽你的勸告，所以我的一生終於是一個大大的失敗！

虞姬 大王，也許都是我的過處。我總勸你不要自私，纔弄到這步田地。要不然鴻門宴時你要狠心殺了劉邦，再不會有今天的末路！大王啊！這都是我害了你了啊！

項王 我一生縱有數不盡的錯處，但是我始終自己高與我真真有一刻時光聽從你的勸告，沒有自私，沒有殺了我終身的敵人！漢兵趕到了，快快逃吧。

（向亭長）那邊樹下繫着我的駿馬。我騎了五年，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他。我曉得公是長者，請你收留。

〔楚歌聲吶喊聲大震〕

〔項羽拔劍迎敵，吶喊聲，兵器接觸聲〕

亭長（登高處望，忽嘆出）英雄蓋世的霸王啊！只有你自己的寶劍是天理的保障，是王道的保障！

虞姬（哀泣）

——『大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幕落）

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再稿。

國文研究讀本 項羽本紀

一五六

88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